

書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九

宋千邵武李昉綱伯紀著

李昉武部業水友張南明良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問規補遺自昔皇矣然康不三山周之夔章甫訂

天險鯨鯢誦士以與伊赫命天宗喬李嗣玄較正

之序跡水友觀之太宗其人亦高勝當泰公外卦三

大無漢唐三帝紀要錄序於無窮齊率民也豈固哉

臣竊觀自昔人主履創業中興之運必有英偉之材

以斷大事然後能戡難定功而不為小故之所搖必

有明哲之智以察至理然後能聽言用人而不為異

說之所惑必有寬大之量以保衆然後規模宏遠而
足以濟天下必有誠一之德以與賢然後終始無間
而足以大有爲所以肇跡開基興衰撥亂克大敵建
大勲爲神民萬物主而垂休無窮者率用此道則漢
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其人也高祖當秦之亾仗三
尺劔馳驅馬上以與項籍爭天下相持於滎陽成臯
間敗師跳身者屢矣然氣不爲之挫而卒亾楚凡五
年而定帝業光武起南陽以數千烏合之衆破尋邑
百萬之師仗節渡河崎嶇于趙魏之郊危亦甚矣然
志不爲之沮故卒能破銅馬赤眉之屬而漢以再興

太宗乘隋之亂起太原而定關中擒建德世充之徒
皆身履行陣冒矢石而不懼征伐四克遂有天下此
英偉之材三帝之所同也高祖知人善任使聽言如
不及將韓信於行伍得陳平於亾命拔足揮洗揖灑
生之說輟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樊噲一言則還軍灞
上婁敬一言則趣駕關中故能因羣策以屈羣力而
大功以成光武指授諸將各當其任料敵決勝明見
萬里之外馮異獲於俘執而建方面之勲鄧禹杖策
謁于軍門遂定大計採耿弇之謀而起兵上谷聽邳
彤之計而不棄信都故能威謀靡抗動輒如志而太

宗之任賢使能好謀納諫又卓然過人遠甚此明哲之智三帝之所同也司馬遷稱高祖有大度寬仁愛人意豁如也而馬援亦稱光武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之自有真而史稱太宗亦言聰明英武有大志而能屈節下士則寬大之量三帝皆然高祖天資慢悔然待蕭曹子房陳平密侍帷幄如左右手光武推赤心置人腹中其待寇鄧耿賈皆出臥內如子弟然太宗尤推誠以任人有上疏論房玄齡者帝曰是欲離間吾君臣邪斥嶺表嘗賜李靖手詔曰軍事一以委卿吾不從中制則誠一之德三帝皆然夫有

明哲之智而英不足以濟之則足於謀而寡於斷有英偉之材而明不足以察之則寡於慮而傷于專英明備矣而寬大之量未宏誠一之志未著則亦未足以優於天下故四者兼備德盛業鉅則混一區宇身致太平者高祖光武太宗是也四者不備各有所長則能割據一方粗成霸業者魏武吳蜀之主是也由是推之自古創業中興之君槩可觀矣至於英不足而爲弱明不足而爲暗無寬大之量而狹小無誠一之志而多疑則亾國衰世之君靡不由此恭惟皇帝陛下英明之姿寬誠之德得於天縱與神爲謀而臣

幸日侍軒墀仰聞聖訓竊歎絕德清光非臣下所能
跂及然而紹膺大統適當國步艱難夷狄強盛之日
百度未舉四方未寧謂宜深考漢之高祖光武唐之
太宗所以創業中興者神明自得聖心循焉以馭駕
羣材制勝克敵撥亂世而反之正則我宋中興之功
不難也臣輒不自揆取三帝之行事散在諸傳及他
史者次第編集刪其繁文掇其大節纂成一書目之
曰漢唐三帝紀要錄敢塵睿覽以備乙夜之鑒庶幾
螢燭之光裨日月之照燭汨埃之紉助海嶽之深崇
以古爲鑑揆今之宜或有取焉非獨臣之幸也臣謹

序

小字華嚴經合論後序

修多羅藏三乘十二分教皆佛菩薩之所說然廣博
妙圓極諸經之盡奧莫如大方廣佛華嚴經從上諸
德造立疏抄論讚皆爲人解說然精深條暢爲華嚴
之指南莫如李長者所製合論蓋華嚴明一心之真
境含容無盡如設寶鑑光明相照其中妙影重重攝
入故華藏世界名數不可說而不離于方寸之中三
昧法門差別不可窮而不出於一念之際毗盧遮那
之所建立文殊普賢之所示現皆以上乘頓教接大

根者自初發心至等正覺本自圓成無有欠缺體之者以一毫含法界契之者以一悟正無生而地位階級因果功用歷歷現前了然不昧言語譬喻開示爲人有權有實此華嚴所以極諸經之盡奧也合論明諸法之本原會歸于一如泛巨海浩無津涯必觀星斗乃辨方所故自序品以至法界品七處十會天龍八部一切諸神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諸大菩薩善財所參五十三善知識皆以十波羅密互爲主伴其間妙寶種種莊嚴皆以表法學者因之心跡圓融而得悟入此合論所以爲華嚴之指南也微華嚴

無以見佛法理事之無碍故廣博而妙圓微合論無以知華嚴之本末倫理故精深而條暢讀佛書而不觀華嚴是猶河伯之喜秋水而不知海若之難窮以見笑於大方之家也讀華嚴而不觀合論是猶據圖以窺天文而不考甘石之書無以知災祥之旨也可乎哉然華嚴凡八十卷合論凡四十論離爲二書部帙浩博旣不便於觀覽又艱難於挈提學佛者患此久矣朝奉大夫提舉坑冶鑄錢張君書言始創意以經論合爲一書作小字刊之刻畫之精如水布沙如蠶種子勻淨分明悅可人意凡願者卽以施之異時

一大部經極一負荷之力所不能舉者今歛而小之不盈數函攜適四方無不如意非善巧方便孰能如此其用心樂善亦勤矣哉夫一塵中有大千經卷具智慧者破塵出之是爲真遊華嚴境界真得合論宗旨信解行証宜自此書始敢告讀者應作是觀建炎元年八月望日序

重校正杜子美集敘

杜子美詩古今絕唱也舊集古律異卷編次失序不足以及考公出處及少壯老成之作余嘗有意參訂之時病多事未能也故祕書郎黃長睿博雅好古工於

文辭尤篤喜公之詩乃用東坡之說隨年編纂以古律相參先後始末皆有次第然後子美之出處及少壯老成之作燦然可觀蓋自天寶太平全盛之時迄于至德大曆干戈亂離之際子美之詩凡千四百三十餘篇其忠義氣節羈旅艱難悲憤亾聊一見於詩句法理致老而益精時平讀之未見其工迨親更兵火喪亂之後誦其詩如出乎其時犁然有當於人心然後知其語之妙也退之詩云仙官勅六丁雷電下取將流落人間者太山一毫芒乃知公之述作行於世者未多遭亂亡逸又不爲少加以傳寫謬誤寔失

舊文鳥三轉而馬者不可勝數長睿官洛下與名士大夫游哀集諸家所藏是正訛舛又得逸詩數十篇參於卷中及在祕閣得御府定本較讐益密非世所行者之比長睿沒後十七年余始見親較定集卷二十有二於其家朱黃塗改手迹如新爲之愴然竊歎其博學淵識而有功於子美之多也昔東坡有言子美自許稷契人未必許也然其詩曰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自是稷契輩口中語可謂知子美者矣方肅宗之怒房瑄人無敢言獨子美抗疏救之繇是廢斥終身而不悔是必有言

之不可已者與陽城之救陸贄何以異然世罕稱之者始爲詩所掩故邪嘗一嚮之肉知九鼎之味有一于此可以卜知其他故因序其集而及之使觀者知公遇事不苟非特言語文章妙天下而已紹興四年甲寅六月朔序

古靈陳述古文集序

唐史論文章謂天之付與於君子小人無常分惟能者得之信哉斯言也雖然天之付與固無常分而君子小人之文則有辨矣君子之文務本淵源根底於道德仁義粹然一出於正其高者裨補造化黼黻大

猷如星辰麗天而光彩下燭山川出雲而風雨時至
英莖韶護之諧神人菽粟布帛之濟人饑寒此所謂
有德者必有言也小人之文務末雕蟲篆刻絺章繪
句以祈悅人之耳目其甚者朋姦飾僞中害善良如
以丹青而被糞土以錦綉而覆陷穿羊質而虎皮鳳
鳴而鷲翰此所謂有言者不必有德也君子既自以
功業行實光明于時而其餘緒發爲文章後世讀者
想望而不可及此豈特其文之高哉人足仰也小人
乃專以利口巧言鼓簧當世既不足以取信於人而
恃才傲物以致禍敗者多矣繇是言之文以德爲元

德以文爲輔德文兼備與夫無德而有文者此君子
小人之辨也竊觀古靈陳公所著文章殆所謂有德
之言而君子之文歟初公未仕刻意于學得鄉士陳
烈周希孟鄭穆相與爲友以古道鳴於海隅人初驚
笑其後相率信而從之四先生名動天下既登第累
官劇邑推其所學以治民利必興害必除聽訟決獄
庭無留事所至修學較率邑之子弟身爲橫經講說
士風翕然民俗丕變已而守列郡典大藩益推此而
廣之治績尤著雖古循吏不能過也嘉祐中富鄭公
入相首以文學政事薦公寢被知遇歷事三朝鬱爲

名臣判郎曹則執法而不撓使虜庭則守節而不屈
任諫省則以忠讜補主闕處臺端則以公正糾官邪
位侍從則竭論思之忠侍經筵則盡勸講之益上爲
人主之所欽嚮下爲士大夫之所宗師其功業行實
光明如此而所爲文章溫厚深純根于義理精金美
玉不假雕琢自可貴重大美玄酒不假滋味自有典
則質幹立而枝葉不繁音韻古而節奏必簡非有德
君子孰能與此故嘗評之其詩篇平淡如韋應物其
文辭高古如韓退之其論事明白激切如陸贄其性
理之學庶幾于思孟軻非近時區區綴集章句務爲

應用之文者所能髣髴也嗣子紹夫裒集公文章得
古律詩賦雜文凡若干篇冠以紹興手詔經筵薦士
章疏而行狀誌銘附于其後合爲二十有六卷集成
來謁求爲之序某告之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
立言如古靈先生三者兼備又得詔書褒稱可謂盛
矣若其平生行事則有行狀誌銘可考誦其詩讀其
書可以想見其人如公功業行實推賢揚善之美如
此而其文章渾全博雅又如此宜乎被累朝之殊眷
膺聖主之褒崇士林尊仰推爲天下君子長者而不
敢有異議也公諱襄字述古官至左司郎中樞密直

學士贈給事中國史有傳云

編類建炎制詔奏議表劄集敘

某建炎初自領開封府事蒙恩除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以六月一日至南京行在所供職八月五日蒙恩除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是月十八日降制以某上章丐罷蒙恩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洞霄宮備位近司七十餘日繼以罷謫奔走萬里流落十年再被錄用紹興四年春以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寓居長樂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令某省記編錄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已後時政記進御某已

遵依詔旨謹省記到昨任宰相日所得聖語所行政事賞刑黜陟之大畧著于篇繕寫上下兩策詣通進司投進有旨宣付史館紹興六年夏任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承史館牒見修纂建炎日曆朝廷降下所省記到建炎時政記文字首尾未詳及拜罷辭免表劄批答並未抄錄赴館請編類前來參照某已遵稟將建炎初除罷制命詔書批荅辭免稱謝表劄奏議建明劄子皆已得旨施行者編類次第勒成四卷竊惟聖上紹大統於國家艱難之際卽位之初首蒙考慎其所以委任責成之意可謂重矣而

某才能謏薄識慮迂疎曾不能效尺寸以圖報萬一
奉身以退雖罹患難保全至今寔深慙懼今者旣蒙
朝廷降旨令省記時政之畧又承史館移牒使編類
首尾之詳簡閱舊文追尋往事恍如夢寐益用慨然
雖時運不留事勢亦異而理有不可改者以理揆事
萬分之一或有取焉謹繕寫成兩冊繳申史館以備
採擇

送丹霞宗本遊徑山序

丹霞宗本師遇異人能預言災祥其名藉甚居昭武
之瑞光巖十餘年一旦起行脚心盡棄舊所得絕口

不復道爲此一大事徧參諸方遊泉南值杲師寓佛
日菴叩問宗旨言下自謂有悟入處其後杲公任徑
山師歸舊隱欲復往從之遊道長樂見梁谿翁語之
曰子去瑞光巖幾日矣荅曰六年翁曰方舉足時已
合喫三十棒如今歸去拗折拄杖向折脚鑪中爨飯
度日猶較些子若也未然却請飽參到徑山爲我致
問杲公雖未識面妙圓光中已相見了也有一轉語
託丹霞呈似便請寄箇消息來切湏急道此外珍重

中興至言序

臣聞自古帝王之盛有創業有中興若湯武之革夏

商漢高之滅秦楚唐之代隋此創業之主也宣王承厲王之後興衰撥亂周道復行光武當漢曆中微恭行天討炎運復續肅宗憲宗武宗當唐室不兢藩鎮僭叛征伐四克威令復振此中興之主也創業之主駕御英雄戡剪勍敵肇造區夏固爲難矣而中興之主視之爲尤難者豈不以紹將絕之統承極亂之餘或爲夷狄之所憑陵或爲巨盜之所侵據國勢削弱天步艱難綱紀廢墜法度陵遲人材衰微物力凋耗振而起之尤爲不易譬猶大厦之傾支柱顛危補苴罅漏與夫經營創建者蓋不侔矣然亦有優爲於創

業者承祖宗積累之基德澤至深人心未變境土士民本皆我有御得其道則亡者可以復存叛者可以復屬以弱爲強以微爲盛疾若俛仰譬猶巨室中衰田園僕隸不幸爲有力者之所攘其賢子孫能竭力以料理之則曩之所失一旦復歸與夫奮空拳仗一劍以起者不可同日而語也顧所以處之者如何耳洪惟有宋膺受天命薄海內外悉主悉臣祖宗功德超軼漢唐接武三代至道君朝受報收功極熾而豐邊釁一開金寇之禍乘間而作淵聖內禪天下歸心謀臣弗臧馴致大變實繇承平之久人不知兵姑務

講和偷安苟且之所至譬猶康強之人負恃壯盛獲
衛生調攝之經得陰陽乖沴之疾邪氣深入不務以
毒藥攻治而故用參朮和之以圖安全何可得哉皇
天祐宋眷命陛下爲神明萬物之主臨御以來迨今
十年宵衣旰食憂勤圖治而中興之業未建者豈所
以圖之之道猶有未至邪臣以愚陋誤蒙眷獎嘗叨
考慎材疎分薄自取顛擠曲荷矜憐不棄遐遠昨者
被奉詔旨條具邊防利害雖竭愚慮以塞清問猶未
能盡其區區所欲言者夙夜精思至忘寢食謹以已
見撰成中興至言十篇輒敢繕寫投進以塵乙夜之

覽臣謂帝王圖治必有本要秉本執要以應萬機所
操彌約所施彌博故以明本要篇第一本要者人主
精神心術之謂也舉而措之天下必有政事功勳乃
成故以修政事篇第二中興之政莫急於治兵故以
治軍旅篇第三軍旅之興莫急於財用故以理財賦
篇第四足食足兵必據形勝之地以事攻守故以審
形勢篇第五攻守之具欲善其事必利其器故以備
器用篇第六自治軍旅至備器用兵家之常道也必
有臨機應變之術故以察機權篇第七必有料敵制
勝之謀故以尚謀策篇第八所以爲此者將欲討僭

逆禦強虜復祖宗之境土據中原以臨四方而已必有先後本末之序故以議恢復篇第九恢復境土國威振矣然後可以奉迎二聖鸞輿以天下養昭陛下孝悌之德故以議奉迎篇第十此十篇者凡也其詳又有目焉各以類附於篇末詞旨蕪淺雖不足以備廟筭之萬一亦臣之畢精極慮欲圖報聖恩拳拳之至意也昔漢賈山作至言借秦爲喻以感悟文帝班固稱其言正而善指事意今臣此書持論不敢太高惟務可行立議不敢激訐惟務當理引古以證今自下以喻上故以中興至言命篇伏惟陛下萬機之暇

留神采覽明本要篇發明心術無可施行自修政事篇後倘有合於聖意者乞制詔外廷詳酌施行天下幸甚紹興五年 月 日臣某頓首謹序

至言不存使覽者想歎

寄記
寓軒記

梁谿居士旣謫沙陽官廨陋甚不可以居而居于興國佛宮自春徂夏氣候歔蒸思得寬敞幽邃之宇以爲燕居遊息之地而宮之西有軒焉前此以爲過客之館蕪廢不治因命工葺之架青松以障日植翠竹以來風飾曲欄爲花卉之圃理小盆爲芰荷之池地

之坳垤者瓦甃之破闕者牆壁楹檻之漫漶者皆以
人績加之不數日煥然一新于是易其舊而名曰寓
軒大哉寓乎諦觀此身其本何有從虛幻生從顛倒
起如夢中人如逆旅舍其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者
固已寓矣况夫奔走往來涉世而游宦乎况乎愚戇
妄發負罪而遠謫乎以此身而居此軒無適而非寓
者雖然寓也亦有非寓者存焉嘗試晨起而坐于斯
軒取佛菩薩語觀之否則取經史百家之言參訂之
否則默坐省循以念前日之非否則遊從笑語以極
一時之樂如幻人言如呼聲響佛菩薩之語亦寓也

如糟粕如筌蹄經史百家之言亦寓也念前日之非
而罪性本空非亦何有極一時之樂而生滅相續樂
亦不常是皆寓而已矣于諸寓中有非寓者則是軒
之前青松翠竹花圍荷池墻壁瓦礫皆足以助發實
相而况於佛菩薩之語經史百家之言與夫默坐省
循遊從詠笑者乎噫安得忘言之士與之坐寓軒之
上而聽梁谿之寓言則所謂非寓者庶幾見之宣和
二年四月十二日記

拙軒記

梁谿寢室之側有小軒焉竹樹葱籠鳴禽上下應明

几淨清風徐來梁谿欣然悅之因名之曰拙軒客曰
是軒幽邃閑雅爲子之所悅願乃以拙名之何也梁
谿曰昔柳子厚謫瀟水上愛其溪山泉石之美買而
居之自謂以愚觸罪故凡溪山泉石皆名以愚今子
以拙謫居于此而是軒廣不踰丈無丹牖之飾竹樹
雖美叢檜茂密不加剪治全其自然獨爲拙者之所
樂則以拙累之不亦可乎客曰子之拙奈何梁谿曰
子欲聞我之拙乎竭淇園之竹以爲管盡中山之兔
以爲毫不足以載其一二雖然嘗試爲子言其厓畧
予行不知塗之險夷以躓于危子動不知時之利鈍

以底子困言出于口紆徐爲妍予獨澁訥其味淡然
意萌乎心機警則臧予獨迂疎惡圓喜方學欲趨時
爲進之梯嗟予獨拙挾摛杳微得之雖艱不可時施
文貴適用片言有餘嗟予獨拙參訂羣書務惟貪竒
祗可自娛古今之變如水如陸舟車易用沒世不復
予獨俶然謂古猶今欲挽唐虞革民之心萬乘之威
如雷如霆神龍之鱗其孰敢嬰予獨藐然忘君之勢
欲以螻蟻求裕天地人之任職循默爲貴如不聞知
緘口莫議富貴可保乃爲得計拙者居之不能自已
遇事輒發寧復顧已人之仕宦因時逐勢高步青雲

一日千里下者亦能寸積銖累拙者居之等于遊戲
得如嚼蠟失如脫屣凡是數者皆拙之故其大則然
其小無數雖或悔之俄而復然與生俱生殆稟于天
昔者老氏大巧若拙此巧而拙者也羿工乎中微而
拙乎使人無已譽此工而拙者也皆不得爲真拙若
予之拙其真誰如客曰嘻甚矣子之拙也吾將求良
醫若古之扁鵲俞跗者飲子以神藥鑿去方心規而
圓之庶幾子之拙有瘳乎梁谿怫然不悅曰天生拙
于予俞跗扁鵲其如予何且予之得全于拙也不知
天之高地之厚四時之寒暑萬物之生化而況於是

非利害之端乎今雖竄逐以其拙故隨而安之亦知
谿山僻遠之異於朝廷也窮愁羈旅之異于顯達也
幸蒙恩貸得歸田廬一觴一詠左圖右書究餘生于
釋老味正道于吾儒庶千慮之一得收寸功于三餘
抱茲拙以終身又豈能釋此之樂而從事于智巧之
苦歟既謝客還而述之以爲記因自號拙翁云時宣

和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蘄州黃梅山真慧禪院法堂記

教外別傳正法眼藏自達磨西來至忍大師爲震旦
第五祖然後祖道流通宗分南北繇一燈傳百千燈

至于無窮得法者不可勝數豈具信根久乃純熟堪
任大事而一華五葉時節因緣自應爾邪蘄州黃梅
五祖山真慧禪院祖師道場爲天下名刹而法堂歲
久雲蒸木腐將有傾壓之虞住持者募緣修建邑人
蔡氏聞而喜捨捐家資三百餘萬鳩工掄材煥然一
新堂之高五十有二尺其深如之其廣倍之修梁虹
亘層簷翬飛宏博嚴麗遂爲江右諸刹之冠經始于
宣和壬寅之秋落成于乙巳之冬始之者長老自表
也成之者長老宗紱也堂成後三年歲次戊申余被
命居武昌假道湓浦紱不遠百里過予求爲之記余

謂紱曰一切諸法皆非實相雖佛菩薩爲法出世記
夢如幻况其餘乎今子建堂說法土木之所假合丹
雘之所粉飾其堂然也以何爲法直指心源見性成
佛其法然也以何爲說撞鍾擊鼓升高廣坐有問有
答敷演舉揚是說法邪瞬目揚眉捻槌舉拂屈伸動
靜四威儀中是說法耶夫說法者實無所說而聞法
者亦無所聞故併却咽喉唇吻道將來乃能問待有
廣長舌相向汝道乃能答此無一法與人彼無一法
可得以法名堂因堂顯法已爲贅矣而又何以記爲
哉紱曰雖然如是佛法門中闕一不可故諸佛土有

以聲音言說而爲佛事者有以樓閣莊嚴而爲佛事者此堂倚白蓮峯下瞰九江前揖廬阜清靜爽塏具勝妙境而水鳥林巒熾然常說墻壁瓦礫咸助法機妙法宣明不假開示至于不得已而示人提唱宗風應機接物縱橫卷舒或語或默無非第一義者夫言語解脫文字相空於夢幻中卽夢幻而作佛事乃佛菩薩之旨也得公之文以記歲月作大字榜楹間使遊方具眼衲子登斯堂者有悟入處向上事直下承當未後旬日前薦取省住山翁半力不亦可乎余輾然一笑乃爲之書建炎二年四月二十日具位李某

記

武威廟碑陰記

故翰林學士承旨蘇公謫僊耳旣北歸作漢伏波將軍廟碑言兩伏波皆有功於嶺表廟食海上爲往來濟者指南辭意瓌瑋自作碑迨今凡三十年未克建立蓋闕典也余以罪謫萬安行次海濱疾作不果謁祠下遣子宗之攝祭病臥館中默禱于神異時倘得生還往返無虞當書蘇公所作碑刻石廟中使人有所觀考以荅神貺時建炎三年十一月二十有五日期旣得吉卜夜半乘潮南渡詰旦次瓊筦恬無驚憂後

三日祇奉德音特恩聽還疾良愈躬禱行宮卜以十
二月五日巳卯北渡不吉再卜六日庚辰吉巳卯之
晝風霾大作庚辰乃息日中潮來風便波平舉帆行
舟度如枕席海色天容軒豁呈露不一時巳達北岸
乃知神之威靈勝蠻昭著若此蘇公之言信不誣也
次雷陽書碑施金託郡守董侯摠其事大書深刻垂
之無窮且敘所以蒙神之休者志於碑陰式告觀者
正廟新息馬侯也初封忠顯王宣和中加佑順號別
廟邳離路侯也宣和中進封忠烈王皆在蘇公作碑
之後故并記于此歲次巳酉季冬十二日武陽李某

記

邵武軍泰寧縣瑞光巖丹霞禪院記

東南名山如所謂四明天台衡嶽廬阜號爲環備秀
絕者多爲浮圖氏所居名藍巨刹絲亘相望至于下
州小邑一巖一壑搜竒擇勝亦靡遺者推原其端必
有開士法眼清淨道行高潔爲一方之所信仰乃能
披榛棘剏道場肇基開迹以貽後人非偶然也邵武
軍泰寧縣山水之勝冠於諸邑出縣西門二十里曰
瑞溪有山焉三峯秀峙巖洞相聯西曰豐巖東曰瑞
光岳中曰羅漢岳岌業嵌空鼎足而列皆有蘭若建

于其下不塗墍茨而風雨之患除不鑿戶牖而日月之光入堂殿樓閣窈窕玲瓏泉石草木幽竒芳潤疊嶂屏其前層巒擁其後山回路轉巖洞乃出謂造物者融結無意吾不信也三巖中獨瑞光岳興於近年蓋宗本禪師之所建立也師邵武農家子初不知書大觀庚寅中遊山間遇異僧示以出家時節因緣且密有所付心地豁然遂能通儒釋諸書作偈頌道未然事多驗旣落髮受具戒居雙林院遠近嚮風戶外之屨滿矣政和辛卯春師詣汀州南安巖謁定光古佛道出泰寧夜夢紫袍神告之曰師此行宜住瑞溪

覺而異之詰旦瑞溪有檀越曰江牧曰鄒捍迎師以居豐巖禮意勤甚師以符夢所告從其請旣而同遊崩岳愛其幽勝二檀越相與曰師儻有意駐錫于此當爲創築新廬以垂無窮師許之鳩工掄材不三月而告成會有旨天下佛寺有神仙跡者還爲道觀聽以舊額建寺他所而郡之丹霞院應改朝散大夫權郡事陳侯紹移額於巖中以成師志寺因號丹霞先是巖有光景之異未幾院額至故集賢殿修撰羅公時時帥長樂與師有素聞而喜之爲目其巖曰瑞光且施財率衆力而新之爲門爲殿爲法堂爲丈室

於中爲鍾樓爲厨爲庫於左爲華嚴閣爲應真閣爲
僧堂於右皆規模叢林具體而微制度精巧金碧炳
煥一旦出豐巖羅漢巖右互相輝映若圖畫然真勝
地也宣和初余以左史論事謫官沙陽殿撰羅公方
里居相從甚厚稱道師不容口因寓書以偈頌相往
來迨建炎末蒙恩歸自海上來居泰寧始與師相識
嘗訪於岳間爲留宿賦詩而後返今年春盜起鄰郡
余徙長樂未閱月邑遭兵火焚蕪殆盡獨三岳巋然
棟宇如故豈非神佛護持師之道力有以感格之也
邪其秋以書來求余記之余旣雅重師爲人又愛巖

壑之美記其敢辭然竊恠近世貴耳而賤目讀前史
見鳩摩羅什佛圖澄萬回普化之流竦然慕之恨不
與同時偶有其人則又不甚信重類多如此何獨浮
圖氏哉書於記末庶幾覽者有感於斯言紹興元年
辛亥八月五日記

電晦冥多糜有蜮饑旱螽有蜾所以記災也災異之名自此而起漢儒因之推配五行以爲之說是邪非邪曰孔子之所以書之者是也漢儒之所以推配之者非也何哉天地萬物以人爲本庶政修而萬事康得治之道則地平天成物遂其性豈有災異之變哉政悖其宜事失其敘有亂之理則見於天者日月薄蝕彗孛飛流雪霜風雨之不時而反時爲災者天之變也見於地者山崩川竭水火爲災震動陷裂而反物爲妖者地之變也見於物者羽毛鱗介之孽草木金石之恠螟蝗螽蟊蠹蝻並起而稼穡卒庠者物

之變也聖人必謹記之使治人事者畏天戒恐懼修省以銷去之故曰孔子之所以書之者是也漢儒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以天地之變物之妖孽疢疴著於形數聲色者推而配之五行某事失則某災爲之應某異見則某事爲之符其說牽合附會迂濶而難信故曰漢儒之所以推配之者非也然則天地與物之變孰使之然哉主張翁闢亦有司之者邪曰通上下一氣耳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人事著於此而祥異見於彼猶影響之於形聲自然之符而理之必至者也胡不以身觀之元氣衰而邪氣乘之則疾病不祥之

色見於面目達於氣體可視而知可診脈而得其本在於腑臟之失其平而已善醫者調其腑臟而疾病可痊善治者修其政事而災異可弭故堯以水而儆予湯以旱而責躬太戊以桑穀而修厥德高宗以雉雉而正厥事宜王遇旱曠之災而懼太宗罹蝗螟之異而憂皆能弭災異而爲和平身致大治豈非畏天戒之明驗乎後世談經術者以漢儒推配之說牽合附會爲不足信併與聖人所以書災異之意一切廢之其說以爲天地與物之變成其自爾吾無與也何足畏乎遂使人主樂聞其說不復畏天而無恐懼修

省之心其爲害豈淺淺哉夫災異祥瑞其理一也災異之說使人畏而有所戒祥瑞之說使人驕而有所怠聖人語災異而不論祥瑞者懼其君驕故也今有一草木之祥一羽毛之瑞則相與嗟嘆而三賀之至于天地萬物之變則恬不加恤以爲未嘗有災異焉其亦異於聖人之意矣作災異論

制虜論

此金人初起童貫王黼欲結金以共亡契丹公知其不可故作此論靖康之禍抑何其燭照數計也自古與夷狄共事未有無患者也可謂要言不煩

夷狄之爲中國患也惟北虜爲最甚蓋其天性忿鷙枯氣負力逐水草便騎射習攻戰疆忍難屈真中國

之堅敵非三陲之比也自昔制御之術搢紳之儒則
守和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利害未有
得全策者請借西漢以明之秦滅六國使蒙恬將數
十萬衆以北擊胡起臨洮盡遼東阻山塹谷築長城
者萬里匈奴北徙不敢南下而牧馬然天下因之騷
動陳勝起於謫戍而秦亡其後楚漢戰爭中國紛擾
匈奴復居故塞其兵寢彊高祖初定天下有輕匈奴
之心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卒其所
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於是劉敬脫輓輅建和親之
議妻單于以漢女歲奉金繒甚厚然匈奴爲邊患不

衰至孝惠高后時益驕倨爲嫚書以陵侮中國孝文
卽位與通閼市約和親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
其害是以文帝中年發憤躬戎服從六郡良家材力
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陣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親
屈帝尊以仲亞夫之軍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
息思古名將此則結和親非策之全者也武帝繼文
景節儉富庶之後財力有餘水衡之錢貫朽而不可
較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一時將帥人材衆多慨
然欲事匈奴以攄高祖之宿憤迺大興師數十萬使
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浮西河絕大幕追奔

逐北窮極其地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斬首虜以萬計然漢之士馬物故大半亦畧相當天下蕭然賴武帝末年悔悟下哀痛之詔棄輪臺之地海內少安則事征伐非策之全者也迨孝宣世值匈奴難阨之運五單于爭國饑饉薦臻畜產殆盡於時權時之宜覆以威德卑于款塞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繇此觀之終西漢之世其與匈奴有修文而和親者有用武而克伐者皆非全策至於威服而臣畜之則非天時人事若合符節未易能也得制御夷狄之全策惟我本朝爲然方五季之亂晉

割地以賂契丹北向而臣事之其後耶律德光至舉兵滅晉拘出帝以歸其國則一時強盛可勝言哉周世宗奮威武躬率六師以征之僅能復關南之地太祖受天命至太宗時海內僭亂以次削平得良將帥以守邊境契丹不敢犯澶淵之後京師震動輔臣有建議幸蜀幸金陵以避其鋒者賴寇準力爭遂定親征之謀天助神相巨弩潛發殲其渠帥於是契丹震怖通使請和當是之時以驍將勁卒邀其歸路則足馬隻輪無返者章聖皇帝天覆海涵不邀一時之功而建萬世之策乃許之盟詔諸將勿追而契丹得以

完師出塞戴德讐威誓不復叛當時盟誓之信皎如
日月約束之嚴曲爲之防通使有常時贈賄有常數
燕犒有常禮僕從有常制其慰薦撫循交際威儀俯
仰拜起纖悉備具故能結歡修好百有餘年並邊之
民不識兵革振古以來所未嘗有謹守盟約雖傳之
萬世可也故曰御夷狄之全策惟本朝爲然或者曰
契丹桀黠與中國抗衡有志之士每爲扼腕今幸其
種族離叛畜牧凋耗人卒羸弱比有女真以爲彼擾
東有高麗以爲我援因時制變一舉破之復中國之
舊境成祖宗之宿志此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則將應

之曰不然昔高祖遣使使匈奴匈奴匿其精壯示以
疲乏使者還報以爲可擊高祖聽之故有平城之困
今契丹自澶淵之役以來涵養亦百餘年不有謀者
其能國乎種族之離叛畜牧之凋耗人卒之羸弱間
謀之言未可信也徃年女真常爲之梗尋卽底定借
使與之結約共亾契丹能保女真之不爲患乎自古
與夷狄共事者未有無患者也至於高麗地接虜境
畏其威而服屬之我雖待之者厚安可必其背彼而
助我哉夫百年養之爲不足一日壞之爲有餘動而
擾之則易靜而安之則難從子之策吾懼契丹之釁

結而北陲之不復安舉未必勝而不能無後患也杜
牧有言曰上策莫如自治自治者必有智勇之將帥
必有精鷲之士卒必有山積無窮之金縑穀粟必有
必信素明之號令賞刑無是數者而欲謀人之國蓋
亦難矣夫西夏與北虜孰強雖三尺童子知北虜強
而西夏弱自數十年來西鄙用師卒不能得靈武而
我之覆師蹶將者皆是也今不能敵弱者而欲與強
者鬪可乎吾恐二虜合而爲中國患非淺也且天地
之所以限制中外者必有險阻之地故北虜之與中
國接者若蜚狐古北之口所謂險阻也幽燕割而險
阻之地悉歸於虜中今之所恃者不過塘灤耳自雄
霸以達畿甸平原易野健馬疾馳不半月可至一有
不然可不爲之寒心哉故曰堅守盟約可以傳萬世
勿見小利而敗大事可也作制虜論

六 禦戎論

西夏自繼遷盜有平涼靈武瓜沙甘肅銀宥之地百
有餘載乍叛乍臣爲邊境患謀畫之臣竭智於內介
冑之士用命於外虛帑藏以給軍賦疲民力以飛芻
粟曠日持久曾不能殲渠魁復故境制其死命而劉
平徐禧劉法之徒覆全師蹶上將徃徃而是夫慕爾

數州之地而以天下之勢臨之宜若泰山壓卵然而用力多見功寡者何也行兵之道不若彼者四自治之術未盡善者六彼軍旅之力全而我軍旅之力不全彼士卒之心一而我士卒之心不一彼所規者大而我所規者小彼所圖者久而我所圖者速此行兵之道不若彼者四也將帥之任不專士卒之氣不振糗糧之蓄不廣錢貨之法不通賞罰之令不明攻守之議不審此自治之術未盡善者六也嘗議論之夏人每入寇必聚兵於數路之會境舉國而來號稱百萬精壯居前老弱居後去則反是故能深入吾地破

城寨虜人畜動輒如意吾則不然每有攻討五路之帥各以其兵入力散勢分不相爲用彼方虛城清野待諸路以不爭而以全力據要害之地以制一路於必死此前日熙河所以破軍殺將也豈非彼軍旅之力全而我軍旅之力不全故邪夏人非有高爵厚祿以寵戰士然而人人習騎射樂戰鬥耐饑渴其視冒矢石蹈鋒刃死行戰若談笑然故能驚邊徼摩封疆出沒飄暴不可制禦而吾之師獨土兵熟戶蕃漢弓箭手爲可用耳至於東南屯戍之兵卒然聞鼓聲之聲見旌旗之色流汗股栗已欲曳兵而走况可與之

臨陣接戰以首爭首以力搏力哉弱者先奔則强者亦與之而偕潰此黥布之所以破楚將也豈非彼士卒之心一而我士卒之心不一故邪夏人之法戰勝而得首級者不過賜酒一杯酥酪數斤其賞之如此其輕也然而得大將覆大軍則其首領徃徃不次拔而用之故其戰鬪輕首級而不爭乘利逐北多致大勝而吾之法每得首一級則轉一資賞帛有差戰士知首級之爲貴也兵刃旣接幸而勝之每殺一人則必下馬斬首久而後得奔北之虜已鳥散而遠遯矣以故吾之勝未嘗有大捷焉豈非彼之所規者大而

我之所規者小邪夏人狡獪多詐而善謀強則叛亂弱則請和叛則利於擄掠和則歲賜金繒故數十年來西鄙用師叛服不常莫能得其要領彼益深謀遠慮常爲積年之計吾則不然方其和附無預備不虞之慮而一旦叛去則不計利害不議可否遂興師而攻之以僥倖一時之利豈非彼之所圖者久而我之所圖者速邪古之將帥付以闔外之權不從中制利則伸鈍則蟠見可而後進慮勝而後會財賦可有也以賞戰士而激勸之誅殺可專也雖君命有所不受久任責成不妄罷易故能習熟利害臨事制變士卒

樂爲之用今則不然爲帥於千里之外而受制於九重之中見可欲進而不得知難欲退而不敢用度稍過已從吏議一有不然片紙罷之夫如是而欲責其建不世之功亦難矣此不專將帥之任其弊一也古之良將與士卒之最下者同其苦百里之內牛酒日至激以忠義礪以爵祿不幸戰歿思卹備至生無饑寒之患而有信賞死無妻孥之憂而有榮名是以士卒奮厲感激輕用其死毅然之氣願戰赴敵雖身膏草野而不辭今則不然將與卒遼絕而不相知廩賜匱乏衣食不足驅而歿於行陣則以逃亾爲言賻贈

不及妻孥無歸死者莫恤生者何勸夫如是而欲責其仗節死難亦難矣時不振士卒之氣其弊二也國以兵爲本兵以食爲天鼂錯爲漢畫策使民鬻爵贖罪實粟塞下而趙充國亦言積穀三百萬斛虜不敢動矣唯失此策故虜敢爲逆繇是觀之欲強兵以制夷狄未有不以穀粟爲先者今自陝以西關中之地沃野千里古之所謂天府也豐歲粒米狼戾有司窘於錢帛無以廣糴凶年軍食不足率取之於民至于白晝持挺群起而擊縣令者又行坐倉之法士有饑色其何以戰此不廣糴糧之蓄其弊三也往歲陝西

鐵錢與銅錢均用其後鐵錢寢輕以三當銅錢之一
自東南夾錫錢罷不行悉運於陝西物價翔踊而錢
益輕凡二十而當一官兵之俸其數如是月得俸三
千者纔可以爲銅錢之數五十欲其衣食足而勇於
公鬪不可得也不爲之制則物重錢輕其弊無窮遽
以法平之則商賈不行而交易之道廢未見有良策
者又解池之鹽不假烹鍊而自成其利日爲錢二十萬
緡以歲計之凡三百六十萬緡可以支陝右兵費五
分之一自東南未塩行於西北而解塩不行塵委山
積坐失國計每以調度仰給朝廷帑藏爲虛亾有窮

已此不通錢貨之法其弊四也古者賞不踰月罰必
當罪治天下者無所不用賞罰而軍事尤甚蓋驅民
於鋒鏑之間欲人自爲戰非信賞必罰何以使之今
有躬踐行陣冒白刃者未必賞而貨賂僥倖之人第
功殊列偏裨失事主將逗留怯敵者未必罰而一有
小利則張皇其功尚何以使戰士知所勸沮哉此不
明賞罰之令其弊五也王翦之伐荆非六十萬不行
趙充國之討先零必屯田爲積歲計蓋其攻守之策
素定於臆次利於速戰則必盛卒徒以購之使功無
踰時役不再籍利於緩守則必屯田積穀坐省饋運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一
以待其破弱然後一舉而滅之古人立功類皆如此
今攻守之議初不先定平居屯戍開口待哺仰食縣
官其費不貲一旦下攻討之令又無成策徒浪戰以
僥倖一時之功是以西鄙用師積粟十年未見顯效
此不審攻守之議其弊六也六弊如此又加之以行
師之道不善於彼者四以故夏人以區區數州之地
敢讐大邦而抗天下之全力保據一方曠誅積稔無
足惟者爲今之計莫若及此必欲征伐使伍路各守
其地按兵以備不虞別命大將以精兵數十萬齎數
月糧擇近巢穴美水草之地一路深入可以得志則

吾軍旅之力全矣廣募土兵熟戶蕃漢弓箭手以爲
選鋒使之當敵東南之兵特以守營壘護輜重張聲
勢而勿使與戰兵雜處則吾士卒之心一矣戰勝之
功勿計首級而以用命先登卻敵破陣爲最帥論諸
將之功諸將各論其麾下之功必以實聞次第推賞
則吾之所規者大矣擇將帥訓士卒峙糗糧繕甲兵
習於山川形勢策出萬全然後舉師而不邀功於旦
暮則吾之所圖者遠矣四者旣備而又委任將帥許
以便宜從事撫養士卒卹死事以勸生者乘豐歲以
廣儲蓄因時宜以權寶貨賞罰之令必信攻守之議

必素定而不出於臨時則六弊盡去可以有功今夏
人雖屈膝請和然戎狄異心強則復叛及是時宜思
所以制御爲萬世慮者搢紳之士不可以不講也

理財論上

王者之治天下有政有教教以明禮義爲本政以足
財用爲先孟子曰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
不足又曰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二者相須以成
體然後天下治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
正辭禁民爲非曰義以仁守位而無財以聚之則所
謂徒善不足以爲政也以財聚人而無義以理之則

所謂度量不生乎其間也仁以財施財以義制三者
相爲表裏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成周之時理財之職
掌於天官以九貢致之以九賦歛之以九式均節之
上以供王及后世子之用下以制百官有司之祿以
奉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以給賓客饗殮之禮其餘以
待不庭不虞之患出入會計式法具焉官有常職國
無暴征上下具足禮樂庶事備而頌聲興記曰冢宰
制國用必於歲之杪量入以爲出後世以宰相兼錢
穀之職而天子后妃賜予遊燕玩好之費官吏廩祿
祭祀賓客軍旅調度河防邊計營繕力役與夫水旱

不時之資朝廷必周知其數而裁制之蓋得周官之遺意故嘗譬天下猶之家也今有百口之家其財產之所入僅足用焉則必擇長者一人專總之仰事俯育朝夕之所給歲時伏臘之所須婚嫁喪祭之所用皆有常數然後以其贏餘可以備凶年而無饑寒匱乏之患苟不然人人得而取之力亦不給矣四海之廣生齒之繁租稅之所入征商榷酤鑄山煮海平準市易香礬茶課之所取不爲不多也然而比年以來每患財用之不足者度量不生於其間而費出無節也宰相不任其責朝廷不知其數而內之賜予燕遊

玩好應奉外之營納力後邊事河防各有主之者隨意所欲莫敢誰何以有限之財而供無限之求雖使菽粟如水火錢貨如泉源幣帛如丘山亦安得不爲之匱乏也爲今之計所以理財者如之何而可復周官冢宰制國用之意使宰相任責周知天下財用出入之數一切用度本之朝廷罷去煩費而量入以爲出庶幾乎其可也

理財論中

世之論理財者皆曰天下之大生民之衆不患無財患無以理之講明其說設法以籠天下之財使民無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
遺利則國用足矣殊不知自漢唐迄今日取於民者已竭又欲以法籠之是民之所以相生相養者必欲盡奪之而後已也古者取於民不過什一故孟子曰多乎什一大桀小桀也少乎什一大貉小貉也周衰諸侯專利以自厚亦不過什二故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微也至秦收大半之賦頭會箕歛民不聊生豪傑並起而亾之漢興天下平定衣食滋殖加以文景之恭儉國用富饒徃徃弛租稅以寬民力武帝外事四夷內極奢侈海內蕭然帑藏空虛調度不給於是舟車有筭幹塩鐵制權酤告緡錢以足一

時之用而後世因之遂爲常法唐初以租庸調爲民賦之制其後罷而爲兩稅又制茶法取於民者其條益繁孟子曰有布帛之征有粟米之征有力後之征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今之民征於三者之外已不可勝數於斯時也又欲設法以籠之使民之所以相生相養者必盡奪而後已嗚呼其亦不仁之甚矣夫理財以義爲主理財不以義而以法度之威臨之何求不得然吾恐聚歛掊克而民益窮非社稷之福也然則如之何而可曰於此有道焉可以民不加賦而國用足煮海採山鑄錢是也山海者天

地之藏王者所擅而有者也取之不竭用之不既以
法權之使運轉流行而不窮則其爲利可以與天地
相參也何哉民自生齒食鹽與茶與穀粟等而錢貨
之法上令之下行之不可以一日無也齊以鹽筴富
吳以鑄錢強自唐以來茶助國用者十居一其講究
其法變而通之以盡利則理財之術莫大於此夫茶
塩者天下之經費也異時官運收息郡縣之用所以
足者以茶塩之利在郡縣也比年走商賈實中都朝
廷之用所以足者以茶塩之利在朝廷也在朝廷而
以其半供御府以其半助版曹猶之可也至於悉入
御府則天下之利源竭矣若夫鑄錢之利則所謂母
權子子權母者其術有可議焉但當養信使民不以
廢興之數爲疑耳釋此弗議而欲聚斂措克與民爭
錐刀之利亦可謂不知理財之本矣

理財論下

議者曰邦用之所以匱我知之矣爵祿濫而冗食多
耗蠹使然今若罷冗局省吏員一切務爲擘斂之計
則邦用可以不勞而告足是知其末而不知其本觀
其小而未覩其大也蓋比年以來耗蠹邦用者其源
有五一日營繕二曰花石三曰製造四曰力役五曰

賜予是五者虛國罷民之本而糜費之大者今爲犖
歛之計而不敢及此是不務其本而務其末不節於
大而節於小其於邦用果能有所補邪易曰甘節吉
又曰苦節不可貞中則甘過則苦今一切犖歛不務
中制至於太過而苦亦非長久之策也夫官吏之冗
固宜有當罷省者然要須清入仕之源而使士大夫
不失職則善耳入仕之源素未嘗清負多闕少旣不
足以容之今又一切罷使數千人皇皇然無所歸宿
可不爲之念慮哉爲今之計莫若於營繕花石製造
力後賜予糜費之大者裁損罷省清入仕之源使自
闕相稱而士大夫不失職則庶乎其可也不然猶之
一家父兄之所以自奉養者不能節約而日朘削其
子弟以給足焉欲家道之肥其可得乎此不可以不
察也

固宜有當罷省者然要須清入仕之源而使士大夫
察其職則善且入之源素未嘗清負多闕少既不
年弟以餘致無裕索嚴文報其有幹事此不可以不
一家必只少祇以會奉養者不始於餘而日刻其
關昧蘇而士大夫不美願慎其其可也不然蘇文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十一

宋 邵武李綱伯紀著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三山周之夔章甫訂

宗裔李嗣玄較正

論

論骨鯁敢言之士

自古敵國及將為姦亂之臣惟畏骨鯁敢言之士何
哉夫所謂骨鯁敢言之士當大變必有非常之謀臨
大難必有不可奪之節能格其君之非能副其民之

望而國恃以安此固敵國及將爲姦亂之臣之所深
畏也楚欲羸師以誘隨而憚季梁晉欲假道於虞以
伐虢而憚宮之奇陳平爲漢謀楚則曰彼項王骨鯁
之臣亞夫鍾離昧之屬不過數人耳能捐數萬斤金
反間其君臣破楚必矣淮南王安欲謀反獨憚汲黯
則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大將軍如發
蒙耳而曹操遺孫權書亦詭辭令取張昭以効赤心
張昭者權之重臣好直諫而不屈者也惟明主爲能
不爲間言之所惑聽用而崇獎之故隨侯聞季梁之
言懼而修政楚不敢伐漢武推汲黯爲近古社稷之
臣不冠不見而淮南寢謀孫權待張昭益厚而魏不
敢加兵至虞公項羽則不然此宮之奇去而虞所以
爲晉禽亞父乞骸而楚所以爲漢滅也悲夫

論君子小人之勢

君子小人如冰炭然勢不兩立常相爲勝負而君子
之勢常不足以勝小人有國者用君子則治安用小
人則危亂人主非甚無道未嘗不欲進君子而退小
人卒之君子常退小人常進治安之世少而危亂之
世多其故何哉則操術使之然也君子之操術其自
待者重而去就輕於廢興曰有命於得之不得曰有

義自非人主卓然有高世之姿其明足以知人誠足以任人則君子必不與世競進而自樂其道非特如此而已用之治國不委已而從人必使繇於吾之規矩準繩之中逆人之所順而強人之所劣類非中材之主所能堪此所以尤易捨而難合也至於小人則不然其自待者薄不顧禮義廉耻而惟利之爲從富貴爵祿決性命以爭之故不得於其君則已一得於君則膠固而不可拔蓋其操術必有小惠以結其主之知必有秘計以中其主之欲必阿諛順旨以聲色燕安爲之餌屈已厚賂以買其主之左右親暱以知

其動靜而迎合其意故自中材之主鮮不惑之及其得志則傲然無所忌憚排擯忠良援引黨與豐已殖私而視國家之安危存亡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恬不加恤故古之用小人者必至於家國俱敗而後已雖至於敗而其君猶有念之而弗釋者此小人之進所以爲有國者之所深戒也姑取漢唐以來用小人之効數事明之元帝信任石顯委以政事而顯爲人巧慧習事能探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乃時歸誠取一信以爲驗嘗私出外先自白恐後漏盡宮

門閉請以詔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如所言後果有告顯專命矯詔開宮門者天子聞而笑之益憐顯賞勞尤厚顯以故能諧蕭望之令自殺而周堪劉更生坐廢錮不復進用張猛京房陳咸賈捐之之屬皆抵刑戮而與牢梁五鹿充宗結爲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此豈非以小忠結其主之知邪高宗欲立武后許敬宗李義府揣知其旨朝獻策而暮進用乃與王德儉袁公瑜侯善業之徒相推轂濟其姦誅棄骨鯁大臣如長孫無忌褚遂良之屬皆不免故武后得肆志攘取威柄天子歛衽而國祚移此豈非以秘計

申其主之欲邪明皇罷張九齡而相李林甫也林甫善刺上意而養君欲每奏請必先賂遺左右審伺微旨以固恩信至夔夫御婢皆所款厚故天子動靜必具得之明皇任之不疑深居燕適沉蠱衽席而致天寶之亂林甫死楊國忠繼之恃內援與祿山爭寵謂其跋扈不足圖故激怒之使必反以取信祿山旣叛獨哥舒翰將兵二十萬守潼關可以控險拒之而國忠疑其反已且誅君側之惡從中督戰翰遂以敗及陳元禮之變身死家破雖悔無及矣此豈非必至於家國俱敗而後已邪德宗奉天之變起於盧杞故涇

軍之亂呼於市曰不奪而商人僦質矣不稅而間架除陌矣其召禍挺亂皆杞爲之旣狩奉天姜公輔請挾朱泚以行杞以百口保其不反而泚果爲涇軍所立渾瑊請道乾陵掎角以破賊杞以謂驚動陵寢請道漠谷而賊果拒隘不得進六師幾殆李懷光自河北赴難數破賊杞懼其見帝斥已卽譎奏曰懷光勲在社稷賊憚之破膽若許來朝則犒賜留連失事機不如席勝使平京師破竹勢也德宗然之詔無朝懷光怏怏無所發遂謀反其後雖斥而德宗念之不哀嘗語李泌曰世謂盧杞姦邪朕獨不知何也泌對曰

天下皆知其姦邪而陛下獨不知乃所以爲姦邪也此豈非雖至於敗而其君猶有念之而弗釋者邪嗚呼小人之情狀多矣惟人主澹然無欲而明足以察之使小人無所施其巧度幾乎君子可進而安治可期也詩曰譬彼飛蟲時亦弋獲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有國家者可不深戒之哉

論君子小人之分

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公與私而已夫謀身之智周則愛君之仁薄慮國之計至則保身之術疎是二者不可得而兼也韓非曰自營爲私背私爲公惟君子

爲能勝己之私而公生明以所見皆遠者大者惟義所在與天下國家同其休戚雖無心於謀身而身常安所謂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者也有至於躓禍則其不幸然也小人之智不過於自營而私生暗故所見皆小者近者惟利於己之爲從雖區區欲保其身而常至於不可保所謂泛乎其知利而不知其害者也得以苟免則其幸然也故有國家者君子常欲其在內而小人常欲其在外君子可以處腹心而小人可以備後使苟倒置之則必至於敗亡者非其材智之不足心術使之然也趙高之於秦也不可謂

無材智其爲己之謀至矣不知二世亡而族亦誅虞世基之於隋也亦不可謂無材智其爲己之謀至矣不知煬帝亡而族亦不免於禍楊國忠之智非不足知祿山之叛而哥舒翰之兵出關必敗盧杞之智非不足以知朱泚之變而李懷光之不許朝必反然且故激之使然者其意以謂哥舒之敗懷光之反禍雖在國而未及於己使哥舒反旆以誅君側之惡懷光見君而斥朝政之失則己且受其害故安爲之而不知其終不能以自免也推此則小人之用心亦可見矣善乎范祖禹之論曰所謂小人者利於己而不利

於人則爲之害於國而不害於家則爲之曾不知不利於人亦將不利於已害於國亦將害於家故古之用小人者必至於家國俱亾而後已其真知言歟

論天人之理

天人之理一也人事盡至於不可奈何然後可以歸之於天譬猶農夫之治田耕耘之功旣至而遇水旱乃可曰天實饑之也醫師之治病藥石之功旣至而猶不起乃可曰天實死之也今未嘗力耕耘而望歲於天未嘗投藥石而責命於天其可乎古之君子以在天者不可知而盡其在人者故立人之朝卒然遇

非常之變故必察事理之將然力爭而救止之雖至於蹈死而不悔其意以謂吾知盡夫人事而已幸而吾君聽之可以轉危亾而爲安存庸詎知人之非天也不幸而不聽至於得罪而死然後可以歸之於無可奈何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君子亦無憾焉方西漢之末天將以王氏間漢故使以外戚輔政而假之權其梓柱生枝葉扶疎之祥與夫漢二百年當再受命知數者類能言之豈非天哉然而王氏在位劉向上疏反覆指明其言痛切發於至誠雖結怨而不恤其後京兆尹王章因日食之變奏封事極論王鳳遂

歿獄中更哀平之世而王莽因以篡漢方李唐之初
天將以武氏間唐故使之蓄於宮中而爲之兆其秘
識之所載李淳風嘗言於太宗而濫李君羨之誅豈
非天哉然而武后之立褚遂良叩頭流涕力爭長孫
無忌郝虔俊之屬和之皆坐竄徙其後上官儀因高
宗之怒復深論之將使之革廢詔而不果竟以斥死
中宗旣廢而武后因以革唐向使成帝感悟劉向正
章之言抑退外戚進用宗室必無王莽篡弑之禍高
宗感悟褚遂良上官儀之言不立武后雖已立而廢
之必無武氏革命之事言雖切至於得罪以死而卒
不能止者天也數子者其言如此雖死而不悔者不
以天廢人也君子以爲知所守焉今不盡人事而一
切歸於天曰時數當爾天實使然聞數子之言則笑
之是果足以知天人之理哉悲夫此後世之所以人
事不修而悉委之於天也欲無危亂得乎

論兵機

國之存亡在兵之勝負在機機者時事適然之會
而安危強弱之本也得其機則危可安而弱可強失
其機則安必危而強必弱惟明足以見之而斷足以
行之者爲能不失機會而一失機會則其國遂有至

於危弱而不可復振者勢使之然也方曹操袁紹之
相拒於官渡也紹兵強盛軍資有餘操兵少而糧乏
將退師荀彧曰不可此天下之大機也操從其言遂
破紹而定河北其後既得荊州敗劉備於巴丘矣使
操屯兵江陵據上流以臨吳會持久經略則孫權不
得不服而劉備亦將無所容其身操欲乘勝以取之
率兵數十萬水陸並進江表震恐雖張昭之徒亦勸
以迎操獨周瑜魯肅以爲不然會諸葛孔明至亦曰
操兵遠來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也誠能協
規同力以破操則荆吳之勢疆隅足之形成矣賊燬

之機在於今日遂合兵以拒操於赤壁乘風縱火焚
其舟楫一戰破之而三國之勢立然則所謂機者國
之存亡所繫其可失乎非見微者不可與語機而機
會之來間不容髮固非衆人之所能識也操方有事
於袁紹備勸劉表使乘虛以襲許昌表不能用其後
悔之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
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爲恨也若備者真
可與機者哉

論共患難之臣

勾踐以甲楯三千棲于會稽用范蠡大夫種之策行

成于吳而卒報之越既滅吳范蠡泛五湖而遺書大
夫種曰越王之爲人長頸而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
同安樂弗去且受禍種不用其言勾踐果殺之其後
高祖既滅楚而韓信彭越黥布之徒皆就戮故有飛
鳥盡良弓藏狡兔死狗烹之喻嗟乎使可與共患
難至於功已成而後有藏弓烹狗之喻亦何爲而不
可惟其處患難之中亦未必能共之此夫差之賜子
胥以屬鏹而項羽之疑范增至於疽發背以死二臣
死而國亦亾所以深可悲也夫

深情危論可以知公之所處矣

論郭子儀渾瑊推誠待敵

僕固懷恩誘吐蕃回紇數十萬入寇郭子儀單騎見
回紇於涇陽復修舊好遂破吐蕃於靈臺唐室以安
而馬燧信吐蕃尚結贊之辭爲之請盟於朝德宗命
渾瑊會盟平涼而虜刦盟瑊僅以身免官屬皆陷二
者皆出於至誠而成敗之勢異何也子儀之智足以
料敵而燧瑊不然故也夫子儀威信素爲回紇所畏
服懷恩以其死給之故相與入寇及聞子儀之存固
已愕眙而悔來矣當是時子儀之兵纔萬人而虜衆
數十倍力不敵非示以至誠不足以弭禍故子儀因
其願見從數十騎免胄而見之且與之飲食結舊歡

回紇感動遂合力以擊吐蕃以有靈臺之功此非特
至誠足以壓之而智足以料之也彼尚結贊者其計
以謂唐之名臣特李晟與燧瑊耳不去之必且爲吾
患故縱反間以動晟其辭厚幣因燧請盟以刦瑊而
燧不以爲疑蓋燧徒知其能以至誠得徐守光而不
知結贊之爲詐故決信之若瑊者但以奉詔爲恭而
不能料虜之可否是皆誠有餘而智不足獨李晟謂
虜不可盟德宗弗用也旣而三帥皆罷如結贊策自
古智不足以料夷狄而一以誠待之未有不爲害者
也

此宋人之所以
爲金虜愚也

論主之明暗在賞刑

主之明暗國之興亡觀其賞刑則知之婁敬脫輓轂
說高祖以都閼中卽封爲奉春君其後欲擊匈奴遣
使覘之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老弱羸畜使者
十輩皆言易擊復使敬往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
矜見所長今往見羸弱此必欲伏竒以爭利不可擊
也高祖以爲沮軍械繫廣武果有平城之圍七日而
後得解乃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已斬先使
十輩言可擊者矣封敬二千戶躡建信侯客有韓生
者亦說項羽以都閼中羽不能用一言不遜卽斬之

賞刑如此然則漢安得不興而羽安得不亡也曹操
征烏桓群臣諫之不從引軍出廬龍塞道不通塹山
堙谷五百餘里遂克之既還召前諫者厚賞之曰孤
乘危以徼倖雖得之不可爲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
也是以相賞後勿難言而袁紹之南攻田豐說之曰
曹操善用兵雖少未可輕也不若以久持之今決勝
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矣不從豐懇諫紹以爲
沮衆械繫之紹軍旣敗謂左右曰吾不用田豐言果
爲所笑諸人聞吾敗當相哀惟田別駕當幸其言之
中也遂殺之賞刑如此然則操安得不興而紹安得
不亡也蘇軾有言爲明主謀而不中不惟無罪乃有
賞爲庸主謀而中賞固不可得而禍隨之吾今乃知
孟德本初所以興亡者真知言歟

論封建郡縣

封建尚矣至秦罷侯置守易以郡縣之制而西漢因
之頗封子弟功臣使郡國相雜其後諸侯王之國除
而卒歸於郡縣自東漢至今未之有改也夫封建郡
縣各有所長而又皆不免乎有弊較其優劣則封建
爲優何以言之並建親賢以爲藩屏大小相維尊卑
相制資其犬牙盤石之勢以安王室其有不貢不王

則牧伯得以征之此封建之所長也至其弊則強侵弱大并小僭禮樂擅征伐天子不得以制之而王室陵夷有蠶食之患舉千里之郡而命之守舉百里之縣而付之令又有部刺史從而督察之片紙可罷一言可令而無尾大不掉之患尺地一民財賦甲兵皆歸之於天子此郡縣之所長也至其弊則勢分而力弱權輕而吏偷內有亂臣賊子之禍弗能正外有夷狄盜賊之虞弗能支而天下震動有土崩之勢夫封建郡縣皆所以彊理天下爲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之道也御得其道則封建郡縣皆可安御失其道

則封建郡縣皆不能無弊而就其弊之輕重言之則封建優於郡縣何則蠶食之禍遲而土崩之禍大也三代之王皆以封建享國長久雖至於衰微猶使強國熟視不敢遽取之而夷狄盜賊之患自周以前未聞能大擾天下蓋諸侯各治其國家力足以捍患而禦侮也郡縣則不然陳勝吳廣一呼而天下響應劉項因之遂以亾秦而漢有莽卓之禍郡縣不能正也至唐安祿山史思明叛於燕鼓行而南河朔二十四郡一旦俱陷傾覆兩都如入無人之境其後黃巢起於嶺表秦宗權起於淮蔡爲封豕長蛇天下無不被

其毒者而郡縣不能制也夫夷狄盜賊之患三代非無然不至如此之甚而秦漢以來有之則封建之於天下優於郡縣明矣易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蓋封建宜於艸昧艱難之時而郡縣宜於承平無事之日非變而通之不足以救其弊今夷狄之禍甚於安史盜賊蜂起不減黃秦而郡縣尚仍承平無事之制其何以禦之意者稍倣封建有以更張而變通之然後可乎夫變通之術安在曰在方鎮方鎮者合封建郡縣而爲之者也於古有稽於今可行救今日之弊舍此亦無術矣

論方鎮

唐制方鎮節度使之兵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末徽後始謂之節度使接乎開元而朔方隴右河東河西平盧范陽劍南嶺南諸鎮皆置之天寶末祿山思明繼反中國大亂而郭子儀李光弼諸節度之兵討平之大盜旣滅武夫以功起行陣者皆除節度繇是方鎮相望於內地代宗時吐蕃犯京

師至德宗時朱泚亂闕下其後李希烈以汴叛李懷光以河中叛吳元濟以淮西叛劉闢以蜀叛李錡以浙西叛劉稹以太原叛而僖昭之間黃巢秦宗權以盜賊擾天下皆賴方鎮相與犄角以定其亂則方鎮之兵不得謂無功於唐然肅宗旣平安史君臣幸安瓜分魏博鎮冀廬龍之地授三叛將而朝廷遂失河北其後德宗經朱泚之變厭用兵益務姑息不復誰何故方鎮兵交則逐帥帥疆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繇於士卒以邀命於朝而天子一切屈已以從之至憲宗任裴度武宗任李德裕

制以權謀討以威武而叛者誅鋤服者惠來唐之號令幾於復振下迨昭僖之間唐室微矣巨寇颺起而當時處方鎮者又皆盜賊之孽則唐之所以陵夷而卒至於亾者授任失宜而姑息之政積習之勢使之然也國家鑑唐之弊削方鎮之權郡縣一委以文吏非沿邊諸帥不以兵柄假之餘路雖督府亦宿兵不多而祖宗德澤浹於四方無大盜賊恩信結於四夷無大征戰故能承平累洽天下無事者百有七十餘載戴白之老不識金革可謂盛矣然而一旦金寇長驅中原邊帥不能抗而腹心郡縣兵力弗支類皆望

風遁逃奔潰既破京師遷二聖卷六宮而北之已陷
兩河擾閔中蹂踐京東西其勢駸駸南來未已所在
盜賊乘間竊發者徃徃皆是而郡縣但仍承平無事
之制偷取苟安恬不加恤不知何以禦之夫唐之方
鎮其弊也有尾大不掉之患今之郡縣其弊也手足
不足以捍頭目事迫矣其亦取方鎮之制變通損益
以行之使有方鎮之利而無其害庶幾協智合力以
捍大患救今日之弊乎若夫尾大不掉則非今之所
慮也事定然後徐圖之可也

論兵

古之有國者戡亂定功未嘗不以兵湯武之所以王
齊晉之所以霸皆以德爲主而以兵輔之自戰國秦
漢以來兵尤重其國之興衰視其兵之強弱與其措
置之術如何耳然古者兵農不分無養兵之費而有
用兵之實至唐兵制凡三變其初府衛之制最爲近
古府衛之法壞變而爲曠騎曠騎之法壞變而爲方
鎮之兵至五季始盡黥以爲卒伍而兵農之分不可
復合乃有養兵之患國家建都於汴無高山大河之
阻其勢不得不以兵爲強故天下重兵悉屯於京畿
更戍邊郡以虎符出納其分布於諸路有將兵有不

隸將兵當熙豐盛時合中外禁卒凡九十五萬人而
土兵廂兵不在數焉自熙豐至宣和間禁軍闕而不
補者大半而崇觀以來有事於西夏南平方賊北取
燕山其所逃亾陷沒者又半之而靖康間金人再犯
闕其潰敗損折者又不可勝數也建炎初勤王之師
萃于京畿者三十餘萬其大半皆民兵而朝廷不復
掄擇留屯要害之地悉罷遣之其後建言乞募兵於
河北閩中京東西合十萬更番以衛行在旣遣使矣
言者謂不患無兵不當募遂罷今西北旣復爲金人
之所蹂踐而東南之人類多孱弱未知於何所取兵

而可也旣稍復方鎮之制莫若使之募兵以備出戰
將校偏裨皆預選任以時訓練之又團結民兵以備
守禦鄉村坊郭各隨其宜剗刷官田如戶絕天荒屯
田之類以養民兵之可以出戰者如弓箭刀弩手之
法明其勸沮假以歲月庶幾足兵然其要在於擇帥
臣以總之帥臣得人則法不患乎不明兵不患乎不
足唐馬燧之鎮太原也承鮑防之敗兵力衰單燧募
廝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造鎧
必長短三副稱士所衣以便進趨爲戰車冒以狻猊
象列戟于後行以載兵止以爲陣遇險則制衝冒器

用完銳居一年闢廣場羅兵三萬以肄威震北方李
抱真之鎮澤潞也乘戰伐後賦重人困軍伍凋剝乃
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閑月得曹偶習
射歲終大較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爲精兵
舉所部得成卒二萬不廩于官而府庫實繕甲淬兵
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爲諸軍冠而李德裕之
帥蜀也當南詔入寇之後蹂踐千里蕩無孑遺瘡痍
尚新非痛矯革不能刷一方耻乃料擇州兵之任戰
者瘵遣耨耄什三四又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河中弩
人浙西繇是蜀之器械犀利率戶二十取一人使習

戰貸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其精兵曰
南燕保義保惠兩河慕義左右連弩騎士曰飛星鷲
擊竒鋒流電霆聲突騎總十軍而威聲隱然震于西
南繇是觀之擇帥得人兵不難足但當假以權柄寬
其銜勒使得盡心而已或謂方鎮增募兵之數則養
兵之費何以給之殊不知國家屯重兵於畿甸故歲
漕東南六百萬斛及四方錢帛於京師州郡租賦僅
足以辦上供猶有不足者今畿甸之兵寡矣而方鎮
之兵稍增正當量養兵之費損上供之數以給胡爲
而不可事固有當因時而變通者正此謂也若夫團

結民兵人見巡社之法不可行遂謂民兵之不可用
此大不然巡社之法可行於西北不可行於東南正
當斟酌其宜使民樂於從命耳

兵之費所以益之救不暇國家而重其故備而游燕
其論備社縣畫亦而且遊時衣餘軍募兵之機與
商流是賈之弊相歸入兵不驥只即當以難陳實
華音幹燕雷雲贊突禍縣十軍所別難測然震在四
南燕社美社惠酒西慕蓬主沐數管社士曰狎野游
遊資西事遂俱費急俱輝晴文報數千報其款幾即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十二

宋 邵武李綱伯紀著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三山周之夔章甫訂

宗齋李嗣玄較正

論

論節制之兵

兵之有節制猶之一身其筋骸之束歟故以身運臂
以臂使指屈伸把握無不在我然後可以應物而捍
患苟筋骸之散而臂指不能相運掉則亦無所事事

矣兵自什伍積而總之以偏裨總之以部將又有大將以臨之小大相維尊卑相統其動靜進退疾徐緩急一聽於大將之節制違則行法有死無赦故連百萬之衆可使如一身手足相須頭尾相應而戰必勝攻必取者用之有道也李光弼與安太清戰于河陽未決召諸將曰彼疆而可破者亂也今以亂擊亂宜無功因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爲我以麾下破之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論惟貞與之鐵騎使破之光弼執大旗曰望吾旗麾若緩可觀便宜若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退者斬遂大破

賊其後九節度之師討安慶緒於相州帝以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臨攝策用魚朝恩爲觀軍容使而不立帥於是九節度之師皆潰由是觀之有節制之兵雖少足以破敵節制不立雖兵多而子儀光弼在其間亦不免於潰節制不專可不戒哉

此爲宣撫河北時節制不專而發也

論將

昔之善爲將者必其威信足以服士卒而恩意足以結之然後可與肩鋒鏑同生死陷堅履危如手足之捍頭目而子弟之衛父兄戡難却敵以邀成功此非可以一朝夕致也齊用司馬穰苴爲將而次舍井竈

飲食醫藥皆身自拊循之與士卒平分糧食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赴戰而燕晉之師聞之群共罷去盡復得其故境魏用吳起爲將而起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羸糧與士卒分勞苦有病疽者至爲吮之士皆樂爲之戰而秦兵不敢東嚮韓趙賓從何則所以用士卒者用其力也欲用其力而不得其心力不可用也欲得其心而恩意不足以結之心不可得也譬猶毆市人以戰聞金鼓之音見旌旗之色則渙然離矣况可望其殺敵之功哉韓信之下井陘令背水爲陣詎

破趙軍吏問之曰兵法有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授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此所謂毆市人而戰之也其勢非置死地人人自爲戰令卽予生地皆走寧尚得而用之乎由是觀之士卒非素拊循雖使韓信爲將不置死地不足以用其力况其餘哉漢以魏其爲大將以擊吳楚所得賜予置之廡下令軍吏裁取殆盡而孟舒魏尚之守雲中皆以私財饗士古之良將類多如此唐有祿山朱泚之變而郭子儀李光弼李晟馬燧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二

渾瑊之徒起而定之此數子者雖其材畧過人遠甚亦其所將皆舊部曲威信恩意足以感服之故能必其成功不然如高仙芝封常清非不號爲名將而募市人以抗大敵未有不折北不支者也今朝廷將帥之任取具臨時兵與將初不相識未聞有能以恩意拊循士卒者間有効古人之所爲則又疑其以私恩取士卒心嗚呼欲責其成功不亦難哉爲今之計莫若遴擇將帥而任之使得拊循其部曲而一切待之以誠庶幾其可乎

此靖康中公所以來唐耿之讒也

論唐三宗禮遇大臣

肅宗有安史之亂代宗有吐蕃之寇德宗有朱泚之變皆身去宗社而卒能復國者恭亦各有所長觀肅代之待李光弼郭子儀雖讒夫險人譖愬百端卒保全之其後光弼畏禍不敢入朝代宗猶輦致其母存問甚渥而李晟馬燧雖以讒間罷兵柄德宗皆以大臣呼之而不名每晏樂恩賜使者相銜于道兩家日出無鐘鼓聲則金吾以聞少選使者至必曰今日何不舉樂以肅代之暗弱德宗之猜阻非有過人之聰明而其所長如此宜乎其能復國也

論唐德宗任陸贄

唐史稱德宗在危難時聽陸贄謀及難已平追仇盡言佛然以讒倖逐猶棄梗然其所以不亡者幸也是不然德宗在奉天及進狩山南事無纖細必以訪贄而贄納忠論諫無所回隱帝多從之故興元戡難辰牙宣力而贄之助爲多則德宗不可謂不善聽納惟其在危難時能聽納此乃所以不亡也至危難已平追仇盡言雖賢君有所不免故太宗失於魏鄭公而况德宗中人以下之主乎夫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思其上者不得而又思其次則後世之主如德宗者亦未易多得也

欽高二宗在危難時亦不能用公此公之所以思爲德宗用也

論節義

節義者天下之大閑而仗節死義者人之所甚難也人君有以崇獎而激勵之使知義重於生而不難於處死然後可與濟患難而同安樂此所以能立國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彼且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夫蹈危亡以圖安存而捨生取義者類非小人之所以能爲故孔子謂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惟君子能之彼小人則不然見利忘義而利之所在則從之故利在君父則從君父利在權臣

則從權臣利在闔宦則從闔宦利在夷狄則從夷狄
利在盜賊則從盜賊自古及今若是者不可勝數方
其平時進讒說納小忠諂諛柔佞悅可人意及其臨
難轉而之他掉臂不顧視其君如路人然况肯履刀
鋸嚼鼎鑊死其君上而執干戈以衛社稷哉節義之
士平居事君苦言逆耳至計拂心人主類多不能堪
之而一旦臨變故必卓然有可觀者故汲黯守義好
面折廷爭而武帝以爲近古社稷之臣蕭瑀耿介不
可以利怵死懼而太宗亦以社稷臣許之安祿山反
河朔皆陷明皇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邪及

聞顏真卿獨以平原守喜謂左右曰朕不識真卿何
如人所爲乃若此其後歸朝峭論鯁議爲奸臣所擠
殞於賊手毅然之氣折而不沮嗚呼疾風知勁草歲
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爲人君者詎可不深察此哉

論忠孝

忠孝者臣子之大節而莊周謂外物不可必故爲人
親者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
參悲爲人君者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比
干剖而子胥靡老聃亦謂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
亂有忠臣此非薄忠孝之言也乃所以厚忠孝之言

也夫忠與孝在我而信與愛在人人在人者何可必哉
惟其不可必此所爲外物也然而孝子之於親豈必
待其愛而後孝忠臣之於君豈必待其信而後忠哉
親雖不我愛而盡其事親之孝者孝之至也君雖不
我信而盡其事君之忠者忠之誠也使親能愛其子
之孝則家和矣君能信其臣之忠則國治矣家和國
治卽忠孝之名不立惟其孝而親未必慈故家有不
和而孝子之行彰忠而君未必信故國有昏亂而忠
臣之節著然則爲君親者可不監哉

論荀彧

荀彧去袁紹越河冀間關以從曹氏遂與帷幄之謀
勸其定兗州比之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深根固
本以制天下勸其保官渡比之楚漢相持滎陽成臯
間不可先退以自屈皆以帝王之畧許之操旣得志
欲歸功於彧而彧力辭不受封其後阻董昭九錫之
議操心不能平表彧勞軍饋之空器而彧自殺范曄
取其歸正謂能殺身以成仁而杜牧以爲教盜穴墻
發櫃而不分其財得不謂之盜乎二者之論不同請
以裴樞之事明之昔者裴樞相唐而附朱全忠知全
忠之必篡唐也爲之謀策無所不至其後全忠欲以

梁客將張廷範爲太常卿而樞執以爲不可全忠怒
遂殺樞若樞者豈真背全忠而忠於唐哉意謂此細
故全忠未必怒而足以示天下公不知全忠乃以爲
小者尚不從我况其大者乎故卒怒而殺之或之於
操正類於此若或之智畧豈不知操之奸雄必至於
篡漢而取之九錫之議終不可止乎其意以爲阻而
少緩之操未必怒足以取爲漢之名而不知操之以
是爲慙史謂或忠於漢而殺身成仁者論其跡而不
論其心之過也

論與夷狄同事

自古與夷狄同事未有不爲患者唐借回鶻之力以
定安史之亂而破吐蕃其後凌蔑中國無所不至僅
免於亂石晉假契丹兵以取中原奉之以盧龍雲中
之地而卒至於德光犯闕出帝沉於虜廷大觀中遣
使由海道約女真同滅契丹以取幽薊而後有靖康
之變虜騎長驅至今爲梗何則夷狄之性貪婪無厭
不顧信義可以威服難以恩結旣借其力與之圖事
則必有輕中國之心情寔旣露爲彼所料則必有窺
中國之志奉之過情則啓其貪不滿其意則易生釁
此所以必爲患者其事勢然也古者戎夷荒服其來

則坐諸門外使舌人體委與之不使知馨香嘉味而况竭中國之貨財珍異以賂之欲借其力而結其心

哉悲夫謀之不臧宜後王之深戒其後宋又借蒙古之力以滅女真而

宋卒不祀且使從古帝王所治之中國胥而為狄公之言何其驗而宋之君臣又何憤憤也

論盜夫賊至令無財可取則其心自息矣

危亂之世民之失業與夫兵之潰散者多聚而為盜誅之則不可勝誅而力有所不給惟因而招納之以為我用其利有五以弭內患一也以禦外敵二也善良脅從者可散而歸用畝三也強猾勇敢者可籍以備行陳四也以盜賊攻寇仇勝則享其功敗則不足

惜五也昔者光武用綠林下江銅馬諸軍而致中興曹操用黃巾而破紹術太宗起于晉陽取關中以定海內亦多招徠群盜而用之然自非推赤心以置其腹中恩足以結其心威足以讐其氣使遵我紀律而聽我驅策則用盜賊有五難已嘗放肆而欲收其憤戾之心一難也已嘗虜掠而欲室其負婪之志二難也易置將帥則懷疑三難也畀之部曲則易叛四難也恩過則驕威勝則怨而反以為患五難也惟善駕馭者恩威得所寬猛得中內得其心外得其力使之視殺敵如殺人取敵資如虜掠雖易將帥而不疑雖

昇部曲而不叛與正軍相爲表裏而無驕怨之患則其難也將轉而爲利昔者光武太宗曹操嘗從事於

斯術矣

公後宣撫荆湖悉招徠群盜而用之卒得其力公之言無不可券諸行當時不用使後世

亦

覽觀者嘆焉此亦千古之炯鑒矣

論變亂生於所忽

敘古今變亂如指諸掌

秦以三代封建王室削弱之故罷侯置守隰名城殺豪傑而陳勝吳廣起於謫戍奮臂一呼天下響應劉項興而秦遂亡漢矯秦失裂土以封功臣宗室子弟多者至七十餘城使郡國相錯而韓彭英盧叛於前吳楚七國變於後至元成間異姓諸侯王旣已滅絕

宗室之國惟食租稅至乘牛車自以爲可以無患矣而朝政歸於外戚王莽因以篡漢光武中興功臣所封不過大縣數四奉朝請而不責以吏事宗室之國皆有分限抑遠外戚不使與政可謂得策矣其後闡宦擅權黨錮之禍興而董卓曹操相繼以取之至唐因隋之制置府兵嚴鎮守威加於夏夷功臣無世襲之國宗室無尺土之封而武肅楊氏乃以女寵扇禍其後安史之亂甫定而藩鎮之勢浸強分裂土宇擅征伐私貨財天子不得以制而朱全忠因之遂移唐祚國家鑿藩鎮之弊削其權一切任以文吏尺土

民甲兵貢賦皆歸於朝廷無尾大不掉之患而宗室
外戚又非有過分之寵也北結契丹以爲歡隣西制
夏人東招高麗南撫交趾率皆臣屬非有夷狄之虞
也維持制御之術過於前代遠甚而金寇乘間竊發
驅馳中原遂有不可支吾之勢夫自秦漢以來規摹
計畫創法立制所以措天下於安固者莫不自謂足
以革前日之弊而曲盡其巧矣卒之所以爲變故者
皆出於思慮之表其故何哉豈在天者有默定之數
而不可以人力爲歟抑在人者措置有所未盡而變
故生於所忽歟將事之轉徙不常而馴致使之然歟

蓋雖聖人創業垂統立法以傳於後世亦不能以無
弊故太公爲政於齊舉賢而尚功後世不免有篡弑
之臣周公爲政於魯尊尊而親親後世不免有陵遲
之漸三代封建後世郡縣與夫所以維持制御之術
初未嘗不善也而患禍生於不虞者人事有所忽而
馴致之勢然也惟能因其弊而救之如善醫者之治
病太過則瀉之不足則補之陽盛則濟之以寒涼陰
盛則濟之以溫熱因病投藥視其所偏而扶持之使
輕重緩急之勢常足以相權則庶幾乎其可也

論西北東南之勢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二

十一

自古帝王興於西北者多能兼并東南而宅於東南者不能制服西北故秦據雍州以蠶食諸侯卒并天下漢都關中破趙取代服燕定齊而卒亡楚晉承曹魏而平吳隋承後周而滅陳唐起晉陽取長安遂定海內本朝都汴先得西北而後下江湖嶺蜀服閩浙如拾地芥東晉宅江表卒不能復中原其後劉裕乘勢電掃得洛得關中而亦不能守也宋齊梁陳因之僅足以自保竟不能以跬步進豈非地勢人事使之然歟蓋天下形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故戰國之兵皆仰關而攻秦說者謂自關中下兵如建瓴水夫是以

王者不得不王霸者不得不霸東南皆江湖沮洳非用武之地此地勢然也西北之人強壯堅忍耐勞苦而習用兵加以上產健馬便於馳逐精甲利兵強弓勁弩之所自出東南之人柔脆剽輕不習戰陳舟楫之所利而非車騎之所便并吞天下者非西北之兵不可此人事然也地勢人事如此而又有所謂天時者焉當其可爲之時而不爲則失機會故謀畫之臣聽納之君因時定策間不容髮此劉敬所以脫輓輅以建金城之安留侯贊之高祖卽日駕西都關中而不疑也

論孔文舉

孔文舉志廣材踈雖有靖難之志迄無成功而名重海內後世君子亦以高節許之豈非以其氣足以蓋天下乎其爲北海相爲盜賊所圍遣太史慈求救於劉備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耶其守青州爲袁譚所攻流矢雨集而融隱几讀書譚笑自若旣還許都雖曹操之奸雄陰狡權勢方盛融視之蔑如峭論鯁議屢沮其謀嘲誚躡躒畧不爲之下故議馬日磾之不宜加禮則責之以大臣之節議肉刑之不可復則比之新朝涉之脛其破袁紹以甄氏賜子

丕也則謂之以武王伐紂以妲已賜周公其討烏桓也則嘲之以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慎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之其欲誅楊彪也則不俟朝服詣操爭之曰孔融魯國一男子耳今日誅彪來日拂衣去不朝矣其表制酒禁也則以書抵操爭之尤多侮慢之辭操以融名重天下外雖容忍而潛忌正議慮鯁大業遂枉奏而殺之嗚呼使融不死操內有所憚其敢圖九錫建魏國而卒移漢祚乎故史臣稱其高志直情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使移鼎之跡事隔於人存代終之規啓機於身後比之山有猛

獸藜藿爲之不採雖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不其然
歟若融者真所謂乃心漢室以身死之而不與曹氏
者也彼荀彧之徒方奴事操之不暇後雖飲藥自殺
乃其用意大巧不得已而然爾豈可與文舉同日而
語哉

論治盜賊

至言妙論此今日對証之藥也

治盜賊者如醫之治痰涎夫痰涎乃吾之真氣所以
爲津液者也支體之運動關節之升降皆以津液爲
本至於聚而爲痰涎則必失於調衛而外爲邪氣之
所傷內爲寒熱之所薄而致也至其甚則能害人之

命盜賊乃吾之赤子所以事農桑者也上下之相治
室家之相保皆以農桑爲本至於散而爲盜賊則必
失於拊循而外爲奸民之所脇內爲饑寒之所迫而
然也至其甚則能亡人之國良醫之治痰涎以藥化
之使復歸乎津液則其身安而不善治者一切以毒
藥攻之必有偏廢之患良吏之治盜賊以術解之使
復歸乎農桑則其國寧而不善治者一切以兵力勝
之必有凋耗之弊此不可以不察也昔者渤海盜賊
並起宣帝選用龔遂爲太守而謂之曰君將何以息
盜賊而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

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兵於潢池中
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帝曰選用賢良固欲
安之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惟緩之而後
可治臣願無拘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於
是盜悉平故善治盜賊者如蠶遂可也雖然此特盜
賊之物其在郡縣而良吏得以治之者耳至於巨盜
如漢末之黃巾唐末之黃巢則其疾已深非以毒藥
攻之不能去也雖攻而去之真氣散而身亦危矣故
黃巾破而董卓曹操因以亡漢黃巢敗而朱全忠李
克用因以亡唐茲非其證歟

論形勝之地

自古帝王之興必先據天下形勝之地以爲根本故
高祖保關中而守之以蕭何光武保河內而守之以
寇恂皆深根固本爲不拔之基以制天下利則伸而
進可以勝敵鈍則蟠而退足以堅守雖有困敗而終
濟大業者其建策然也曹操之起荀彧勸以先定兗
州唐高祖之起太宗勸其先趨長安故能率有中原
而定天下豈非以高祖光武爲法乎至於不立根本
而浪戰雖力盛兵強百戰百勝一跌則失之矣此項
羽李密之所以敗也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二
公建策謂巡幸之地關中為上襄鄧次之此
其靜觀者至熟也謀臧不從竟成南渡以迄
而身舞于航海也悲夫

而文論范蠡張良之謀國處身也乎至公不立跡本
范蠡張良其所以謀國處身者何其相似也方勾踐
棲於會稽范蠡勸其卑身以事吳厚賂太宰嚭以解
其難而謀所以報吳者及勾踐乘吳之弊而伐之復
棲吳王姑蘇之上求哀請命而勾踐不忍欲赦之范
蠡獨以為不可援桴進兵卒刎其頸勾踐既霸蠡以
書辭勾踐乘舟浮海以行終身不反而大夫種遂賜
劍以自殺方高祖困於鴻門張良勸其屈已以謝項

羽深交項伯以脫于禍而謀所以破羽者及高祖還
定三秦與楚相持於滎陽成臯間既割鴻溝以為界
羽解而東高祖亦欲罷兵歸國良獨諫曰此天亡羽
之時不因而遂取之此養虎自遺患也漢兵追羽卒
滅之高祖既帝良導引碎穀杜門不出欲從赤松子
遊而韓彭盧英皆被菹醢雖蕭何不免縲紲之患故
夫智謀之士處困阨之時能忍辱以伸其志當事幾
之會能決斷以收其功功成名遂能高舉遠引以全
其身微二子吾誰與歸

此憂患之言也其
得于學易之後乎

論秦隋勢之相似

自周之衰而天下裂爲戰國至秦始皇然後并六國而稱帝自晉之亡而天下分爲南北至隋文帝然後混南北爲一區彼始皇隋文皆有雄材大畧過人之聰明其所建立又有卓然出於後世者方駕馭將帥削平四方據關中金城之固而都之以臨制天下其意皆欲傳子孫於無窮然而身沒國危皆以二世而遂亡者失所以爲君之道繆所以爲治之術亡所以維持天下之具不知其子而付托非其人也夫人君之道秉本執要元首叢脞則萬事隳墮此不易之理也至秦隋則不然以察爲明以苛爲德竊竊然惟恐

人之軌已而奪之權故始皇衡石量書隋文衛士傳餐天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而下皆持祿欺謾以取容此風不改卒至於亡故曰失所以爲君之道者此也古之王者得天下以仁雖取之以干戈而治之以禮義其善政美化必有以深結其民心而信厚和平必有以變移其風俗至秦隋則不然彼見所以取天下之難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以爲不刻削而急持之則後世且復分裂而有曩者英雄割據之患故始皇剛毅戾深樂以刑殺爲威專任獄吏而親幸之海內愁苦無聊而陳勝項籍奮臂大呼天下響應秦遂

以亡隋文亦制爲嚴法峻刑以杜天下之變謀臣宿將誅滅畧盡元元不勝其毒而楊元感李密倡之群盜蠡起天下大亂塗地而不復振借使秦隋已并天下而以仁義治之惠澤在民雖有胡亥煬帝之不肖天下必思所以繼其後而奉之者其亡不若是之遽故曰繆所以爲治之術者此也古者立國未嘗私有天下必封建親戚功臣以爲藩屏資其犬牙磐石之勢以夾輔王室故商周之王皆幾百年夫豈無僻王賴諸侯扶之以定其國彼秦見周衰而諸侯更相誅伐天子弗能禁也以爲天下之所以戰鬪不休者以

有侯王於是罷侯置守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其地東至海西至臨洮南至北嚮戶北並陰山至遼東身有海內子弟爲匹夫內有奸臣之禍外有大盜之虞一夫作難九世隳廟而莫之救彼隋之所以亡者亦無以異秦故曰亡所以維持天下之具者此也古者立嗣以爲國本旣得其人而又付之臨大節而不可奪之大臣故本定而國安朝委裘而天下不亂始皇有子扶蘇怒其正諫而使北監蒙恬於上郡沙丘之事雖爲璽書召之而付之趙高故胡亥卒以奪嗣隋文有一子勇聽讒譖而幽之臨終以廣無禮雖有召勇

之言而付之楊素故煬帝得肆其毒故曰不知其子而付託非其人者此也秦隋相去千有餘載其所以混一海寓傳二世而遂亡與夫所以致亡之道皆若合符節書所謂與亂同事罔不亡者也然秦亡而漢繼之傳二十餘主享國四百年隋亡而唐繼之亦傳十八帝享國三百餘年自三代以來未有與之比隆者然則秦隋者其漢唐之驅除乎不然何其興之盛而亡之暴也

秦隋之所以興亡漢唐之所以相繼無一不合豈氣化周流有自然之符耶

論天下強弱之勢

天下之勢在強弱有能強者有不能強者有能弱者有不能弱者有強而示之以弱者有弱而示之以強者強而示之弱者其兵多勝弱而示之強者亦能以全其國故秦以虎狼之威據關中金城之固蠶食諸侯卒滅六國而并天下此能強者也太王居豳狄人攻之事以皮幣珠玉犬馬而不得免去居岐山之下而從之者如歸市此能弱者也突厥頡利寇長安飲馬渭水太宗傾府庫以與之和而使李靖邀擊大破之卒犁其庭而擒頡利此強而示之以弱者也諸葛亮相先主以取蜀崎嶇山谷之間而無歲不出師以撓關中此弱而示之以強者也晉平吳而失中原隋

平陳而終江都此不能強者也燕以七首而激秦息以違言而拒楚此不能弱者也夫天下無常勢能用之則弱可以強不能用之則強反以弱在俛仰之間耳齊有無知之亂而小白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以霸此以弱爲強也吳爭衡上國而卒滅於勾踐智伯欲分趙地而卒亡於韓魏此以強爲弱也審強弱之勢而善用之天下庶幾乎可定

宋之勢弱甚矣能轉弱而強者惟公惜乎宋之安于自弱也

論用兵

昔之用兵者有以少擊衆若昆陽之破尋邑淝水之

敗苻堅是也有以多勝敵若主翦之伐荆韓信之定燕趙是也有以速爲策若岑彭之攻公孫述李靖之擒蕭銑是也有以遲爲策若周亞夫之破七國趙充國之討先零是也夫以少繫衆者必將因便乘勢而躡感之其機在少譬猶感巨石於千仞之山而不假於多力以多勝敵者必將以殄滅爲期而不再舉其機在多譬猶拔大木之本根非衆其力則不可兵之以速爲策者其機在速譬猶獵者之逐獸兔起鶻落少縱則失之兵之以遲爲策者其機在遲譬猶獵者之搏虎俟其困而搏之則不爲其所傷夫兵之多少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二
遲速皆機也善用其機皆足以成功而不善用之則以少而殲若陳廩之嘗秦軍以多爲累若趙括之敗長平以速而趨利如龐涓之死馬陵以遲而養寇如劉繇之失江東者多矣可不察哉其大槪不問兵之

論料敵
善用兵者以料敵爲巧非謂料其強弱虛實而已能料敵之情而勢必至於此之爲巧也孫臏爲齊救趙而引兵以趨大梁知魏之素輕齊也故減竈以誘之魏將龐涓果棄其大軍與輕銳倍日并行以逐臏此夫爲巧而能度其行暮當至馬陵伏萬弩夾道期見

火舉俱發而破魏軍遂殺龐涓此爲至巧韓信擊趙引兵東下井陘知趙軍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戰也故使萬人先行背水陣而棄旗鼓趨水上軍以誘之趙軍果爭漢旗鼓而逐信此未爲巧而能度其空壁逐利先出奇兵二千騎徂伺馳入趙壁拔趙旗幟立漢赤幟而破趙軍遂斬成安君泚水上此爲至巧寇恂之降高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之諸將諫以爲不可恂不聽遂斬之而遣其副歸報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卽日開城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二
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
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平其
膽是以降若恂者其料敵可謂巧矣李光弼之降高
暉李日越也逐史思明壁野水渡至夕還師留牙將
雍希顥守曰賊將高暉李日越萬人敵也賊必使劫
我爾留此賊至勿與戰若降與偕來左右竊怪其不
倫是日思明果召日越使以鐵騎劫取光弼不然無
歸日越至而光弼已去遂請降希顥與俱至厚待之
高暉聞亦降或問公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再
敗聞我野次命將來襲必許之以死希顥無名不足
戰者欲無敗難矣况能立奇功哉

論交深

張耳陳餘天下之至交也然而宰相滅亡者豈獨以
勢利而非道義哉其所以交者太深也夫交太深則
望之者重望太重則責之者備望重責備則間隙易
生而怨禍易作此乃張陳之所以宰相滅亡者也方
其窮居結刎頸之歡相然信死豈顧問哉及爭張黥

陳澤之事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之深也解印綬去
其後卒攻耳而奪之國耳亦奉頭鼠竄以歸漢王借
兵東下戰於鄆北卒斬成安君泚水上故其交之所
以深者乃其相滅亡之所以酷也夫交深而望輕者
惟有德者能之若管鮑是已不然凶終隙末可勝道
哉

論史

昔之秉史筆而其書傳於世者皆成於後人之手故
秦漢以前成於司馬遷西漢成於班氏東漢成於范
曄三國成於陳壽晉宋至隋成於唐唐及五代成於

本朝當其時非無史多不傳而獨傳後人之書夫後
人之所傳聞與當時之所親見其詳畧審否固不可
同年而語矣然而後人之書獨傳而當時之史多廢
者豈非以其是非取捨有公有不公故耶夫史之所
以取信於天下與來世者以其不沒善不隱惡而褒
貶無所私也當其時作史者或由於喜怒或出於愛
憎或有所諱避或爲之假借而是非取捨不能不容
情於其間則奸諛而進者未必貶忠賢而退者未必
褒君子爲善而失時者未必以爲是小人爲惡而得
時者未必以爲非此乃其所以多廢而不傳也至於

異代時世既殊而喜怒愛憎之情雲散而烟滅然後
公論出而是非取舍如青天白日之清明無諱避假
借之私奮直筆以褒貶之雖有誤謬訛舛而不足以
害其大公則後人之書所以獨傳者非特以其備良
史材而文足以行遠而已必有當於人心而合天下
之所謂公論者焉且古者天子不觀史而自唐以來
始進書又以宰相爲監修官而欲取信於後世難矣
哉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十三

宋則邵武李綱伯紀著

明而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三山周之夔章甫訂

宗裔李嗣玄較正

贊

洪崖先生畫贊

洪崖先生張氲隋唐間人隱於南昌之西山所乘驢
名之曰雪僕數人曰拙曰木曰藤曰葛曰橘出則負
巨扇長瓢以從之多繪以爲畜盖有道者也爲之贊

云洪崖古先生傲睨得天逸結廬西山下踏雪時一出長瓢與巨扇此外了無物借問侍者誰拙木葛藤橋何年丹青手寫此神仙質高風邈如在超然入吾室

梁谿真贊

梁谿公號也

是爲梁谿了無差別行年之化三十有八返觀其前膚腴色悅從是以往蒼顏華髮本來面目不生不滅游戲仕塗天付之拙順天而行一無敢設獨知其天寧有他訣萬里清風一輪明月有來問者默然無說

宋李瑞光岳立化雀贊

宣和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有雀立化于瑞光岳之佛殿香爐上宗本之徒明牘來沙陽出畫圖示予以偈贊曰菩薩游戲于神通六道四生成可入爲欲化導諸有情故于異類而出現諦觀此雀甚微眇每食一粒棲一枝卑飛不出蓬蒿間遠舉安知鴻鵠志而能坐脫與立亡依彼金容及香火屹然而化不震動如以木石鐫刻成非諸菩薩威神力孰能現此希奇事我觀三界諸衆生惟人實具大智慧妄想顛倒造諸業失身淪入旁生中重爲毛群輕羽族破碎一切諸蠕動雖云妙覺不銷亾無那沈迷益懸遠菩薩慈悲

哀憫故現身與彼爲導師緣終寂滅顯示人使知佛
性無有二佛子若有瞻禮者願言悉發敬信心勇猛
精進趣菩提皆具如是菩薩行
天王院新塑釋迦像金色珠贊
宣和庚子之秋沙陽天王院命工創造釋迦牟尼大
覺金仙之像邑之士女童稚出力施財運致土木不
約而會旣勤樸斲塗墍之功而采飾未施相好未具
有以工之所摹畫爲未然者將毀其像而改造之始
建是議而像出異物色如黃金顆如真珠徧滿佛身
及蓮華座如水布沙如蠶種子璀璨熠燿光奪人目

士女童稚瞻禮贊歎隨意撥取已而復生不可勝紀
於是曩之建議者悔罪懺非財施益盛緣事遂集客
以其故語予徃觀信然得數粒以歸予雖不能知其
果爲何物然竊思諸佛顯示神變化導有情不可測
量方其入大涅槃現舍利子諸天及人建窠堵波種
種供養以作佛事與此事設現金色珠攝伏不信增
上慢者其理一也惟舍利子體極堅固鍊鍛焚燒所
不能壞而此珠虛脆不實力可破碎爲不同耳蓋舍
利子者報身所成而此珠卽土木假合而化故不得
不異也知諸佛法如幻如夢如像如響如光影如空

華如尋香城如變化事則彼報身與此土木之所假
合彼舍利子堅固不壞與此珠之虛脆不實亦無差
別惟達諸法空者可以語此梁谿居士欲重宣此義
以偈贊曰

稽首釋迦文善逝天人師緣終示寂滅無量舍利子
悉建窣堵波天人共瞻禮像法住世間化道諸有情
亦示大神變攝伏不信者璀璨真金色清淨妙寶珠
卽彼土木中現此希奇事有來瞻禮者隨取卽與之
旣與出愈多不可爲量數當觀舍利子及此金色珠
堅固與虛脆無異無差別佛子具智慧悉發敬信心

勇猛勿復疑歸依無上道

契丹自澶淵之後通好守約不復盜邊至慶曆間以

我方用師西鄙且厭兵因聚重兵境上遣使來聘欲
求闕南故地中外震懼是時富公受命報聘旣見虜
主爲陳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用兵則
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虜主感悟因許增歲幣而
契丹平北方至今無事其後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公
時知青州兼京東東路安撫使擇所部豐稔者五州
勸民出粟益官廩以賑濟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

散處其人凡活五十余萬衆立法簡便天下至今法
之惟公以制科中第歷諫官侍從以至宰相危言直
節以道進退勲業甚茂然功在社稷德在生民此二
事爲最予嘗讀公諫垣集奉使錄慨然想見其風采
及來沙陽見公繪像於羅疇老家命工傳寫且爲之
贊庶幾日瞻儀刑以慰慕仰之心焉其辭曰
天下達德惟仁智勇合之成體散之致用
赫赫富公備此三德直道不回以相玉國其智伊何見於使虜
敷陳利害以悟其主歡盟至今莫敢予侮其仁伊何見於救災饑民如雲襁負以偕法簡思周垂訓將來

何以行茲斷以勇克衆人所懼公獨不惑奪虜之氣
厲色折之賑民之饑誠意活之我生後公今覲厥像
丹青載傳朝夕是仰

龍眠居士畫十大羅漢贊

第一尊者正坐垂足手隱橫板交十指爪前
有居士作禮鬼使致書若請召狀後有侍者

真禪于以手而立

佛所印可大阿闍黎隱几合爪泊然無爲懇請何人
投地作禮不起于坐應供手里

第二尊者正坐肩倚拄杖左手握拳近口右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三
羊垂膝把經卷微露梵書設鑪香後有侍者
對此於回顧以婆羅門手抱稚獅子

倚杖于肩屈指近喙廢經不讀思第一義大獅子吼
真獅子兒轉秘密藏其誰能知

第三尊者正坐跏趺以兩手叉指置足上昂
首仰視錫杖倚牀前有胡人佩劍曲拳後有

鬘女捧香山而立

叉指膝間目視霄漢意象軒舉邈無畔岸剛大之氣
塞于天淵俯仰無怍縱心浩然
第四尊者據巨石植右膝而坐手持數珠下

視一大蛇蟠繞石前有童子震怖擲淨瓶中

械于地侍者抱撫猶竊回顧

華林擾虎手舉數珠馴彼鬱屈亦用茲乎巨類修鱗
能怖童子慈眼視之毒心自弭

第五尊者偏坐蹠一足手執拂回顧侍者於

蓮化餅折蓮房以獻瓶中有戲龜童子跪而

觀之後有胡人佩刀植戈而立

藕花蒲瓶蓮房自折神通妙用在於舉拂童子何知
跪觀戲龜六用不藏使之者誰

第六尊者靠禪板植左膝垂右足而坐兩手

展經卷開口如讀前有獅子銜花胡人背手
回顧後有蠻女奴執拄杖侍立

老矣衰疲背依禪板讀經何爲聊以遮眼植膝垂足
獅子銜花杜其德機豈有斯邪

第七尊者反掌叉指跣足而立仰視空中一
珠侍者捧香爐蠻奴佩刀捧盤盛鐸杵隨之
寶珠騰空光焰璀璨諦玩無斁有見皆幻堂堂風儀
龍象之姿靈杵寶鐸徃將加持

第八尊者跏趺正坐手執方鑑若說戒狀傍
有侍者合掌蠻奴執羽扇前有后妃盛服胡

跪若受戒狀二女童侍立
本無戒持何嘗有破方便爲說三世因果服飾燁然
王者之妃胡跪諦聽善思念之

第九尊者扶杖臨石岸而立一蠻奴掖之下
瞰巨浸觀蠻奴以竹器卸經卷花卉置水中
有群魚銜經蜃氣成樓閣一龍出沒浪間

魚龍祕恠各有佛性散花投經出沒游咏具大悲心
平等施之徃因奴力人天之資
第十尊者倚老松以左手支頤並足而立仰
觀松杪有猿摘松花以獻後有蠻奴抱經持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三
掛杖侍立松竹間有虛禪牀及方案上有古
盃貯冰養花卉之屬
長松森然虬枝拂天支願據木仰睇玄猿竹樹之間
方虛禪座我欲攝衣往補其處
第十一尊者偏坐左手按膝右手植牀枋上
拳指支願回視一童子置飯掌中以引鶴中
宴坐便安支願握拳一念不波靈臺湛然婉彼胎禽
就掌取食了無驚猜承誰恩力

本無如第十二尊者垂足正坐回顧第十三尊者笑
語以右手據床枋左手舒掌侍者以餅水滴

掌中

敷座親密便於笑語懷抱之適怡然相顧瀝彼餅液
注于掌中普潤四大一滴之功

第十三尊者正坐曲身就第十二尊者語以
手按板作屈指狀拄杖倚禪牀側後有侍者
及二童子碾茶治具於竹林間

俯身說法未能忘言無量妙義見於指端童子茗供
竹間治具滌煩消渴惟此之故
第十四尊者長髯郁然不剃植杖林間倚巨
松而立觀二鹿出岵石傍銜花以獻

麋麋群鹿出于崑端植杖倚松寓目縱觀風度凝然
萬法皆了去髮留髭豈無所表
前代諸帽相並尊者舉手作笑語勢後有鬼神被甲
執旌旗從行鎖一熊負一沐猴

適從何來遊歷於此大空爛斑負經以侍有偉衣冠
山川之神旌麾戈甲其從如雲
第十六尊者於山林水石極幽絕處以袈裟
蒙頭入定有懸瀑淙瀉三蛇出其前一將澗
飲一方行一蟠結

崑谷窈窕林芴扶疎瀑布淙射蛇蟲之居衲帔蒙頭
安然入定孰能出之其獨也正

保寧禪師真贊

此是保寧風度具眼衲僧試覷面孔雖然醜拙肚裏
非常峭措佛祖一口吞盡問着當下休去却就梁谿
覓贊大小一場露布

十頌風流

大德淵聖皇帝題十八學士頌

并序

唐天策十八學士闡立本畫像褚亮贊淵聖
皇帝題其姓名以賜太子詹事李詩真絕世

之寶也臣某拜手稽首謹作頌曰
英英策府才八學士森如驥駟才德兼備太宗御之
六轡耳耳嘶風箭雲一日千里丹青之妙寫于縑素
千載風流遇之且暮於穆淵聖天縱多能遊戲翰墨
識其姓名人物圖繪及茲宸藻是爲三絕萬世之寶
沙漠苦寒翠華未還傷心北顧喟其涕潛安得傑才
如彼諸子扶翊中微國勢振起豈無趙卒爲御以歸
老臣衰疾跋而望之

史銘

直几銘

斲木爲几病夫是憑限腋扶肘以便其形子厚所斬
次山所惡問何以然惟曲之故我作斯几其直如矢
匪彫匪飾自全厥美隱之而坐不倚不局心凝形釋

灰稿木

方杖銘

古后有制老則賜杖用之扶持利有攸往後世靈壽
因以徼福光誇赤藤美稱桃竹我作斯杖不圓而方
剛健篤實用行舍藏曳策逍遙丘園之寶孰爲老龍
放之而笑人出必能多言多言何益言而當則

多言人銘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三
李子遊於古蘭若有金人焉啓其口而銘其臆曰我
古之多言人也勿謂多言多言何傷言而當道說約
以詳胃襟流出與道翱翔如雲起雷震于十方如谷
答響應而不藏爛乎如星辰之經緯沛乎如江漢之
汪洋五色相宣黼黻文章五聲相比磬筦笙簧孰知
夫色未嘗色非青非黃聲未嘗聲非宮非商著於文
字文字相空孰能測量達於語言語言解脫孰得稱
揚滋發上根下根衆生一音演說徧覆三千大千世
界舌相廣長是以予終日言而未嘗言其心了了終
日默而未嘗默其音琅琅如來入滅而四十九年不

曾說法維摩無語而三十二義皆發光鐸惟道之極
言默不足以載故予遊戲於辯才三昧聊自得而倘
佯李子顧謂其徒誌之若此者可以多言矣

潛菴銘

龍興深老作潛菴梁谿居士爲書其榜且銘之曰魚
龍潛於淵釣罩絕機械天地潛於心方寸具覆載諦
觀此菴中不廣亦不隘森羅含萬象空洞周法界請
問云何潛非內亦非外寶剎現一毫瀕彌藏一芥萬
緣息一機衆竅虛一噫足跡不可尋濕灰乃見惟百
鳥不啗花負命難索債全身入虛空無在無不在欲

識潛菴人豈離這皮袋全良人豈空無亦無不耳於
釋傳一辯衆意盡一節其說不可善然亦以長神可
問云武剛君傳亦非快實麻與一宗則誠然一亦真
武剛君姓金氏名辟疆其先楚人也七世祖鑠居於
越之邪谿聞歐冶子者通於天地陰陽五行變化之
理得鑄人術因往見之歐冶子熟視鑠曰子之質美
矣嘗試以吾術治之當爲國器乃留與居汰去麤悍
萃其精英旬鍛月鍊磨礪而淬礪之文采豔發其材
氣天下無雙歐冶子撫之曰子所謂鐵中錚錚者合
則成體散則成章變化不測其猶龍乎因號曰龍淵

子薦於楚王楚王悅之出入起居必以自隨威震海
內名聞諸侯於是晉鄭興師以伐楚曰必以龍淵子
爲質乃罷兵王與之登城以麾晉鄭之師伏尸十萬
流血千里楚之所以霸諸侯者龍淵子之力爲多親
屬散居四方時時竊借其名以行當戰國時尤寵任
之其族子有遊越者以策于越王勾踐勾踐將封之
以三鄉及千戶之都二以示薛燭薛燭曰此國寶也
三鄉二都何足以當之其貴重如此有遊趙者頭胡
纓纓短後之衣以術于趙孝文王孝文王好之終日
與之相對至忘食寢國事皆廢於是莊周爲陳其祖

之功德舉之無上按之無下運之無旁足以決勝天下而頭胡纒纒短後之衣其術特庶人之所好不足多也王悟乃疎之遂廢不用而當時游俠之士荆軻聶政之徒徃徃私從之遊然皆其術之下焉者也獨武剛君辟疆者起於楚漢之間挺挺有祖風辟疆之爲人明銳勁正遇事立斷其學長於天文地理陰陽刑法兵家戰鬪之術性剛果不喜人柔佞見有禍亂姦宄必欲削平之其志氣凜如嚴霜秋水毅然有不
可犯之色以故亂臣賊子姦邪見之膽破股慄不敢仰視其與人交惟有德者陰衛助之久而無斃苟非

其人捨去弗顧秦始皇帝旣滅六國焚詩書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武剛君逖逃山澤間與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兵武剛君逖逃山澤間與一時布衣豪俊遊其耿耿自若也項籍少時嘗從君學不成去其叔父梁怒之籍曰君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蓋不知君者也獨高祖微時雅與君善嘗俱行豐西大澤中有大蛇當徑前行者還報高祖被酒曰壯士何畏乃與君俱行斬蛇所謂白帝子者遂起兵攻秦旣入關降秦王子嬰復與項籍爭天下戰滎陽成臯間武剛君未嘗不在左右出入臥內甚見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三
寵任其後韓信陳平黥布聞之皆亡楚仗君以歸漢以故高祖勝項籍垓下遂卽帝位第功君居第一在蕭何曹參右封之峽中號武剛君賜丹書鐵券藉以錦繡藏之金匱石室使世世襲之又取武庫爲君弟國有大事則召君班於殿庭以示褒寵其子孫徃徃勁直明敏淬鋒歛鏑以節義自將能世其家當成帝時有仕於尚方者丞相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然阿附王氏不忠帝室平陵男子朱雲廷對曰大臣尸祿素餐願與尚方金某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成帝不能用其後王氏果

篡漢繇是世益重其家聲歷漢至魏晉雖異代猶禮遇不衰至晉太康中回祿氏作亂劫武庫焚蕩武剛君之弟因以失國而君之遠族干將顯於世焉干將者與其妻莫耶氏得神仙幻化之術隱於豫章豐城獄中懷材抱德氣應於斗牛之間張華與望氣者雷煥識之推其分野俾煥往搜訪果得干將與莫耶氏而斗牛之氣滅煥私匿莫耶氏而以干將歸華且曰是有術終當化去華知其匿莫耶氏也亦曰久當復合及華將遇禍干將果先化去而煥之子攜莫耶氏過延平津因躍入水遣沒人視之有二龍蟠結風濤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三 十四
洶湧雷電晦冥因不復見信乎其得神狃幻化之術
而華煥之言驗云 然果亦外去而效之乎 謝莫亦外
太史公曰古者五行各立其官金姓蓋出於少昊氏
其族散居五方而剛柔利鈍性亦不同武剛君之得
姓其北方之強者歟觀其爲人明利果斷不凝滯於
物勁正之氣毅然見于色其亦鍛鍊淬礪之力歟卒
能佐漢以興傳國數百載可謂盛矣予來延平慙于
將莫邪氏之事考諸傳說嘉武剛君之烈採其行事
大畧著于篇

方城侯傳

方城侯端木子平者堯時人也負其材隱居平陽山
澤間鬱然有凌雲之志弗肯仕堯命益作虞益烈山
澤而焚之見子平偉其節槩薦于其工垂垂乃命其
徒受戕斤斧之漆雕氏藻飾之以見堯于總章堯是
時法度彰禮樂著垂衣裳而天下治國家閒暇旣見
子平嘉其有局量井井然以繩墨自治置之左右因
訪其所學子平對曰臣樗散蒙帝力生植長養今幸
得備器使間分寸淺狹不足以奉清問臣之學上通
乎天道而下極乎地理中備乎人事與夫軍旅征伐
之法故周天之度三百六十有奇在天成度在曆成

日而曆法生焉此天道也開方之術提封三十六萬井內建王畿外列侯國而井田之法寓焉此地理也好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此人事也不戰而屈人之兵者爲上以攻則勝以守則固者次之以詐謀得者又次之此軍旅征伐之法也堯方命羲和奉若天道曆象日月星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又命禹平水土奠山川底貢賦錫土姓而苗民有罪命禹徂征且伐叢支胥敖氏之國其說皆與子平合將歷試之以事而堯之子丹朱不肖懼其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也命子平教之未幾

丹朱悉傳其術帝用嘉之列爵分土封之方城而子平有二子長曰太白次曰太玄子平中分方城之地以予之且教以兵法二子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太白矜太玄之弱嘗聽其增甲兵布行陳定營壘然後與之戰而太玄傲然不服轉戰逐北虔劉其邊陲傲擾其腹心虜掠其士卒攻圍侵斷智詐百出戰罷效首虜計土地雖勝負不常而太白之勝居多其用兵之法雖臨事制變不可窺測然循理而動致人而不致於人者常勝不計利害深入浪戰者常敗有知兵者從旁觀之曰此無佗爭先法耳夫方城闔

四境之內地方不過數百里而二子之戰積月累歲
紛拏不解此與蠻觸國於蝸角時相與爭地而戰伏
尸百萬流血千里者亦何以異然二子方其戰酣時
不知天之高地之厚寒暑之切膚饑渴之爲患晝戰
不足繼之以夜蓋有血氣者皆有爭心而二子特甚
焉其善用兵出於天性非積習所能致每戰軍士皆
啣枚但聞擊搏之聲進退緩急惟所指使雖戰死不
離部伍戰勝亦無敢譁譁以爭功者其操術然也方
城侯爲人方整嚴重外雖有廉隅邊幅而其中坦然
二子圓猾黑白太分勇而好鬪殊不類其父風然要

自方城侯教導指縱之使然與斟灌斟尋氏兄弟相
攻而宋人教其子爲儒墨者異世而同科二子旣日
以攻戰爲事其陰謀竒計傳於後世縉紳之士多好
之者然弗專心致志則弗得也有業其術得待詔金
馬門者徃徃善其事而閭巷厮役輩亦喜稱道之然
習之弗精不善攻戰而資守勢至有以緩頰遊說而
勝者方城侯之學衰焉

太史氏曰世多咎方城侯教二子不以詩書禮樂而
以兵法攻伐不休廢時亂日欲執其父子投諸江與
共鯀騶兇流竄放殛同其罪殊不知方城侯之學法

象所寓有聖人之遺意而軍旅征伐先王所不廢也
永日多暇遊目方城命二子小試勒兵掉鞅摩壘折
馘執俘聞智角力相與周旋亦有足觀者殆孔子所
謂為之猶賢於已者乎

晉文弗謀不善與輝而賓守獲至首以餘賦與端而
馮門眷珍珍善其車而問恭瀾於輩亦喜稱數之然
文未然弗專心廷志俱弗辭也首業其泚辭於金
以如輝為專其創精音信軒於世辭餘於女士多致
如而宋人幾其于燕歸墨香異世而固林二字對日
自代幾卦幾擊林幾之動然與博載博毒丸只象林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十四

歐陽天賦文 宋 邵武李綱伯紀著

一 鮑一叔以助南劉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一 登臨蘇外苑亦屬凡文 宗裔李嗣玄較正

一 雜文 宗裔李嗣玄較正

一 桂齋上梁文 宗裔李嗣玄較正

一 螺江入海引朝夕之靈潮雞岫連雲萃川原之爽氣

一 茲為福地爰卜寓居植雙桂於僧園結數椽之茅宇

一 雖慙肥遯實獲素心同樂天鑑峯之草堂繼惠遠虎

一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四

一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四
溪之蓮社迨其吉日舉此脩梁突兀東山接靈源之
勝槩岩峩西嶺藉高木之清陰剪剔荆榛旣開三徑
疏治潢潦爰鑿兩池松筠儼以成行荷芰紛而擢秀
滋蘭菊以共畹藝芝朮而接畦嘉橘芬芳綠苞露重
荔支璀璨卅實星垂芳菲不絕於四時泉石粗供於
一壑銅瓶夜汲有風月之陪從蕙帳曉開無猿鶴之
驚怨蓬戶嘗開而雀羅可設花徑不掃而朋簪自來
一觴一味以暢幽懷三沐三薰以語至道細推物理
洞觀天地之情廣覽前言極備古今之變曝然放杖
而笑筦爾抱膝而吟餌藥扶衰願究無生之學登山

臨水終諧樂死之心冒危險以全身已憑天造享優
游而卒歲實荷皇恩敢效歡譔聊陳鄙志

兒郎偉拋梁東日上千峯海氣紅未向扶業倚長劍
且浮瀛渤看珠宮

兒郎偉拋梁西喬木侵天夕照微但得長生歛芒角
最憐新月掛蛾眉

兒郎偉拋梁南翠竹蒼松秀色參南極老人疑我是
笑將白髮照澄潭

兒郎偉拋梁北魏闕迢迢拱宸德斗車錯落轉高秋
帝座熒煌明紫極

兒郎偉拋梁上合璧連珠森可仰寸誠何以格蒼穹
空餘縹緲青霞想
兒郎偉拋梁下秋色初來正瀟灑已慙謝傳臥東山
更愧裴公開綠野
伏願上梁之後年書大有運際中興安枕山林之間
不愁群盜爭席漁樵之侶誰識故侯採薇散髮而爲
物外遊樂聖銜杯而得醉中趣放懷自適與世相忘
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答賓勞

賓勞主人曰蓋聞士生於世不逢則已苟逢其時則

必下收衆譽上結主知舒翹揚英發策吐音隨勢如
轉圜應變如發機默於所當默爲於所可爲服冕乘
軒衣繡執珪澤被九族榮耀一時今子奮身寒苦遭
世隆昌歷金門上至堂載筆螭坳日侍清光曾不能
結舌鉗口循默自守功名富貴計日可取顧乃犯忌
觸諱志濶論踈效長孺之妄發類平仲之遠趨幸蒙
寬恩薄謫坤隅倥傯筦庫沈冥簿書曾不愧悔色澤
膚腴何其謀身之拙而執心之愚乎子殆病矣我其
勞諸主人隱几輒然笑而荅之曰若子之言無自而
可我將勞子而子有何勞於我也尊尊而君卑卑而

臣君臣之義人之大倫襲爵履位上下以際各盡其道非相爲賜故獻言而計效者臣也聽言而出治者君也忠臣不避死以立節志士不求生以害仁知致其在我者而已及其成功則天也昔者呂望興周於屠釣伊尹干湯以鼎俎審戚悅齊桓於飯牛百里奚得秦穆於五羖馮唐以立談而感文千秋以片言而悟武馬周由草茅而合太宗婁敬脫輓輅而說高祖收功當年垂譽千古今予人雖微而屢蒙擢用位雖卑而接於侍從與聞國論職書言動倘遇事而緘默戀爵祿之榮寵雖保身之計得將逆天之是恐觀於

古人槩可考焉舜命臣以弼違孔立教於犯顏周設官以詔嫩而諫惡軻著書以陳善而責難西旅貢獒而召保訓太廟納鼎而臧孫言其驟諫如趙盾其強諫如鬻拳時運而往風流猶傳或伏蒲以移晷或還笏而歸田上足可躡帝裾可牽或額叩於龍墀或血汚於車輪斧鉞在後鼎鑊在前咸蹈禍而無悔豈邀福於未然故能使當世之主勉強以聽感動而悛或藏斷畧以志良諗或存折檻以旌直臣是以士頗得行其道而振其氣雖匹夫之賤而有所伸雖萬乘之尊而有所畏衛先王之正道立天下之公議底生民

之大福爲社稷之長計夫然後士爲可貴也今則不
然上有在聖願治之君下無骨鯁敢言之臣其曠大
之度寬隆之德天覆地載海涵春澤假狂妄之或聞
罪不過於黜謫靡聞抗論危言之士誅戮以竄殛也
而士咸沁沁混混拘拘戚戚取容隄阿擬步踟躕翕
肩蓄縮卷舌噤默觀時低昂逐勢反側保寵祿以饗
富貴其視天下漠然如越人而視秦人之肥瘠譬猶
仗下之馬韉上之鷹飽毛血而不搏飮芻豆而不鳴
俗日益媮士日益輕其何以功利社稷而紀綱朝廷
乎今予惜我以功名富貴之失病我以篋庫簿書之

繁以此見勞又或不然以展禽之仁三仕以三黜以
仲尼之聖委吏而乘田魯連抗志於蹈海仲子辭榮
而灌園子雲不能汲汲而執戟望之不肖碌碌而抱
關士各有志語不同年以此易彼未知孰賢予雖負
於罪戾猶得齒於官聯職事粗辦逸居飽食入則左
圖而右史出則前溪而後山從吾所好其何適而不
安也且予聞之天迴地游日居月諸塵跡俯仰急景
須臾藹馳空之野馬忽過隙之白駒旅浮生於萬世
寄眇質於八區守滿堂之金玉眷疆名之妻孥節槩
不立道義缺如自昔富貴而磨滅者不知其幾咸梗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四
五
莽而丘墟方竊竊然自以爲智不亦愚乎且夫禍福倚伏變化杳冥震盪迴薄未嘗暫停彼秋之搖落爲春之敷榮彼冬之凜冽爲夏之歆蒸霽極則雨晦極則明剥終則貞否終則傾管仲射鈞卒爲仲父傳說胥靡乃相武丁體道出處因時止行窮非我病逢非我榮雖死生不足以動心又何富貴之與功名抑又聞之道貴常虛物禁太盛富爲怨府貴爲禍柄隙不在大力難久勝德裕釁兆於奉策霍氏禍萌於驟乘與其一跌而赤族曷若退居閑處樂天而知命予方築室山林買舟江湖真蒙貸宥得歸故廬樂惠山之泉石友梁溪之龜魚圃有松竹几有詩書晚食當肉安步當車玩意寂莫遊心物初以此終身又安知榮辱利害之所如也若夫方朔以滑稽而玩世欽明以姦諛而託儒主父願烹於五鼎伯倫寄傲於一壺商鞅挾三策以鑽孝公終軍請長纓而繫匈奴韓非立言於五蠹孤憤之說蘇秦勵志於捭闔揣摩之書僕誠不能與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之拙愚

釋疑

宣和改元夏六月京師大水自都城之西渺如江湖不見涯涘踰汴堤循顧子門以及北郊浸辟雍蕩玉

津園以及藉田漂溺廬舍人畜不可勝計於是諸門
悉土藉新城以爲固獨東方門南界泮堤北距夷門
山水所不至而去都城十餘里決泮渠灌田野間以
殺水勢於是漕運不通而畿甸悉罹水患矣先是累
雨有異物形如龍蛇自雨中降獲而殺之識者以爲
水祥已而果然予時僉員左史心獨異之竊觀主上
降詔遣使所以憂勞者甚厚在位者緣此必有發憤
納忠之人乃寂不聞愚戇不能自己因奏疏論列大
意謂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以災害未易弭必有
銷伏之策宜寅畏天戒招徠讜言且請因侍立許直

前奏事以盡所欲言疏奏屏息以俟翌旦造朝侍立
如常儀旣而宰執奏事班退傳旨閣門令先退不復
得對因上章待罪遂有沙陽之謫客有獻疑者曰有
官守有言責予以記注爲職無言責而論事非侵官
乎予應之曰古之爲臣者皆可以有言於君故有師
箴聵賦矇誦百工諫近臣盡規之義後世官守言責
旣分則獨執政大臣侍從論思獻納之官與夫任臺
諫之職者可以言天下事左右史雖卑然日侍天子
清光以記言動居兩省綴侍從末遇所當論者論之
乃其職也曷爲侵官昔唐魏謩由右補闕遷起居舍

人文宗謂之曰事有不當毋嫌論奏暮對曰臣頃爲
諫官故得有所陳今則記言動不敢侵官帝曰兩省
屬皆可議朝廷事而無辭也祖宗之制雖館職許論
事况左右史乎馮京范仲淹皆以左右史論事罷去
唐介文彥博相與廷辯則蔡襄直前論之以所論不
當爲罪則有矣未聞以侵官爲罪也子曷不責今之
不言而曠官者顧乃責我以侵官耶客曰然則近世
任此職曷爲無論事者予應之曰左右史去侍從一
間耳幸而不以罪去給札召試則進居侍從之列今
人以得侍從爲榮故例爲循默以俟遷耳客曰然則

吾子胡不爲之意有所蓄姑俟他日未晚也予應之
曰是何言歟人臣以利爲心者可與事君也乎哉貪
位慕祿遇事循默而不敢言非以利爲心歟以利爲
心則亦無所不至矣且士氣不振久矣在下者惟知
爵祿之可貴而決性命之情以爭之在上者惟知爵
祿足以籠天下之士而視外廷之臣箴如也予爲此
懼竊不自量欲以區區之身而救一時之弊豈苟然
哉况夫以左右史爲未可言而必待侍從以侍從爲
未可言而必待執政以執政爲未可言而必待宰相
以宰相爲未可言而又必待其時則果何時而可以

言耶此特保富貴爲妻孥計者之論耳未可與語以
道事君之說也客曰當其可之謂時故言於可言之
時則從言於不可言之時則凶今子之言時乎予應
之曰當其可者謂當夫事之可者也當夫事之可則
爲時故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如必待其時之可則
龍逢比干之徒當爲罪人矣昔之君子於邦有道則
危言危行故鯁直之論必陳於聖明之主而防患之
說必出於治安之世禹之戒舜以無若丹朱傲惟慢
遊是好太公之訓武王以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以帝
舜武王而其臣之所告者若此何哉愛君之誠深則

納君之言切也客曰子之職當言而時可言則吾旣
得聞命矣敢問子之言曰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
因災害未易弭必有錯伏之策夫災異之說起於漢
儒今子之言若是揆於吾聖人之學得無戾乎予應
之曰昔高宗有雉雉之異而祖已訓王以先格王正
厥事宜王遇旱暵之災側身修行而王化復行孔子
作春秋於災異必書所以謹天戒也漢儒乃附會而
爲之說牽合穿鑿使人難信此所以得罪於聖人若
夫遇災而懼正厥事以謹天戒乃吾聖人之旨也何
戾之有客曰借使子得請而直前則所論者將何爲

予應之曰孟子不云乎正君而國定矣所謂正者
豈事事而爲之哉特在夫心術之間耳茲事體大未
可以立談判也客愕然曰曩也吾有疑於子今聞子
之言渙然冰釋矣因敘其語以爲釋疑論
州會而
州會而
王山對注
王山對注
五嶽之名若岱宗謂告代之所嵩處中而特高衡居
下而適平其理皆可以意推獨華山命名之義最爲
難曉字說謂華西方嶽也故指所生物與琥同意說
者曰白虎通謂少陰生華夫物以春華故素問言天
地氣交萬物華實西方乃稔歛之地何華有之又曰

華山有蓮華峯其上生蓮華邊之詩所謂太華峯頭
玉井蓮是也指所生物因是得名夫草木之華皆華
也何獨取夫蓮華而謂之華哉竊嘗疑此說以爲未
然元符間予西遊過華陰縱觀太華自平地斗起數
萬仞氣象雄偉與衆山之遷迤不可同日語也今來
沙陽見其圖於羅丈疇老家疇老頃常官華州得此
圖尤不失真開視恍然與昔見無異因得其所以命
名者周官曰使無華離之地禮曰爲天子副厥則華
之凡有所分者皆謂之華故草木之華謂之華者以
其分故也山之形類多上銳獨太華其上翼然分而

爲二如草木之華故名曰華者以山之形名之也其
傍小峯與之相類則曰小華山意可見矣以經考之
凡山之名有曰熊耳者有曰龍門者有曰砥柱者有
曰析城者皆名以山之形奚獨於太華而疑之事不
親見而爲之臆說可乎此不可以不辯官華州縣地
漢郡戒貪 賦與衆山之靈不而曰請出今來
盜入梁谿之室探囊發篋得白金器數事因警而逸
候人疑而訊之色變執於有司計贓抵罪其法當黥
梁谿愀然曰之盜也妄意室中之藏朝思夕計以迄
于成惟一貪心更無他法方其始入於吾之室也自

謂得志慨然負匱挈篋擔囊而趨不幸而警所得不
足以克其欲則噉然有不滿之意迨執於有司也曩
之所營度而探取者無一可得而得其罪焉與夫世
之貪者亦何異今有人焉挾穿窬之器乘間抵巇幸
人主之不悟以取富貴爵位極矣金繒溢矣子孫官
矣猶且噉然有未足之心一旦溘先朝露則向之所
貪者無毫髮之得而所造諸業種種現前獨以身當
之淪入若趣有至於積劫而不能脫者自智者觀之
其異於此盜幾何因書之以爲貪者之戒

書事

書僧伽事

世傳僧伽爲觀音大士化身其神變示現之跡載於傳說著於耳目不可勝紀予獨書其近年親所見聞者三事政和五年予自考功員外郎告假于朝迎親吳興是年秋還抵泗上謁僧伽塔將修供塔下其日天未明普照長老肫齊走人報曰塔有光相宜速至瞻禮予奉親攜家以往則日始出矣有青色光自相輪頂如倒浮屠上屬霄漢觀者如堵固已嘆異得未曾有及辰已間天無纖雲秋日愈明而塔之西北隅第四級銅鐸中現大寶珠色如爛銀如水晶旋轉不

停光彩炫燿錄人精目凡一餉時若有掣之者珠自鐸口中入而第五級鐸復吐一珠與前珠等須臾入者復吐吐者復入塔之三隅自第四級至第十三級衆鐸皆然惟東南一隅正與日對珠隱不現其楹楨間小鐸中亦各有珠垂布周匝璀璨相射如白月晝燃百千燈照滿一塔空中寶光飛騰往來大者如星小者如舍利熠燿續紛若可承攬至午未間方漸隱去如是者凡三日而後已時部使者張根劉燾奉使徐裡郡守吳公懋與其僚屬畢會士庶瞻仰謂自昔顯宗神變未有若之盛者其後肫齊具圖以聞有旨

賜號摩尼寶光之塔此一事予得于所見者八年東
甬大水泗上尤甚淮瀆泛溢不及城者數板城門不
固水夜自門以入所漂蕩者凡千餘家人情惶駭莫
知所爲方擾攘中有僧持鉢以乞或以餌餅施之且
告之言此何時而乃求化耶僧笑不答袒去上服徑
趨入水其去如風俄而城樓自摧正湮水道于是人
力可施水患遂弭詰旦官吏按視城樓之摧斬斬然
無尺椽片瓦之遺積於壞門如累壘然始知是夜乞
食者乃僧伽也郡官相率禮謝塔下開菴則所施餅
餌尚留鉢中此一事予得於所聞者明年改元宣和

其夏京師積水暴集都城之外浩如江湖是時僧伽
出見輦轂之下者凡三初見于感慈塔若揮扇然又
見於天清塔又見於相國之東塔皆從二侍者爲行
道相都人瞻禮闐隘衢巷已而水退都邑底寧有詔
進封普慈巨濟大士秩視伯爵誥命之辭有曰其儀
屢見萬目具瞻巋然靈光佑我昌祚蓋謂此也予時
自左史謫下去京師此一事無得于見聞者惟普慈
巨濟大士滅度至今五百餘年而乃以光景形相威
神神力與人相濟拯危弭患靈跡顯然如常住世蓋
其誓願宏深神化自在具大慈悲與此土衆生有大

因緣故能示現昭昭若此世謂觀音化身而維摩詰
所說經亦云菩薩住不可思議解脫門能以神變作
諸佛事攝受衆生寧不信歟故予直書所見聞者著
于篇文不雕飾使深達實參修菩薩行者有所稽考
凡與見聞皆發信心皈依妙覺時宣和二年三月二
十五日昭武李綱沙陽寓軒書

彭器資尚書初擢第爲天下第一東歸道南郡謁杜

祁公語既久祁公教之治生事器資退而思之不曉

其意來日復見問其故祁公徐曰無他觀公志氣欲

立名節夫欲立名節者非有生事使無顧念妻孥之
憂則不可於是器資深服其言噫中世士大夫以仕
宦爲家不治生事者十常六七位朝廷任言責者雖
有可言之資徃徃退顧無所歸爲妻子計鉗口結舌
者多矣間有不恤此者言出身貶妻孥流離困餓無
以糊其口於四方至使流俗指之以爲戒可不悲哉
觀祁公之言乃知前輩思深慮遠後進之士不可不
知也

書韓魏公事

歐陽永叔嘗問玉局曰魏公立朝大節孰爲難玉局

曰莫難於定策未叔曰設使吾輩處此時當如何玉
局曰想亦當然未叔曰吾輩皆能爲之何難之有玉
局曰然則孰爲難未叔曰方英廟初立母后垂簾一
日簾中出文字一卷皆訴宮禁中事其辭甚切公以
文字置懷中徐曰是必有內侍交構兩宮者簾中曰
有之因舉其姓名公曰容臣還處置既歸省取懷中
文字焚之命堂吏書空頭謫降勅徧簽執政且命開
封府擇使臣一員步軍司差禁卒二十人呼簾中所
舉姓名內侍至都堂立庭中面責之填勅編置嶺外
使臣禁卒即日押行來且見上具道所以於是兩宮

遂寧若此者乃所謂難故余作畫錦堂記言公不動
聲色而措天下於太山之安蓋謂此也王巖叟著魏
公別錄逸此一事因書其後

書曾子宣事

三山周之夔章甫訂

紹聖中董敦逸爲侍御史奏疏論宮禁中事哲廟怒
甚將加遠竄宰執無敢言者子宣適與三省同進呈
因奏曰敦逸庸人不足惜以言事不當而遠竄所
可惜者朝廷之體適使敦逸得重名耳宰執亦以爲
言哲廟怒稍解其命遂寢蘇景謨親得此事於子宣
嘗以語予因曰人臣不識忌諱犯人主不測之威倘

有惜朝廷之體以一言救之者其罪必解昔退之論佛骨事憲宗將抵之死裴度救而獲免劉禹錫出守播州度亦以母老為言遂易連州古人類多如此今不獨無救之者因而擠之又下石焉者多矣此風不可復見可為歎息無效言者于宣徽與三省同奏呈除望中董煚等為翰林學士與裴度等言禁中事許龍文文字書曾于宣事書空頭論降勃備發執政且命開公限幾與此一專因書其對禁卒二十人呼簾中所禁之而許天年飲太山文安蓋謂此也王巖叟嘗賤徽寧表此者以他階職始余於畫廳望階言公不憚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十五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十五
宋徽宗御筆詔書記
皇帝在御之不載歲次甲寅冬十月叛臣劉豫借助強虜稱兵南牧侵擾淮壖邊奏來上有詔親征戎車啓途六師雲集號令賞罰悉出宸衷將士奮勵人百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五
其勇捷音載路屢奏膚公虜氣震讐潛軍宵遁策勲
飲至慶賚畢行皇帝慨然悟前日退避和議之非治
兵飭備有不可已者乃以寇退之初圖爲善後之計
發德音下明詔以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方詢于舊
弼微臣嘗叨近司亦與諮訪之列竊自惟念受知最
早荷恩特深平時常恨屏跡遐遠徒抱孤忠不獲以
芻蕘之言達于丹宸恭承清問其敢鹵莽滅裂以對
旣竭鄙慮條具上聞仰塞詔旨又以朝廷根本時務
之所當先者六事冒瀆天聰惟是學識迂踈言辭拙
直大懼不足以裨廟筭之萬一伏蒙聖慈容以天地

之度燭以日月之明赦其狂瞽而察其拳拳之忠親
御翰墨降詔褒諭所以寵綏之者甚渥訓辭溫厚有
金聲玉振之章筆蹟瓌竒有鳳翥鸞翔之勢天光下
逮蔀屋生輝顧臣愚庸何以稱報竊觀自昔帝王當
承平無事之時圖廻治績未嘗不以求言爲急務故
堯有衢室之咨舜有總章之訪禹重昌言湯稱好問
况於履艱難之運建不世之勲哉秦詢黃髮而霸業
成漢屈群策而帝功立光武用寇鄧耿賈之謀而炎
運復興太宗聽房杜王魏之言而唐室大競古今一
理何莫由斯仰惟皇帝圖治之勤求言之切博詢精

詳斷以必行無愧前古則夫并天下之謀兼天下之
智以大有爲脩舉政事震耀威武削平僭僞底定中
原紹復祖宗之大業以致中興有不難也臣雖衰病
待盡山林傾耳拭目猶庶幾及見之謹以御筆詔書
摹勒成碑以昭示天下使知聖君不忘舊臣詢事考
言樂取諸人以爲善如此用爲獻言者之勸不其臆
歟紹興五年歲次乙卯九月二十有五日具位臣李
綱謹記并書

道君太上皇帝賜宋喚御書跋尾
宣和內禪燦然明白與堯舜比德視唐三宗爲不足

道靖康之初金狄犯闕道君南幸淮浙淵聖固守京
師兩宮間隔陰有小人交聞其間所以寇退二聖重
歡畧無疑阻者實賴不二心之臣調護之力也至靖
康末在廷之臣多罷去以唐恪聶山耿南仲父子用
事專以離間爲進身固寵之資偃然自謂外敵之不
足慮迨虜騎再至道君不得行入居禁中淵聖始感
悟罷唐恪相出聶氏耿氏父子奉使割地稍召還舊
人然亦已晚矣都城旣破翠華北狩天下臣子所同
憤慨咸謂敵強我弱之所致不知禍變之興以小人
離間爲基胎也夫處人父子間號爲至難况當國家

艱阨之際宗社生靈安危休戚之所繫哉其後唐恪
仰藥而死聶山爲絳人所誅耿氏父子全家陷沒相
繼殂隕天之報施豈不昭然方靖康丙午春臣備位
樞廷被旨奉迎道君於南都時徽猷閣待制淮南江
浙荆湖制置發運使宋喚適自淮甸召還入對又奉
淵聖御書如行宮邂逅相見甚欵聽其言蓋惓惓有
意於兩宮者及紹興丙辰夏臣承乏江西帥事復與
喚會於豫章喚出示道君御書所以褒獎之者甚厚
翰墨如新伏讀相與流涕乃知前日之言信不誣也
追思往事十有餘年如一夢間鑿與滯於沙漠而未

還中原因於蛇豕而未復痛心疾首不若無生今者
天啓上心念父兄之辱親御戎輅以臨大敵將士奮
勇盡殲醜類靈旗所指其將恢復境土迎兩宮以還
故都有問安侍膳之期乎杜甫有言周宣中興望我
皇灑血江漢長衰疾此微臣今日之志也紹興六年
十二月十四具位臣李綱拜手稽首謹書

靖康皇太子學書跋尾

靖康初綱備位樞廷嘗一日同宰執奏事內殿蒙恩
賜坐啜茶有旨召皇子國公出見宰執小帽窄衫玉
束帶升自東廂至御座前奏問聖體西鄉與宰執相

揖日角珠庭眉目如畫進止雍容儼若成人群臣咸
竊竦歎後一月遂正東宮位號是年冬金寇再犯闕
都城失守二聖蒙塵皇太子亦北狩天下聞之莫不
痛憤嗟乎生帝王家正位儲貳有溫文之德有天人
之相一旦倉卒至此天命之所以難諶也方淵聖東
宮時嘗以皇太子學書一幅贈詹事李公家藏至今
其壻許忻出以示綱覽之流涕謹誌其末庶幾觀者
知流傳之所自云紹興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具位李
綱跋

跋了翁墨蹟

余政和乙未歲自尚書郎謁告迎親霅溪時了翁自
天台歸通川與余相遇於姑蘇一再見有忘年之契
後四年當宣和之初余以左史論事謫沙陽了翁方
居南康其族人陳淵幾叟往見之余因寓書通慇懃
且以序淵弁致意焉既而了翁答書辭意懇懇至
舉狄終其及本朝李文靖王文正二公事業以相勉
予竊惟公相期太過非所敢當也又後七年靖康改
元歲次丙午天子初內禪金狄犯闕余蒙異恩自奉
常不旬日擢叅大政實總軍旅之事踰月寇退宗社
已安四方救寧叨處樞輔追感知已恨公云亡不及

見也未幾出使宣撫河北河東兩路月餘而罷旋即
竄貶由建昌再謫川峽適盜據荆南路梗少留長沙
前京畿提刑王君以寧不知於何處得公答余書橐
獨闕其首數句示余俾追思補亡慨念平生爲之流
涕教授吳君致堯復出公墨蹟數帖求余跋開卷讀
之凜然如對面而聽其壘壘之言也吳君嘗從公遊
篤善好學因錄余書序及公所答書并以遺之以答
其意且見公知余之厚云靖康二年四月三日武陽
李綱謹跋

子美魏將軍歌贈王周士

書

余趣寧江謫所取道湘潭王周士出高麗紙求書時
金寇再犯闕將半年未解余聞召命將糾義旅以援
王室萬一不捷當遂以死報國矣周士未果行而許
爲之繼因書杜子美此篇遺之以激其氣云靖康丁
未孟夏四日武陽李綱書于長沙漕司之翠藹堂

跋子翁書杜子美哀江頭詩

可齋陳瓘也閩之沙縣人

子翁得邵康節易數皇極先天之學心解神悟多能
前知如丙午歲事嘗爲所親者預道之壬寅春公未
沒前數日其孫壻蕭君建功以紙求字公爲書老杜
哀江頭一篇乃絕筆也非惟筆力遒勁畧無衰病之

氣蓋寓意靖康之變於其間以公之學精微知數之
必爾而平生議論慨然不少屈折雖流離顛沛妻子
至凍餓而不顧可謂不以天廢人矣蕭君訪余於武
昌出公書以相示爲歎息者久之余嘗著論古人處
天人之際者正與公合因并書以遺之使讀者知公
於古人無間云

跋了翁自跋敢疑論後
了翁晚年嘗語所親曰吾往年以論事遭憂患他無
足恤所懼惟死耳今則死生皆置度外未嘗動心觀
其自跋敢疑論後殆懼死時語也其後謝謫官表云
海島萬里不如無子之無憂江湖一身彌覺有生之
有患則了無懼意夫死生亦大矣以了翁之學至晚
年然後不以動其心其難如此學者可不勉哉

書襄陵春秋集傳後

許襄陵字崧老名翰與忠定公及吳元中同時爲賢宰執

孔子道大天下莫能用因魯史作春秋以俟後世君
子雖其義難知然大旨不過尊王黜霸褒善貶惡內
諸夏外夷狄志天道謹人事而已春秋經世其言簡
而法三傳締經其說博而詳簡而法者必待夫博而
詳者載事實釋義例然後聖人之志因以不泯猶天
之垂象昭回森布推步占驗非得其石之書則何以

仰觀此三傳之於聖人所以不爲無功也然三家者所聞見異辭所傳聞異辭各有所長而時有異同不合之說則學春秋者宜精思深考揆之以道索之以理取其是而去其非則聖人經世之志得矣或者舍經而信傳則是得枝葉而忘根本也棄傳而觀經則是去其石之書而窺天也二者胥失余患此久矣襄陵許崧老作春秋集傳取三家之說不悖於聖人者著之篇而刪去其所不然又斷以自得之意有發於三傳所不能言者余得而讀之廓然如披雲霧而觀天日之清明燦然如汰沙石而見金玉之精粹然後

知三傳果有功於春秋而集傳又有功於三傳至於斷以自得之意則與夫三家者齊驅並駕其於學者豈小補哉噫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蓋華削之際游夏不能措一辭使得其時而道可行於天下則誅賞廢置宜如何哉雖不見于行事而垂之空言猶足以使後世知君臣父子之道故太史公曰有國者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者不通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者不通春秋之義必陷於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爲

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則學者其可不盡
乎欲盡焉當自此書始建炎己酉歲正月五日武陽
李綱書寄崧老易傳後其言變事而不以變事爲
不味書寄崧老易傳後其言變事而不以變事爲
曳其輪之象妙處在曳曳者自後牽車以緩其行也
坎爲輪輿旣濟未濟互體皆有坎而初九九二處其
後故象爲曳其輪睽體亦然故六三之見上九爲見
輿曳自六三觀之則上九處坎體之後疑其無適已
之意故也曳之象皆在陽爻則非才之剛而孔武有
力者安能曳車以止之哉至賁之初九亦處坎體之

下則以舍車而徒爲象此之謂唯變所適由是觀之
豈非字字有象而互體之類曷可少哉此秘殆亦昔
人所未覩也前所錄數十條皆考於象而爲之說旣
與世之說易者不同於襄陵易傳亦有合不合者願
叅考之取其是而削其非因風詳誨爲望聖人立象
以盡意雖如觀天之不可窮然意之所在要有至當
去處吾儕卽象以求之正如法家斷案鋪陳法律求
所以當其罪而止耳不當其罪則以笞杖爲徒流相
去遠矣此所以必資於講貫之益在覓君子以朋友
講習理義之說孰有大於此惜乎江海之遼絕而音

問之難通也此編切勿以示人非唯尚口乃窮之時
不足以取信於世亦其間有未安者隨得隨改也所
著易傳九卷總論一卷外篇釋象十卷訓辭三卷明
變類占衍數各一卷合二十二卷俟定居當悉錄致
左右以求証明唯痛加斤斧乃所望也

跋歐公書

歐陽文忠公書清勁自成一家公嘗言學書如逆風
行舟用盡氣力不離本處蓋不以書自許士夫寶藏
其蹟非以名節可貴故邪意外得謗無如公者賴韓
富諸公辯明之乃得自白于世故陳瑩中嘗跋其書
云使嘉祐前見此書者皆如今日則朋黨之論何由
而興東坡亦以憂奠之後履傳千祀證之艱危多在
於生前而是非常定於身後可勝慨哉

跋司馬溫公帖

朝廷之上事貴當而不貴苟寬言貴盡而不貴苟合
苟寬則姑息苟合則雷同而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熙
寧間犯謀殺者聽自首減等非不爲寬而廷臣毅然
爭之反覆論難不已至有以罪去者懼姑息之爲害
而展盡底蘊不敢爲雷同之說也當是時去嘉祐治
平未遠其遺風餘澤能使士大夫如此豈不爲天下

福哉數十年間士風一變以馴致禍亂其源非無所
自也觀司馬溫公與劉公帖推許之重乃至是前輩
之意遠矣夫雖不以至前以罪去者雖或忘之然
魯公草書摹傳於世者多矣此帖尤奇雖筆勢屈折
如盤銅刻玉勁峭之氣不少變蓋類其爲人柳冕唐
名士也魯公名呼之而自稱老夫亦可以見當時士
契之梗槩云非魯公書也
而地慶餘長老開堂疏跋尾
右建州大中寺長老慶餘師再開堂疏先公太師所

作也元祐中先公任松溪尉師住邑之中峯寺語道
相契數以手帖往還時叅政呂公謫居建安嘗詢衲
僧中可與語者先公以師對呂公諭州郡請住大中
寺學者雲集凡半年餘呂公一日約先公同游武夷
山及歸則師已遷化一復時矣方其示寂升堂集衆
告辭踟躕而逝經一晝夜顏色不變呂公泣涕痛悔
恨未嘗款叩師之關鍵先公謂師平日所得奇特盍
歸誠祈懇倘能復來呂公焚香再拜親以小磬就師
耳根擊之至數十聲師忽開眼笑曰已相別何必尔
爲公當再留七日遂下坐復居方丈呂公咨問道要

且請師再開堂以疏文屬先公撰述其間有維摩示疾而莫匪爲人阿難辭世而重來說法之語蓋紀實也既七月再升堂而化日公爲作碑且載本末置寺中宣和元年綱自左史謫沙陽道建安遊大中寺猶及見碑讀之一再過私竊歎仰後十四年紹興壬子歲被命宣撫荆湖經由建上屢經兵火寺宇僅有存者問禪所在則已亡矣爲之歎息又三年有住持龍山僧元植者師之法眷也間嘗訪師遺跡惠然見過出先公所與師手帖以相示翰墨如新讀之法然因留藏于家傳示子孫而爲親書四帖及開堂疏以遺

之用慰其心且使世之學佛者知道力之固死生一如去來自在有如此者紹興五年八月五日具位男

綱謹書

附錄慶餘長老開堂疏

此忠定公尊人修撰公贈太師諱夔所作也

法門差別善財勤南歷之誠祖道流通達磨露西來之肯萬派殊流而宗於一海千年暗室而破在一燈雖桃發前村自含真諦而琴逢妙指方暢清音喻之者良馬見鞭迷之者癡猿捉月蓋飯色之殊寶器所感不齊則藕絲之掛須彌終難信解不有宗匠誰爲津梁餘師上人物外逍遙法中奇特

爲已則心境俱泯應機則殺活臨時禪律通融昔
契樂天之問雲山靜遠今難思大之居而况維摩
示疾而莫匪爲人阿難辭世而重來說法旣俯從
於輿願宜遂演乎潮音肯冷雞嶺曇花不開閩嶺
必使曹溪法雨重灑建溪至道不煩當仁不讓謹
疏

唐子方林夫送行詩章表跋尾

竊觀唐質肅公論潞公燈毬錦事有以見當時士氣
何其忠厚之至也夫大臣邀寵進不以正臺諫論列
乃其職也人主未察震怒竄貶亦理之常而在廷之

臣中執法如王舉正史官如蔡襄皆抗疏直前以營
救之能文如梅堯臣李師中之流又作爲歌詩敘述
歎賞以激義夫之氣天子悔悟卒行其言不旋踵徙
內地召還復用嗚呼茲非士風忠厚盛德之事耶其
後諫院公亦論荆公於熙寧間觸權臣怒謫官嶺海
當時名士以詩送行者雖不乏人而營救之風則亡
矣一斥不復卒使抱義納忠之臣流落以死其視嘉
祐得無愧乎至元符中道鄉鄒公以論椒房事遠竄
則餞送者悉置典憲中丞安敦彈奏猶以爲輕望其
據義以爭難矣誰復敢以詩章指時事而揄揚其美

哉茲風一扇士氣頽靡習熟見聞以鉗口結舌爲當
然任言責者不過抉摘細故以塞責隨時俯仰以爲
進身之資甚至顛倒是非變亂自黑以惑人主之聰
明其宵長慮却顧爲防微杜漸之計邪燕山之役廷
臣無一人言職此之故馴致禍變至今爲梗非無自
而然也由是言之祖宗謹擇臺諫使之敢言以舉繩
愆糾謬之職涵養士風使之忠厚以盡激濁揚清之
義豈非制治保邦之要道歟唐氏父子繼論時宰於
權寵方隆之日面折廷諍無所顧避使名節之美萃
于一門可謂賢矣復用與不復用固不論也然二公

之歿碑誌不立其族子邵陽太守遵懼歲月之綿遠
而前德之堙墜哀集章表及送行詩等合爲一卷將
刻諸石以垂不朽其意豈獨貽訓後裔爲家世光哉
使士大夫知前輩風節凜然若此有補天下多矣紹
興五年歲次乙卯八月十八日武陽李綱伯紀書

張嵇仲樞密遺藁

嵇仲名叔夜卽平

宋江方臘之亂者

人材因事而奮節義臨難乃顯蕩陰之役血濺御衣
獨有一嵇紹安史之亂首倡義兵獨有一顏真卿朱
泚之變叱三館之士使不從賊獨有一何蕃豈易得
哉靖康之季分四道總管以衛王室及金寇再犯闕

或擁兵坐視而不進或棄軍遠遁以自全獨樞密張公總師西道轉戰以達都城所謀不從城陷被執猶惓惓抗章欲立趙氏其忠於國家大節如此雖古人何以加諸綱頃執筆螭均寓直東省公時夕拜瑣闥周旋甚懽迨靖康間宣撫兩河薛公之子叔獻以從嘗見所與家問勉以忠義因以歎服其後聞公遂死國事爲之流涕自靖康至今十餘年叔獻持節江東綱帥守豫章相遇於貴溪道中出示遺藁數軸讀之不覺淚之承睫也嗟乎士固有死非死之難處死之爲難也如公之死得其所矣彼忘義而偷生者得

不愧哉

蕭子寬哀辭

富貴而壽子孫蕃昌此世之所謂福也貧賤而夭子孫不振此世之所謂禍也福善禍淫者天也而致之者人也雖聖人立言垂教使人勸善而懲惡亦不出於此矣然而天之道幽遠而難必爲善者未必福故以原憲之賢蓬戶而甕牖以展禽之聖遺佚而阨窮好學如顏子而早死信道如楊雄而無後是福善之道有時而不明也爲惡者未必禍故以屠沽斗筲之才乘時而致顯位以駟僮負販之術殖貨而比封君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五
殘如盜跖而得終其天年酷如杜周張湯而子孫咸
顯大於當世是禍淫之道有時而不行也夫得福者
君子之常而及禍焉者君子之不幸也得禍者小人
之常而及福焉者小人之幸也將處夫幸不幸之間
固未可必而君子之所以治心修身尊德性而道問
學者蓋專以自爲豈竊竊然以是徼福於天哉問學
已明德性已成志氣之修其視富貴如浮雲精神之
全其視身世如夢幻若然者雖貧不慊于貴雖夭而
有所謂不亡者存雖子孫不振而有所謂傳而不知
其盡者存榮辱驚懼不入於胸次其精神志氣足以

傲睨天地而與外生死無終始者爲友又奚禍福之
足云昔者吾友子寬嘗從事於斯矣子寬姓蕭氏名
愷世爲延平之尤溪人博學好古凡六經諸史百家
之言陰陽五行天文地理之學貫穿馳騫無所不通
與人持論辯博閱肆聽之纒纒忘倦尤善著書自成
一家言其爲人孝友愷悌敦尚節操於世味泊如也
然而學成而道益窮志立而身愈固自擢第歷官幾
二十年而位不升於朝列負郭之田不足以糊口官
于南雄不幸道疾而死而年不迨五十傳家惟一子
且以疾廢是君子之所謂不幸者舉集於其身自世

人觀之其不可哀也耶然子寬於予平昔最厚善予嘗從容叩其治心修身之說高明穎脫無所滯礙非徒言之亦允蹈之故其生也能輕富貴而甘貧賤則其死也所謂壽而不亡傳而不知其盡者必有在矣世人哀之安知其不以此而復哀世人也予懼世之不察者致疑於其間故爲之作哀辭以道意云自歎有美一人兮外和而內剛韞金玉之精粹兮佩蘭茝之芬芳苞古今於學問兮達至意於文章位不足以稱其德兮祿不足以養其生謂難老而早死兮宜有子而病狂哀善人之不淑兮信天道之叵量惟君子

之脩身兮貴力學而自強蓋端以爲已兮豈責報於彼蒼存一氣之孔神兮體此道以翱翔齊死生於晝夜兮何富貴之足減觀吾身於露電兮顧委蛇之何傷並天地以悠久兮與日月而爭光外萬物而獨立兮謝塵寰於粃糠嗟世俗之迫隘兮咸物逐而我忘眇所得之毫釐兮遽氣盈而志張廓宇宙以遐觀兮寄一身於八荒前千古之悠悠兮後百世之茫茫儉榮耀於瞬息兮將見咲於大方夫豈得擅而有之兮溘朝露而泯藏與草木以同腐兮何山高而水長惟夫子之英爽兮顧死生而不忘託友義於斯文兮庶

德音之播揚合時而不可言文其德合

死難而公哀之如此此其所以為忠定也

靖康改元之夏金人攻圍太原聚重兵河北境上余承乏樞廷被命宣撫兩路以真定帥資政劉公為副秋七月余得旨駐師懷州劉治兵遼城以王淵王瓌鄭建雄統制軍馬時制置使解潛龍圖閣待制折彥質主隆德府路都統制折可求都轉運使張灝主汾州路期以七月末進兵獨解潛與虜騎遇南北關方戰而潰餘皆不進余上疏請治諸將不如約者且止

諸司無得專達一聽宣撫司節制以議再舉不如此必誤國事願乞罷去有旨召赴闕議事而以种師道代時八月二十三日也巳而師道病死軍中即以劉公為宣撫司折彥質副之其冬金人兩路深入劉公造朝城陷遂死節於虜營嗟乎士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非死之難處死之為難也處之而是如張巡之守睢陽其食人以為糧者可畧也處之而非如樊系之草朱泚冊文冊成而後仰藥又何補哉方靖康之末天傾地覆君臣易位朝鮮仗節死難之士幾何不為夷狄所笑而劉公毅然不以用舍動

其心視死如歸遺書其家陳義可觀足以激懦夫而
羞失節之伍豈不誠丈夫哉使其平生行已不無瑕
類猶可以大節而掩小疵矧夫愷悌之德強敏之材
疏通之智如銘議之所載皆有大過人者是宜贈典
褒崇錫諡忠顯天子親書其碑額以垂榮於無窮也
余與公幸有一日之雅其子子羽以墓銘謚議來求
挽章余謂旣葬則挽章無用作哀辭以慰其心焉其
詞曰八月二十三日也

士有一死處之爲難死得其所名重太山猗嗟劉公
惟人之傑舍生取義成此大節夷狄歎息矧惟士夫
激懦愧媮名教之扶美謚易名宸章篆碑爲宋忠臣
萬世同輝我作哀辭以慰其子勿爲公哀公實不死

弔國殤文歷敘中人監軍之弊足爲炯鑒

宣和元年春用師西鄙熙河帥劉法與其軍俱殲用
事者以違節制罪之贈典不及予竊哀焉作斯文以
弔之其辭曰

夏人不賓兮西鄙聳驚蝟結蟻聚兮屯羊犬之羶腥
帝赫斯怒兮命諸帥以徂征哀師鞠旅兮致天討於
不庭叢尔小醜兮仇大邦匿其精壯兮示以不爭王
師如入無人之境兮遠捷奏於三城縱四路之分入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五
今以全力而當熙河之兵惟熙帥之寡謀兮知不可
而弗明統十萬之驍勝兮謂可以深蹂而橫行路遣
廻以崎嶇兮山斗絕而崢嶸決積水於千仞兮灌長
波於聯營師不戰而自屈兮雖有智何以施其能墮
黠虜之計中兮失天時與地利顧出塞之幾何兮亡
隻輪與匹騎豈無偏裨之勇畧兮與士卒之猛鷲棄
甲冑之精堅兮投器械之犀銳山積雲委不可計數
兮咸舉而填於廬山之壑推於饑虎之喙彼本兵之
何人兮方懼罪而自爲計匿實狀而不聞兮謂馬蹙
而崖墜士卒散于逋逃兮將吏殞於自斃痛忠魂之

誰訴兮激壯士之憤氣惟一勝而一負兮乃兵家之
常勢柰何不使吾君之得聞兮以邊事而爲戒邈九
重之高深兮豈天下之耳目皆可以欺而蔽也嗚呼
噫嘻想夫貔虎之將熊羆之師耀日戈甲蔽野旌旗
力蹙勢窮漸車裂帷鼓聲不起士氣已衰進不得戰
退無所歸魚驚沸鼎獸駭危機方腹背之俱潰何辰
牙之可施蹈踐紛籍奔崩流離血膏草莽骨委山陬
氣鬱鬱以衝漢魂惛惛而曷依兵有節制固不可違
若李廣之失道與張騫之後期或逗遛而怯敵或敗
北而喪師失軍事之機會故可以違節制而罪之豈

有肝腦塗地身首分披執干戈以衛社稷援枹鼓而
死邊陲忘其大烈據此細微縱一帥之有罪顧三軍
之曷其贈弔不及賻賵不時沒者已矣生者長悲其
何以勵封疆之臣而慰邊人之思古者命將付之間
外便宜則行不從中制量敵而進慮勝而會利則伸
而鈍則蹇戰必勝而攻則潰亞夫細柳之軍雖君命
有所不受克國金城之畧雖衆口莫得而議也後世
行軍顛倒紛綸以將帥爲不足信則盡護之以中人
口含天憲手握國鈞功罪莫實賞罰不倫掣肘繫足
智謀曷伸彼九節度之師所以皆敗者以有軍容之

朝恩而德裕之相武宗之所以能討叛鋤逆者以盡
罷諸鎮之監軍知此甚易其誰敢陳吾獨悲夫事君
之事食君之食荷戈從軍死固其職惟身沒而名頽
可嗟悼而歎息茫茫虜地兮流沙千里空山無人兮
羌行如鬼砂磧不毛兮雪霜夏隆蒐兮歸來兮彼西
不可以止敷德澤於幽明兮惟聖天子

中左司文

瑩中即了齋陳確也

其相盡之辭也

惟公擢秀甲科實自妙齡寢階撫仕藹然林聲以節
義爲防範而行不苟合以公忠爲鑒裁而物無趣情
其在言責抗章論辯不可勝紀而言之最著者有先

知獨見之明其在譴逐險阻艱難無不脩葺而心不
少懈者惟愛君憂國之誠一斥不復踰二十年而志
氣不衰容貌不枯者蓋以所養之厚脫去世累怡然
委化而了無芥蒂恬無疾苦者蓋其所造之精嗚呼
哀哉天之生賢千載比肩而在理有不可知者既克
生之而不使之有成人之云亡士夫是悼而在公無
可憾者身雖沒而有不朽之令名惟公胸中素所蘊
蓄雖設施之未曾然推原其心夷攷其行合海內之
公言古之所謂自任天下之重特立獨行而不顧者
諒非公而誰稱嗚呼哀哉公與先子平生故人金石

之交情切天倫我初識公浙江之濱忘德與齒襟期
自親迨謫沙陽通問慇懃許與之厚銘心書紳我歸
自南遽遭憫凶孤苦杜門公亦北徙一水相望慰誨
諄諄何翰墨之未乾而死生之未分悵蒼生之失望
痛故老之凋淪睠淮楚而殞涕嗟往弔之無因寓哀
情于一奠冀靈爽之或聞

祭黃大資政墓文

黃公名履邵武人
黃長睿之祖也

維紹興二年歲次壬子五月庚申朔三十日巳丑甥
孫具位李綱謹以清酌庶羞蔬果香茗之奠致祭於
舅翁特進大資政黃公之靈惟公節行直方問學淵

懿致位丞轄爵爲名臣盛德元勳載在信史搢紳之
士多能言之非綱小子所敢稱述惟我先考乃公之
甥孩提而孤鞠於外氏誨誘長育如已子然甥舅之
情世所罕儂顧茲辱陋慶流有衍幼荷獎知命以名
字死生契濶三十餘年遭時艱難叨任宰輔再奮再
躋天實使之誤蒙大恩起自閑廢俾總師旅徃撫南
邦假道故鄉恭造墓下敢修薄奠式薦微誠追懷音
容有淚如瀉英爽不泯庶幾歆之尚饗

宋史於黃公有不滿之辭忠定屢稱之不置此
竟以節行相推忠定非阿私所親者以此知國
史之所褒議亦未可盡信也

祭許崧老文

嗚呼天地磅礴河嶽炳靈篤生異人鬱爲世英長松
老鶴其儀形也粹玉精金其性情也澄淵藻鑑燭理
明也設準持衡稱物平也經緯書史文章成也貫通
古今議論闕也金石鏗鏘詩句清也鸞鵠翔翥字畫
精也勇于爲義去就輕也憂國如家秉忠誠也致位
通顯不自榮也恬澹寂寞得此生也有一于此垂世
立名而公兼之以大其聲嗚呼哀哉易道陰陽消長
盛衰春秋名分褒貶是非彌綸天地立萬世規先聖
制作孰大于斯公獨潛心抉摘杳微解駁三傳糝糠

九師發明象數得其指歸義盡麟經粲然有輝嗚呼
哀哉漢有祿隱時惟子雲英材拔萃高識邁倫擬古
著書法言太玄士有異論或否或然公獨好之推尊
其人訓釋微辭奧義一新所見絕俗豈其後身嗚呼
哀哉我之識公踰二十年史館同僚飽聞緒言樞府
槐堂兩接官聯引身以退歸騎連翩我謫湖外公寓
江邊邂逅相寓廬山之樊握手深談途旦不眠我謫
嶺外觸骨瘡煙與死爲隣鮫鱷垂涎尺書屢及夫豈
相憐迨其北歸喜見顏間願言相從杖屨林泉云何
奄忽朝露溘先傷心涕零三友之篇嗚呼哀哉國步

艱難賢智驅馳梁棟之壞哲人遽萎藐然一老天不
憖遺人之云亡有識同悲旅襯漂泊臨川之湄無適
非土公其未歸聊陳薄具侑以此辭英爽不泯庶其
聽之尚饗

公所謂傷心涕零三友之篇者蓋崧老嘗
作三友篇詩言已與公及吳元中爲三友也

宗齋李嗣玄較正

墓誌銘

追復龍圖閣直學士贈少師錢公墓誌銘

京師浩穰自古難治非聰明足以剴制繁劇智畧足

著書法言太玄士有異論或否或然公獨好之推尊
 其人訓釋微辭奧義一新所見絕俗豈其後身嗚呼
 哀哉我之識公踰二十年史館同僚飽聞緒言樞府
 槐堂兩接官聯引身以還歸騎連翩我論湖外公
 歸之尚賢前年文篇皆清已與公文共山中為三文也
 公代贈詞心遊琴三文之篇皆益壯壯嘗
 非土公其未歸嗚呼刺藪具前以出翰英爽不其無其
 燦燦人丈之守亦端同悲然賦票亦謂川之取無處
 曠曠賀賢颺颺采軒之樂替人數甚蘇然一求天不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十六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十六
 宋邵武李綱伯紀著不
 容籍笑而轉剛劉曲池明晝晚相差光先羅生選
 賴不曲其論中野公然隨隨三山周之夔章甫訂
 而然者李東義文其亦乘船世宗裔李嗣玄較正
 墓誌銘外謝然却關謝開閣干卦古備莫近精研
 不入追復龍圖閣直學士贈少師錢公墓誌銘八回
 京師浩穰自古難治非聰明足以剴制繁劇智畧足
 以摘發奸伏仁惠足以牧養小民威嚴足以震服豪
 右未易稱職漢有趙張二王唐有許孟容李峴吳湊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六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六
之流隱然有聲不過數人以是知其難也國家都汴
尹天府者多名卿才大夫位天子之侍從然獨會稽
錢公政事號爲本朝第一公之尹京前後凡三當天
下以安四方人物之所聚權貴戚屬之所居奸人巨
猾之所容依憑城社開闔干撓法制莫敢誰何
而黠胥老吏舞文玩法乘隙射利情僞百出爲尹者
鮮不墮其術中獨公於詞訟喧囂簿書倥傯之中從
容談笑而辨幽隱曲折盡得其情吏不能欺而予奪
一出於已亡敢議者其政務抑強扶弱緣飾儒雅不
專以柱後惠文從事勢家犯法不少假借而下戶無

告有所依歸良民誑誤多所平反而豪俠巨蠹必深
鋤治當時士人有爲政事錄者所載百餘事類皆出
人意表世謂神明之政自非兼聰明智畧仁惠威嚴
之資有大過人者疇能及此宜乎聲稱烜赫至今不
泯與漢唐名臣相望而無愧也公諱勰字穆父吳越
武肅王五世孫自從曾祖忠懿王俶歸朝廷今爲開
封人曾祖侗晉故諸道兵馬大元帥吳越國王累贈
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天下兵馬大元帥祖易翰林
學士尚書左司郎中知制誥累贈太尉考彥遠起居
舍人直集賢院知諫院累贈太尉妣丁氏濟陽郡君

贈吳國太夫人公生有奇表神氣秀發未成童日誦
千言及長博聞強識卓犖不群諫院公捐館舍公以
遺表恩推與其姊之夫張升卿而刻意力學以期自
立從叔父修懿公明逸質問疑義修懿公愛之奏授
將作監主簿皇祐二年調監陳州糧料院後歷廬睦
壽蘇等州酒官雖在權酷喧冗間手未嘗釋卷嘉祐
八年詔以六科取士翰林沈學士文通薦公應賢良
方正直言極諫科會仁宗升遐罷舉治平三年文通
又以公應詔熙寧二年始召試以第二人過閣及廷
對制策極論新法忤執政意與孔文仲俱被黜還任

自是遂罷制科然名望益崇識者趨之明年秩滿赴
選部會朝廷簡舉治平從官應詔所薦淹滯未舉者
公名居多或沮公以五任監當亡課最可稱大臣有
薦者曰錢某豈監當才耶有詔許以五任關陞且試
劇邑除知開封府尉氏縣治聲流聞擢流內銓主簿
官長陳襄以公所造班簿進呈神宗稱之襄曰非臣
所能也主簿錢某爲之耳有旨令東上閣門引見上
殿旣對敷奏稱旨許以清要宰相王安石遣弟安禮
謂之曰能一冠豸乎謝曰家貧母老不能遠行安石
知不附已猶除三司鹽鐵判官提點四園苑提舉帳

司點簡南郊一行事務又詔措置帳法數因事賜對
滋被眷知詔迂送虜使明年以國子博士除京西路
提點刑獄秩滿徙河北又徙京東代還復除益鐵判
官元豐三年借太常少卿使北虜還奏上前論契丹
形勢盛衰之理深切著明上熟復其言會五路軍興
除陝西都轉運使專主饋運兼制置解鹽公即就道
留家京師上每旬必遣內人至第問太夫人安否公
在關中轉餉如期無擾於民嘗躬督飛輓夜行坐界
中百餘里冒險無所畏避訖事還長安丁內艱奔喪
哀毀骨立上遣使勞問賻給加等時元豐四年也五

年官制行上先于左司郎中格目內書公姓名遂降
誥閣門俟公釋服明年高麗國王薨來赴上思得公
奉使詔起復赴關公具奏堅請終喪不允特借左諫
議大夫充高麗弔慰國信使公入對上顧問甚渥面
賜金帶公奏人臣出疆當識上旨今外議紛紛謂陛
下欲結高麗以伐北虜而臣獨未知聖意上曰高麗
好文又重士大夫家世所以選卿行餘亡他也乃與
左番祭奠使自密州同日發洋公舟五日而達左番
飄泊四明踰月始至夷人素聞公名相與聚觀至于
燕飲逾制饋餉非例者皆却而弗受還次紫燕島國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六

主王運遣二吏掉小舟以書送館寓金銀器皿四千
餘兩公辭之吏泣曰寡君有命徒歸則死顧左番在
國已受公曰左番所見不同爾可死吾不可受須臾
風迅遂夫其所公有詩曰屢却張廬使曾留返璧殮
詩因平安奏偶至上前激賞者久之使還造朝擢中
書舍人賜三品服上顧謂曰卿與高麗王書云免諸
梁陰陽之患悅滕文哭泣之哀可謂得體矣哲宗卽
位差權攝開封府正官元祐元年移給事中繼除龍
圖閣待制權知開封府初蒞事日吏欲試公訟牒至
七百餘公徧閱析而爲三施行者纔百數懲而遣者

數十人餘悉緘識戒以後勿復來閱月有再至者公
詰其故弗服命吏取示之一府大驚且命曹掾省併
文具以十爲一革簿書相仍重複之弊有戚里子憑
藉亡賴屢犯禁公治其罪而後奏宗室有任節度使
者市賈人米千斛久不償直公移檄諸司糧料院留
券責俸積及其數呼賈人付之有蔭人尹紳訟繼母
竊亡父家貲改嫁公奏紳旣不能養使繼母改適又
以盜家貲爲言不可以訓特不用蔭杖而羈于旁郡
以礪風俗御史臺吏人遣其妻訟本官不法事公命
杖之翌日吏自來持一噐若有所貯置階祀前訴妻

方娠昨蒙杖而墮公熟視狀遽判杖其脊吏不服呼請罪名公不顧徐曰汝家何在適從何許來得無越御路耶吏惶懼而出蓋法以屍由御路者徒二年公遇事敢斷皆此類也京師嘗多雨雪公密啓母后以匱具二十餘萬緡貸貧窶者公躬率僚屬徧歷委巷排戶而給之都人素喜博塞公禁之甚嚴至是取旨大縱酺博民間號呼細民賴以獲濟公平時未嘗私見宰執一日白事司空府有典謁吏卽客次袖牒陳事公曰此非受訟之所何不來府中吏有所恃頗偃蹇却之不去公叱下械送府獄杖而遣之八座中有

抑留侍婢不歸其母者母訴于府爲移文不報公命追其家奴付獄根治卒取而歸之又臺臣有折簡私祈寬門醫所負者公立其介于庭呼醫促其期限由此浸忤權近人多側目觀望拮據細故交章彈擊哲宗照知其故特詔放罪公奏謝有曰亂吾治者常二輔掣其肘者非一人又曰德音始下公議獲伸仰皇明之燭幽覺群邪之奪氣其不可屈如此三年春以獄空遷秩公辭不得已乃受而言者復論獄空非寔公不自明力丐補外乃以本職知越州兼兩浙東路兵馬鈐轄公旣懷綏故鄉過家上冢揮金親舊日引

賓朋飲酒賦詩訟庭蕭然至終日無一事蘇學士軾
時帥錢塘唱和往來無虛日當時以比自元四年移
知瀛州兼高陽關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爲帥鎮
靜邊人安之除江淮荆浙等路制置發運使行次符
離召拜工部侍郎復遷戶部嘗因轉對論六曹事多
迂滯省官莫肯裁決又諸曹所受詞牒多不經由所
屬願申飭中外遵守詔條其言切中時病七年夏除
知青州兼京東路安撫使復留權戶部尚書奏罷戶
部獄措置麴院是歲郊禮公前期奏財計辦日坐直
舍臨智來草書沛然有餘暇詔館伴北使于洞文館

時朝廷欲變帳法事且行矣公抗章爭之帳法得不
改會尹政不修盜賊公行除龍圖閣直學士再知開
封府公具奏力辭謂前愆不辯後效難施優詔褒荅
公不得已視事不數日滯訟一空群盜奔矣蘇軾時
爲禮部尚書每俟公視事時送詩求和公不廢決遣
即次韻荅之辭意贍麗軾大驚以簡謝曰電掃庭訟
響答詩筒亦數年來故事也其爲當世所重如此八
年春爲太母山陵頓遞使事畢還開封屬章惇入相
公見上具言嘗行惇謫詞願乞骸以避時宰不聽紹
聖元年翰林闕學士惇三薦林希不行因問上所欲

用上曰錢某豈不堪爲翰林學士耶即日除公學士
知制誥兼侍讀經筵進見多詔留身因得款陳天下
事哲宗益眷倚之論朝廷之盛人物爲先今三館育
材之地寂寥無聞乞詔大臣及近臣各舉所知引見
考實寘之文館以脩器使又論禁軍逃亡滿限捕獲
得以案問免死非是廂軍決配不到配所者十嘗七
八爲患不細乞嚴修軍制又請就郊祀赦恩移放沿
江編管人事皆施行一日上許公郊祀後除執政公
皇恐伏地叩頭辭避及親祀詔公驟乘以備顧問公
以足疾不能久立爲解得免而大臣之忌公者日夜

求所以去公之術禮部奏公所撰導駕鼓吹詞差互
詔改正之不能動會草左丞鄭雍乞出批答詔書臺
臣論公批答中有群邪交攻之語爲附會元祐章累
上不出言者不已至全臺並進乃罷公翰苑以本官
出知池州公旣行臺臣以狀首前所言弗容群枉誤
爲群邪交攻朝廷旣不問公亦不辯也公在池陽二
年爲政寬簡得士民心四年冬有旨移知和州命未
下公以十一月丙辰卒于官舍享年六十有四明年
諸孤奉公葬于開封府開封縣汴陽鄉將相里祖太
尉公之域公娶呂氏故相文穆公蒙正之孫龍圖閣

學士居簡之女封東平郡君贈越國太夫人先公五年卒至是祔焉子男十二人曰杲卿朝請大夫曰東美朝請郎曰朝隱承議郎通判袁州曰魯望承務郎曰端已朝散大夫知泰州曰德輿朝散大夫行衛尉少卿曰延碩承事郎曰伯言左太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曰君魚將仕郎曰伯牛未仕其二人早夭女四人皆適朝列其季適端明殿學士王孝迪孫男十八人某某孫女二十三人公在仕途幾五十年積官至朝議大夫勲上柱國爵會稽郡開國侯惟錢氏當唐末以武功起東南據有二浙而能尊中國效臣順

以膺寵命金印玉冊世祚王爵以撫吳越及宋興知天命所在頓首自歸不煩干戈一方士民克保其生弗識兵革陰功盛德慶流子孫枝葉扶疎冠冕蟬聯膺受福祿不可勝紀而公之祖太尉公始以文章顯于咸平天聖間考諫院公以忠言讜論受知仁祖至公以才學事神哲二宗闕閎聲望益以光顯又自太尉公諫院兄弟及公與從兄故樞密直學士藻皆以制科取重名于世而公之從祖文僖公惟演逮公三世五人掌絲綸之職公之諸子杲卿東美朝隱魯望相繼登科伯言德輿皆賜上舍第致位通顯衣冠世

族儒學之盛甲于本朝天之報施詎不信哉公資性
豪邁善議論使人聽之忘倦早以字行于世方處場
屋已爲一時英俊之所推許及登侍從內外制詞膾
炙人口有文集一百卷名會稽公集所爲文章雄深
雅健得西漢體作詩清新邁麗長于用韻工行草書
有魏晉人筆法嘗自愛重未嘗輒以與人平居愷悌
樂易與朋友交終始如一尤精鑒裁所推薦多達者
弟侄昏宦皆經其手收養孤遺家嘗至二百口儉約
均一內外無間其行已大畧如此元符三年春太上
皇帝卽位追復公龍圖閣學士官其子三人明年黨

論興欲寢前命伯言上書論列得不追降于是免降
四十餘人崇寧元年又以黨籍刻諸石大觀二年再
看詳公等出籍者十數人三年伯言以公在翰苑所
草潛籓加恩制進呈有詔特贈正議大夫公之葬開
封也方在謫籍中不克銘于墓建炎元年諸子遷公
及三世之喪塋于鎮江府金壇縣某鄉之原方朝廷
大除黨籍之禁而收錄其子孫旌別淑慝煥然明白
乃論撰公平生行事以狀來請銘余雅聞公之賢其
敢以固陋辭銘曰
錢氏之先有功二浙世濟忠貞保有吳越歸于有道

投龜而決子孫詵詵福祿無闕篤生異人惟會稽公
高明博達直諫公忠克舉賢科紹其家風對策大廷
燁如長虹聲聞四馳浸階廡仕驍驪得路一日千里
蟠根錯節游刃歷試于將遇物不勞剗制簡在帝心
將命絕域文采風流遠夷矜式張旆却使留餼返璧
達于宸聰當宁歎息三尹京邑政聲著聞威讐豪右
惠養小民決遣如流摘發若神談笑而治群盜以奔
代言西掖視草玉堂高調大筆黼黻文章詩句風清
字畫鸞翔萃此衆美蔚爲邦光經筵啓沃密受眷知
同朝忌媚共排去之王佐之才卒不獲施昊天不弔

哲人遽萎黨論之興垂三十年胎禍基亂閉塞忠賢
大明方升公論日宣微公誰歸願作九原粵自汴陽
遷窆京口廡廡崇岡水深土厚卜云其吉安固永久
勒此銘詩以告厥後

公命秘書省秘書郎黃公墓誌銘

公諱伯思字長睿姓黃氏其遠祖自光州固始徙居
閩中爲邵武人曾祖汝濟贈太師祖履資政殿大學
士會稽郡公贈特進考應求任奉議郎饒州司錄事
妣王氏封仙源縣君會稽公由布衣擢高第以德行
文學被遇三朝致位丞弼號爲名臣公其嫡長孫也

公天資警敏風度夷粹幼不好弄日讀書千餘言每聽會稽公講論經史退與他兒言無遺誤者會稽公尤鍾愛之俾晨夕侍左右躬自訓導任爲假承務郎嘗夢孔雀集于庭覺而賦之詞采甚麗識者知其爲文祥也先太師會稽公之甥也于公爲外伯父會稽公命公師焉殖學積文根柢淵源益臻間與年甫冠入太學與宿儒寒畯較菘屢占上游優與薦送遂過南省屬哲廟升遐詔罷廷試公名在行間不得據其素蘊會稽公將以恩例繼奏俾增秩公固辭由是益奇之時朝廷方以宏詞取士公將應其科肄業不輟

人皆謂公決中高選屬會稽公薨公以毀得羸疾竟不遂所志士論惜之物公未第前以銓試高等調磁州司法叅軍久之不任至是改通州司戶丁內艱服除授河南府內曹叅軍公平居篤志文史視世務邈不經意其椽洛陽也衆謂會府劇曹難于稱職而公應事接物游亦有餘不勞而辦洛陽故都素號衣冠藪澤公以餘暇與賢士大夫遊從容翰墨間相得甚適秩滿當受代故資政殿學士鄧公洵武寔司留鑰惜公之去碎知右軍廵院公亦樂其山水人物之勝因留不辭蓋留者又二年朝廷有知公者除詳定九

域圖志所編修官兼六典簡閱文字改京秩尋差克
監護崇恩太后園陵使司掌管牋表以修書恩陞朝
列推秘書省較書郎未幾遷秘書郎既入館縱觀冊
府藏書雅愜所好耽玩至忘寢食在館踰再考丁奉
議公憂公性至孝自幼失母繼母真寧君華寧君復
相繼亡執喪咸以孝聞素抱羸瘵至是益哀毀不自
勝疾遂以劇服除至京師清癯骨立而嗜學如昔復
除舊職不數月竟不起寔政和八年二月二十有六
日也公初不信釋氏遭會稽公喪讀佛氏恍若有悟
遂篤好之奉事精謹將沒之夕沐浴易衣西嚮而逝

家亡餘貲盈篋笥者書籍而已公體弱而不勝衣而
風韻灑落飄飄有凌雲之意遇人謙謹恂恂如不能
言而高明閎達善著書揮毫數千言倚馬可待自幼
學至強仕手未嘗釋卷其所至雖假室斲寓必求明
窓淨几圖史滿前欣然處其間誦習述作皆有程度
寒暑不易故其所學汪洋浩博上自六經下至諸子
百家歷代史氏之書天官地理律曆卜筮之說無不
精詰又好古文竒字官洛下得名公卿家所蓄商周
秦漢鍾鼎彝器款識字畫體製悉能了達辨正是非
道其本末遂以古文名家在館閣時當天下承平無

事詔講明前世典章文物修輿地圖集鼎彝古器考
訂真贗公以素學與議論發明居多館閣諸公皆自
以爲莫能及也與同僚襄陵許翰尤相善翰喜述作
所解太玄諸書有疑義多就公質之是時士務浮競
枝辭蔓衍趣時好以取世資公獨退然無營寓意古
道所學最爲絕俗文詞雅健格高而思深歌詩俊逸
清新追古作者蓋公之學問慕楊子雲文章慕柳子
厚詩篇慕李太白有文集五十卷藏于家公尤精小
學凡字書討論備盡本朝淳化中博求古法書命待
詔王著緒正諸帖公病其乖僞龐雜作刊誤二卷考

引載籍咸有依據而公之書正行草隸皆精絕初倣
顏柳後乃規摹鍾王筆勢簡遠有晉魏風氣得其尺
牘者多藏去倘所謂博雅君子非歟直諒多聞非公
其孰能當之公亦頗好道家言自號雲林子別字霄
賓其再至京師也夢人告之曰子非久人間上帝有
命典司文翰覺而書之不踰月遂謝世其事頗與李
長吉王平甫同亦異矣公自假承務郎六轉至朝奉
郎自磁州法掾六遷至秘書郎娶張氏故朝奉大夫
直龍圖閣淮南計度轉運使根之女男二人長曰詔
右宣教郎次曰訥右從事郎女一適兵部侍郎鄒浩

之子樹今爲右承務郎孫男二某年月日葬公于鎮
江府卅徒縣招隱山之麓距今蓋十有七年方葬時
詔訥尚幼不克銘于墓大懼湮沒先德乃狀公平生
行寔來請銘綱與公中表姻婭相處甚厚義不得辭
銘曰
天地和氣清微淑靈山川炳煥草木敷榮公稟其秀
瑞時以生岐嶷之姿見自幼齡風神凝遠玉潔冰清
溫良端恪祖訓是承孔翠之祥乃以文鳴含英咀華
休有俊聲來遊賢關令譽騰躍遂登賢書靡此好爵
筮仕之初于西邑洛簿書粗辦寓意寥廓發聞惟馨

高步館閣縱觀群書得其所樂貫穿古今見聞日博
流酣耽玩心醉于學根深華茂其辭如雲文章典雅
詩句清新人皆窘束子獨淵淪追古作者超類軼群
夏鼎周鼓鍾鐃彝樽雲雷刻畫繚以繆文銘章款識
研究本根洞視千古別其僞真下逮小學訂正精明
字畫之妙晚臻老成有正有隸有草有行鸞翔鶴峙
嶽立淵停兼資衆妙以大其名身及不昌遠速隕零
蘭摧桂折鳳去梁傾莫詰其由歸于杳冥白玉樓成
上帝有詔徃司文翰脫屣塵淖世間夢幻孰非顛倒
壽夭升沉竟亦何較京口之藏旣安宅兆十有七年

星流電掃子孫方興天有顯報追作銘詩萬世之告
上帝直龍圖閣張公夫人黃氏墓誌銘以摛非頌
哲廟朝以郊祀禮成推恩天下詔子孫願以官授其
親者聽朝散大夫直龍圖閣鄱陽張公根時罷遂昌
縣令年甫壯欲如詔書休官冀恩逮其祖人謂公齒
少材高譽望甚休進未可量曷不必須取顯仕以爲
親榮而遽此汲汲也獨夫人黃氏力贊成之其後龍
圖公將漕淮南初遇大禮法當蔭子又欲請于朝官
其叔父以告夫人夫人喜見顏色曰公方壯年爲祖
謝仕今始得子孫之恩復以推叔父皆人所不能而

公優爲之助風化多矣願亟抗章無疑嗟夫仕宦進
取鮮不爲妻孥計而龍圖公所爲絕人遠甚蓋有夫
人爲之內助而爲人妻者能勉其夫以義如此尤所
難也嗚呼得不謂之賢哉夫人閩之邵武人尚書右
丞會稽郡公履之女也母段氏京兆郡夫人惟黃氏
世爲邵武著姓至右丞公以清德直道進位執政爲
時儒宗而黃氏益顯右丞公三女夫人其長也方幼
穎悟絕人誦書日數百言輒了其義凡女工之事不
學而能及長懿淑端莊動必以禮所以事父母者曲
盡其誠識趣高邁尤深于老莊之書右丞公每與夫

人語未嘗不歎息以爲不可及也擇配久之元豐中龍圖公試業上庠甫冠已三薦于禮部遂擢乙科右丞公時爲禮部尚書一見以國士許之且曰器度凝遠真吾女之配也遂以夫人歸焉夫人之歸張也王舅姑舅姑咸在堂龍圖公性至孝奉養其親惟恐不及夫人悉力左右之承順顏色紉餌必親舅姑愛重每指夫人所爲以訓諸婦俾之師法逮事凡三十年服勤如一日及其亡也執喪禮惟謹張氏大族也內外姻戚甚衆夫人上承下撫人亡間言性寬裕無忌嫉喜愠不形于色與人和易怡聲下氣惟恐傷之雖

妾侍輩皆得其驩心右丞公愛夫人過其子每闔歲不遠千里歸寧京兆君之喪夫人哀毀終喪不茹葷其後右丞公位廊廟退朝無聲色之奉獨與夫人談道間及時事夫人輒能斷其利害右丞公喜曰是吾益友也建中靖國初右丞公謁告還鄉詔趣入覲抵維揚疾作諸子遠宦獨夫人在左右嘗藥侍膳晝夜不倦旣薨號慕成疾復力疾以治喪事咸有條理右丞公歸葬邵武而京兆君葬丹陽夫人歲時致享不輟人謂黃氏有女矣長兄高才曠達不事事其卒也至無以歛夫人贈襚之甚厚賙恤諸孤恩意尤篤其

天性孝悌如此初龍圖公既休官以歸閒居踰十年夫人安于岑寂無半語及榮利事迨近臣論薦落致仕召對夫人不以爲喜已而言不偶復就閒夫人不以爲戚其後奉使江淮間又十餘年士大夫莫不以公久淹在外爲惜夫人獨曰部使者一路休戚所係隨事施設亦足以行其所學矣龍圖公性剛直遇事無所顧避夫人每戒之曰釋氏六波羅密以般若爲宗貴夫以方便善巧濟一切也今公欲有爲于當世而不知此其可乎龍圖公深感其言爲之委蛇曲折以行其道十餘年間兩路之民受賜多矣其後踐言

得罪夫人泰然無憂色笑謂龍圖公曰公雖知所謂般若矣獨于能忍抑猶有未盡乎其議論過人皆此類也夫人之妹適劉公正夫劉公綿歷侍從遂登宰輔夫人未嘗干以私中年篤好釋氏世味益薄獨掃一室燕坐終日以禪悅自娛自龍圖公以罪去益有厭世意嘗夢金人長丈餘以手援之夫人驚喜而悟頓若有得召諸子告戒甚悉一日晨興遍詣諸娣姒若敘別然且曰吾終當夢中逝不復以疾病煩人也夜分命兒婦具粥食旣而就枕詰旦猶顧左右具龍圖公藥餌如常時少頃諸子候興居已奄然逝矣側

卧西鄉手結印固不可解寔宣和二年閏五月七日也享年五十有九夫人神觀泰定氣韻灑落雖盛族雅以寒素自將無驕貴之習性樂善聞人有所長稱道不容口龍圖公輕財好施常倒囊以賙人之急雖家人飲食衣服有不備而夫人處之怡然無吝色龍圖公治家以嚴而夫人濟之以寬蒞事以直而夫人濟之以和伉儷垂四十年日以忠孝相警戒故龍圖公立身行道無愧古人夫人之助爲多初龍圖公致政以母之封封祖母故夫人以所封遜于姑其後以右丞公恩賜冠帔封南華縣君至政和間更命婦號

封宜人男四人長燾太學博次燾將仕郎次輝次煥未冠初燾以外祖恩補太廟齋郎夫人戒之曰丈夫當以儒學致身慎無以此自怠遣請太學十年遂以第三人登第女七人皆通詩禮夫人所自訓也長適秘書郎黃伯思次適綱次適某某夫人旣弃杯棬未逾月龍圖公亦不起諸孤以宣和五年壬午合葬于德興縣吳園王舅通直公之塋次先期以狀來請銘綱前年自左史謫官沙陽旣得歸迂路抵龍圖公第拜夫人于堂留十餘日聽其議論臺臺令人忘倦所見超卓雖老于禪學者弗能及也別未半歲遽聞夫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六

人之喪竊歎其于生死去來之際了了如此矧平日
荷顧之厚而知夫人之行已爲最詳義不得辭爲之
銘曰
黃氏之先世載令德憲憲右丞股肱帝室篤生夫人
柔惠溫恭曾靡貴驕來嬪張宗孝于父母順于舅姑
以義教子以禮承夫惟龍圖公高義邁古險夷一節
夫人之助嗜學老莊疏封南華魚軒象服以宜其家
德曜之賢道蘊之智視于夫人曾何足儷金人入夢
寔符淨緣死生大矣而往儵然葬從其夫先塋之側
子孫代昌考此銘刻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十七

宋邵武李綱伯紀著

明普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賦
含笑花賦
南方花木之美者莫若含笑綠葉素榮其香郁
然然花也方蒙恩而入幸價重一時故感而爲

含笑花賦

賦
含笑花賦
南方花木之美者莫若含笑綠葉素榮其香郁
然然花也方蒙恩而入幸價重一時故感而爲

賦其辭曰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七

夫何嘉木之姝嫿兮藹芬馥之芳容結孤根于暖地
兮綴素豔于幽叢炫麗景之遲遲兮浥零露之濃濃
默凝情而不語兮獨含笑於春空其笑伊何粲兮巧
倩洞戶初啓曲欄乍見驚隣女之窺牆疑寵姬之教
戰鄙妖姿之齟齬謝啼妝之半面態有餘情忽然改
觀國香無敵秀色可粲抱貞潔之雅志舒婉孌之歡
顏寧解頤而啓齒方墮珥而歆冠苞溫潤以如玉吐
芬芳其若蘭俯者如羞仰者如喜嚮日嫣然臨風莞
爾豈褰帟而觀跛將忘懷於射雉輕可買之千金重
迴眸之百媚拔類邁倫孰與爲比泛漱酷烈綽約嬋

娟翠葉擁鬢綠萼承顰嗅之彌馨察之愈妍信色香
之俱美何扈芷而握荃若夫萱草忘憂合歡蠲忿採
杜若於洲中擧芙蓉於澤畔蕤菊百畦滋蕙九畹繁
長度美固不可一槩而論也方將移自南國置之玉
堂遣霜霰之淒冷依日月之末光憑雕欄而凝彩度
芝閣而飄香破顏一笑掩乎群芳誠可以承天寵而
植椒房者乎

梅花賦

皮日休稱宋廣平之爲人疑其鐵心石腸及觀
所著梅花賦清便富豔得南朝徐庾體然廣平

之賦今闕不傳予謂梅花非特占百卉之先其
標格清高殆非餘花所及辭語形容尤難爲工
因極思以爲之賦補廣平之闕云其辭曰

固陰沍寒草木凍枯惟茲梅之異品得和氣而早蘇
爾乃結根蟠據擢幹橫斜發青枝於宿枿未綠葉而
先葩素英剪玉輕蕤搖金絳蠟爲萼紫檀爲心轟方
苞而露重梢半裊而雲深凌霜霰於殘臘帶煙雨於
疎林漏江南之春信折贈遠於知音此梅花之大畧
也若夫含芳雪徑權秀燁村亞竹籬而絢綵映柴扉
而斷菟暗香浮動雖遠猶聞正如梅仙隱居吳門豐

肌瑩白嬌額塗黃俯清谿而弄影耿寒月而飄香嬌
困無力嫣然欲狂又如梅妃臨鏡嚴粧吸風飲露綽
約嬋娟肌膚冰雪秀色可憐姑射神人御氣登仙絳
襦素裳步搖之冠璀璨的皪光彩燁然瑤臺玉姬謫
墮人間半開半合非默非言溫伯雪子目擊道存或
俯或仰匪笑匪怒東郭順子正容物悟惟標格之獨
高故衆美之咸具下視群芳不足比數桃李遜嫿梨
杏推妍玫瑰包羞芍藥厚顏相彼百花孰敢爭先鶯
語方蠶蜂蝶未喧獨步早春自全其天至於功用已
周歛華就質落英飄零結成青實鍾曲直之真味得

東方之正色傳說資之以和羹曹公望之以止渴用
其材可以爲梁棟採爲藥可以蠲煩熱又非衆果之
所能髣髴也爰有幽人卜居梁谿莚松菊於三徑櫟
蘭蕙之百畦丹桂團團綠竹猗猗植茲梅於其間庶
歲寒之相依嗅花嚼實侑此一卮頽然而醉不知天
地之高卑豈特泉石膏肓煙霞痼疾殆所謂未能忘
情于草木聊託物以娛嬉者乎

詩 赴沙陽 謫所作

松江第四橋 舟人云橋下有老蛟

松江第四橋風雨不可過下有百尺蛟蜿蜒枕橋臥

窟宅據要津口腹長饑餓每憑波濤勢能作舟楫禍
安得快飛手坐使神姦破往來永無虞時鼓清江柂

邑犬驚行客林鳥啼曉霜山村雲冉冉澤國水茫茫
移檣輕舟穩釣簾野興長誰知因謫宦得到水雲鄉

肅肅歲華暮霏霏煙靄深輕冰依淺渚寒日映疎林
故邑懷親日扁舟去國心凝眸無限景愁絕不成吟

其三

暮天來遠色行客尚貪行權急浪花碎月高雲縷輕

巢鳥棲更起漁火暗還明獨寢不成夢夜寒聞雁聲
韓賈

退之守潮陽戚嗟見章表賈生傅長沙自廣託鵬鳥
拘達言雖殊均爲未能了今我謫龍津筦庫素所曉
粗令職事辦便覺溪山好燕坐一室間妄念悉除掃
豈復計窮通端亦忘壽夭回觀古人心頗歎二子小
田家容林良和題山林
江村煙水遠茅屋兩三家斷岸垂衰柳疎篁隱細沙
田疇賸秔稻網罟足魚蝦不識宦遊味見人還歎嗟
嘉禾道中遇夏侯子陽

京華契濶已再冬扁舟野岸欣相逢天寒水遠飛霜
風談笑坐覺迴春容年踰七十兩頰紅真氣上泝泥
丸宮剖符南海窺祝融欲求丹砂訪葛洪問予執筆
侍九重胡爲謫墮溪山中迂愚久合親耕農君恩未
報徒忡忡飄零孤跡隨斷蓬他日相憶看雲鴻
初到臨平見山
孤舟渺渺兩山間終日鈎簾只看山落日半銜霞未
散疎林遠暝鳥初還淒涼離恨誰能寄浩蕩詩愁自
莫刪賴有青山可人意與君相對且開顏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七
正
小爾晚初急暝雲深不收霏霏暗煙樹索索響蓬舟
山色增遠翠漁簑生暮愁淒涼蘇季子寒覓敝貂裘
精氣靈隱宮良外靈吏亦歸地始詣治世感精慈自
我昔曾遊飛來峯白猿晝掛峯上松擘然靈光如彩
虹鍾磬自響金仙宮宦遊漂泊西復東雖欲再到無
由從帝居鈞天陋瀛蓬竊載筆侍重瞳逆鱗聊試
摩神龍謫墮劍浦山重重征鞍來此尋舊踪恍如夢
落煙霞中寒泉幽石欣相逢門前池館虛含風一洗
塵慮清心胸明朝南去隨征鴻惆悵勝遊回首空
京華自哂已再冬滿我復何事天濶水遠欲飛龍

自哂何爲者南遊亦偶然未登離垢地端有散花天
遇境聊爲戲安心不離禪幽懷誰與共深炷一爐烟

渡浙江

理權適桐江隨潮過魚浦山寒雪猶積江迥月初吐
御氣凌煙霄乘槎渡星渚空濛老龍吟髣髴翠蛟舞
境清人自愁夜靜氣尤古獨坐不成眠霜晴聽津鼓

桐江行贈江致一少府

放浪江湖乃吾樂羈束軒冕非所榮謫官去爲劍浦
吏鼓枹遂作桐江行艤舟浙岸候潮至百越微茫煙
水外波橫天際海倒流噴雪驚雷聲震地瀕更風軟

潮已平片帆去逐飛鴻輕權謳四起日西落暮天杳
杳惟參橫江山蒼蒼負殘雪江水茫茫浸寒月誰云
逐客苦淒涼令我斯遊最竒絕清晨拜權桐君廬溪
光山色世所無故人見我一笑粲殺鷄爲黍聊相娛
嗟予仕宦等遊戲斷梗飄蓬本無蒂但令景物供吟
哦出處窮通何足計此行幽討殊未闌滿目疊疊皆
雲山鷺飛魚躍石齒齒今夜且宿嚴陵灘

偶題

日照溪光碧起鱗溪頭雁鷺自成群可憐獨鶴歸何
處萬里相隨一片雲

江南三咏

江南竹霜霰歲寒依舊綠誰向溪邊養籜龍
滴露搖風一林玉

江南梅昨夜溪頭玉雪開贈遠欲傳千里恨和煙爲
折一枝來

江南客鬢髮蒼浪不可摘明時遷逐念前非一夜愁
吟霜月白

鵞湖昌長老詢予來歷以詩荅之

休問西來意吾行日向南悽悽達磨識歷歷善財叅
舊事已不憶新交寧易談維摩本無語非是學三緘

趨真亭
煙霞深處一亭閑
石磴縈紆紫翠間
但覺峯巒勞顧
揖不知身到武夷山

遊仙溪

一溪九曲貫群峯
演漾輕舸淺碧中
杳如誤入武陵
去落花流水山重重

兜擔石

仙人戲賭翠蛾眉
空有花輿照夕暉
雲月娟娟風嫋
嫋尚疑玉質在簾幃

學堂巖

仙官讀徹藥珠篇
几案巖中自寂然
崑閩圖書藏策
府誰言孤陋解成仙

船場巖

仙艇何年挿翠微
雲蓬煙櫂尚依依
凌虛欲鼓天邊
柁喚取雙龍背負飛

鷄窠巖

磔磔天鷄啼曉煙
仙家風景鎮芳妍
自從絲翼飛仙
後只有遺樓寄嶺巔

仙機巖

雲去仙機杼軸空
報章何日已成功
天孫織就煙霞

錦吹落溪山夕照中
折筍巖

王府鏘鏘玉筍林
誰將移種翠巖陰
爛斑猶帶當時
籜照水籠煙幾百尋

仙竹

陰崖翠竹自檀欒
瘦節疎枝特地寒
雖未化龍歸洞
府正宜和月掃天壇
泛舟至晞真館遇雪

行到清溪六曲頭
森然峯岫照人幽
雪花拂水輕輕
舞石瀨依巖淺淺流
不盡清光長在日
未窮幽興且

回舟追尋欲徧神仙窟
頃向他時十再遊

訪李道士

誅茅獨占溪一曲
時有白雲來伴宿
自言身在此山中
暮暮朝朝看不足

記舊夢

余今夏夢乘舟行亂石間
四顧峯巒音秀有如玉色者
覺頗異之及謫官劔浦道
武夷山小舟派流水落石出
徧覽勝槩至晞真館雪作巖石
皆白恍如舊遊然後信出處之分
定而斯遊清絕已先兆於夢寐
雖欲不到不可

得也作小詩以記其事
清夢先曾到武夷玉峯積雪倍幽竒
小舟遊罷尋歸路恰似倏然夢覺時

題棲真館三十六韻

武夷古洞天竒峯三十六
一溪貫群山清淺縈九曲
溪邊列巖岫倒影浸寒綠
翩如鸞鳳翔矯若虬龍蹙
樓觀聳岩堯屏幃互重複
屹仙骨遺金遊女肌削玉
鷄棲層岩巔船插斷崖腹
學館存几案仙機餘杼軸
嵐光瑩澄潭虹影掛飛瀑
翠竹陰天池蒼苔封石屋
繪禽頂長丹遺跡指如掬
峨峨天柱峯幔亭連翠麓

傳聞武夷君嘗此會仙俗
飛橋幾千丈絕頂亘山尾
障以翠雲屏藉以紫霞褥
瑤樽傾沆瀣玉豆脯麟鹿
仙妃奏賓雲金鼓間絲竹
酒酣歌夕暉歎息光景促
曾孫誰復在往事空遺燭
至今風月夜笙簫響虛谷
地靈饒泉石山潤秀草木
坐使七閩人蔭此仙靈福
嗟予真散材性愛山水酷
仙經與地志名字久已熟
薄宦方區區仙賞宜碌碌
神遊先夢寐幽覲寄圖籙
寧知因謫宦乃得厭所欲
沿泝窮幽深應接勞耳目
開襟豁懷抱壯觀慰幽獨
却邀白雲歸伴此岩下宿
夜寒夢魂清曉發輕裝速
仙遊須再來何當謝羈束

此去平津路匪遙嶺雲溪雨自蕭蕭山深瀉澗泉長
響地暖凌寒草不凋放逐却教窮水石登臨因得狎
漁樵誰憐澤畔人憔悴更把騷詞賦大招

春詞

余謫沙陽寓居興國佛祠寢西小軒春至梨
花盛開玉雪可憐脩篁嘉木幽禽百轉每晨
坐讀書午睡初醒把酒寓目慨然感懷因成
春詞以紀景物可以興可以怨庶幾乎詩人
之旨覽者無誚焉

幽禽百轉舌如簧院宇深深花木香飄泊傷春惟泥
酒不知林外已斜陽

其二

誰使鳴禽自在啼感春端似惜芳時一枝暫寄休饒
舌靜處須防挾彈兒

其三

桃花零落逐風飛地上紅多枝上稀春色陡然歸艷
杏梢頭還欲銜芳菲

梅花

寒梅幾樹開前村靚妝綽約歸仙兔橫斜影落石谿

淺皓潔色洗煙嵐昏幽香暗動松竹徑清格自羞桃
李園窮冬萬里霜雪積獨得一點陽和溫冰姿最宜
夜月白玉彩更炫朝霞暎明妃失意去朔漠阿嬌無
寵肩長門芳容寂寂誰復顧雅意耿耿今何言天涯
相對且相樂爲尔吸盡黃金樽

春情春雨

春晚雨聲碎天深雲影低蕭蕭度遠岫脉脉漲前溪
芳潤歸花蕾清寒作燕泥池塘夢生草碧色已淒迷
醉不春意

春鳥窺綠窻踏落庭前花美人爲之笑髮脚風中斜

不惜花踏殘只愁鳥驚去姹姍背人飛林深無覓處

春晝書懷

春院沉沉晝掩關坐看雲起面前山靜中圖史尤多
味身外功名已厚顏匣硯細磨鸚鵡眼花甌深泛鷓
鴒斑簿書粗了無餘事更有何人似我閒

次韻志宏見示春雪長句

百花爛熳如冶容頗訝陡然春色濃那知忽作三尺
雪草木洗盡群芳空六英飄舞片片好誰與刻削嗟
神工谿山恍在玉壺裏樓觀飛出瑤臺中却憐極目
皆皓素不復零落傷殘紅幽人栩栩應夢蝶落絮漠

漢方黏蜂虛堂兀坐清入骨欲期汗漫遊鴻濛剡谿
訪戴久寂寞安得一御冷然風年來端恐詩道窮幸
子佳句時爭鋒客愁已劇更賦雪半夜吟苦天地白
百志宏以狂舟見遺戲呼狂舟爲道州長詩以報
之贈志宏

我昔驅車遊洛陽正值名圃開花玉嫣然萬本闢妍
媚彫檻綽約羅紅粧風枝似響湘浦珮露苞如浴驪
山湯乍驚照眼國色好更覺撲鼻春風香鞞紅檀點
玉版白細葉次第舒幽房玉奴纖指尚餘捻鶴翎坐
恐隨風翔就中品格最奇特共許魏紫并姚黃千金

不惜買一醉少年渾欲花底狂歸來試作牡丹譜未
服秉筆惟歐陽自從遊宦多感傷况此遠謫閩山傍
諦觀世味如嚼蠟惜花未免猶膏肓亦知春色到庭
戶不見此花如未嘗子於何處得一本贈我意厚誠
難忘戲言劔浦此爲最聊試呼作道州長化工雕刻
無厚薄地氣培植非其鄉雖云單葉不入品無邨富
豔踰群芳願言愛惜勿嘲誚且醉玉斝酌韶光

戒酒

吾初不解飲涓滴莫下咽自從遊宦來稍稍頗稱善
譬猶怯懦士習慣亦能戰作氣欲吞敵賈勇乃求殿

迂愚嬰重釁飄泊旅異縣懷家路迢迢惜春花片片
澆愁欲千鍾燕客卑九獻浩如鯨吸川無邪壺浮箭
歡然偶過量淺狹誠易見噎嘔九藏翻昏瞶兩目眩
宿醒味尤惡累日不欲膳吾生如浮漚急景若奔電
學道貴清虛爲文欲精鍊胡爲事杯杓無乃廢筆硯
先生一石醉待詔三升戀枕麴與藉糟自汗何足羨
從今梁谿翁無復醉鄉願

巖桂

閩山氣候真不常浪蘂浮花渾欲狂團團巖桂着春
雨擢秀不待秋風涼微舒嫩葉玉剪碧巧綴碎顆金

排黃木如犀理自堅綴噴作十里旃檀香沙陽滿眼
皆此樹安得白露零清商芳根端可伴真德他日移
植梁谿傍

志宏送巖桂并惠長篇求予賦詩次韻答之

我來閩嶺值春月坐見園林花競茁殷紅枝上破胭
脂嫩白梢頭開玉雪平生苦吟緣愛竒對花豈忍都
無詩愧將拙句寫天巧但把濁酒酌春暉邇來巖桂
花尤好亂綴黃英向青昊非時似欲鬪群芳草木無
情亦相惱併欄送花來覓句端恐梁谿得歸去謫官
且作九年期家在天涯那復顧何時萬里吹秋風清

香伴此金芙蓉臨風一醉百憂散看子揮毫如彩虹
寄內

南遷道遠不相攜錦字還嗟雁到遲玉臂雲鬟同夜
月繡屏金鴨獨香帷諸兒應解勤脩習稚子遙憐弄
啞咿何日得歸成隱志孟光舉案定齊眉
戲成短歌從志宏求芍藥
東風不隔沙陽僻嫩蕊濃花自春色柝欄也是可憐
人每送梁谿慰愁寂邇來芍藥已盛開供花未到吾
須覓賦梅豈害廣平剛乞醯更覺微生直爲將爛熳
數枝紅伴我淋漓一丸墨

志宏供芍藥且以詩來再賦前韻

誰道心閑緣地僻夢裏何嘗有空色小窻一枕覺來
時燕語鶯啼春寂寂忽思春盡芍藥開賦詩試與幽
人覓短篇纔去花已來却愧詩詞太狂直嫣然數朶
玉樓春何似江南稱落墨

子美

杜陵老布衣饑走半天下作詩千萬篇一一千教化
是時唐室卑四海事戎馬愛君憂國心憤發幾悲咤
孤忠無與施但以佳句寫風騷到屈宋麗則凌鮑謝
筆端籠萬物天地入陶冶豈徒號詩史誠足繼風雅

嗚呼詩人師萬世誰爲亞
謫仙乃天人薄遊人間世
詞章號俊逸邁往有英氣
明皇重其名召見如綺季
萬乘尚僚友公卿何芥蒂
脫靴使將軍故自非因醉
乞身歸舊隱來去同一戲
沈吟紫芝歌緬邈青霞志
笑著宮錦袍江山聊傲睨
肯從永王璘此事不須洗
垂天賦大鵬端爲真隱子
神遊八極表捉月初不死

六月十八日同陳興宗鄧成彥鄧志宏早會凝
翠閣晚遊泛碧齋

高閣凝空翠虛齋泛碧川
七峯連秀色萬戶鎖青煙
風物悲遊子登臨集衆賢
伊蒲修淨供香霧繚芳筵
嗜酒陶元亮狂吟白樂天
嫩菱披紫角新荔擘紅圓
文字真清飲溪山結勝緣
畫橋橫蹙躡繡嶺臥蜿蜒
落日生氛靄移舟信泝泓
星河光耿耿風露氣涓涓
山吐三更月人遊半夜船
亂螢行熠燿宿鷺立聯拳
盡興忘歸權銜杯約倒蓮
乘槎疑犯漢御氣欲登仙
但有詩千首何妨謫九年
深慙二三子陪我亦蕭然

十六日泛舟

小雨破殘暑移舟佳致多
煙嵐遠增翠雲水暮相和

散綺霞依日搖金月委波勝遊非易得不飲欲如何

次韻湖陰曲

王敦舉兵明帝微行視其營壘由是樂府有湖陰曲而亡其辭温庭筠製詞以補之東坡書以遺秦少游客有出以示予者因效其體次韻和之

繡鞍玉勒黃金鞭躍馬直入無王錢繞宮三匝人不識天風翻動旌旗鮮賊臣晝寢蒼黃起夢裏陽烏光照水追風鐵騎去非遲真主那從賊中死寶鞍傳玩日淒淒行遠不聞天馬嘶千金安用試虎口將帥何如思鼓鞞西南大星寒有鏃晝衣繡袞番平章九重宮殿鎖春色豈知萬里秦城長

附唐温庭筠詩

祖龍黃鬚珊瑚鞭鐵駝金面青連錢虎鬚拔劍欲成夢日壓賊營如血鮮海旗風急驚蹙起甲重光搖照湖水蒼黃追騎從外歸參索妖星陣前死五陵愁碧春淒淒灞川玉馬空中嘶羽書如電入青瑣雪腕如槌摧畫鞞自裘天子金煌鏗高臨帝座迴龍章吳波不動楚山晚花壓欄杆春晝長

次韻東坡四時詩

缺冬景

玉欄花發惟愁落風卷柳綿穿繡幕繞池煙草碧成茵夾竹露桃紅破萼美人半醉軟香肌不語憑欄知恨誰莫把春愁自消損且唱樽前金縷衣

深院沉沉清晝永畫屏玉枕冰肌冷轆轤驚起寶釵橫香篆浮煙簾幕靜翠睂不為捧心顰鬢亂粧殘約

畧句情似楊花無定處可憐金谷墮樓人
梧桐葉脫苔滋綠綺窓寂寂風敲竹笑將紅扇撲流
螢戲剪碧荷裝寶屋深沉玉宇夜長尙風露淒淒可
一庭步月清宵攜手處誰家笛作斷腸聲

荔枝詞集句

開元天子萬事足惟惜當年光景促昭陽殿裏第一
人十幅紅綃圍夜玉夢中同躡鳳凰翎歸作霓裳羽
衣世沉香亭北倚欄干緩歌緩舞凝絲竹迴眸一笑
百媚生盡日君王看不足崩騰獻荔枝百馬死山谷
一騎紅塵妃子笑婕妤傳詔才人索絳沙囊裏水精

尤不是人間香味色漁陽鞞鼓動地來血汗遊魂歸
不得明眸皓齒今何在金盤玉筋無消息漢主山河
錦繡中三十六宮土花碧不見玉顏空
處淚痕血
點垂胸臆

松架獎以新枝易之

日曛雨濯半飄零旋採虬枝蔭廣庭風動細香還泛
泛露滋新葉更青青雖慙剪伐勞斤斧猶勝燒爇競
燭螢涼夜蒼龍尚吟嘯坐看明月入重扃

白鷺

白鷺孤飛映碧峯皎如片雪落輕風徊翔意態雖容

與心在清波寸鬣中

次韻卅霞錄示羅疇老唱和詩

快哉善知識能以種種喻我今亦樂說漸修與頓悟
頓如草木芽荑核已完具又如大明鏡色像悉陳露
漸如雞哺雛羽翼勞覆護又如苗成寔非一朝夕故
邈然孤峯頂邂逅相遇歷歷欲親之非是夢而寤
却來共談說妙契那復逞精勤假修習卽得無生趣
清淨摩尼珠初無塵垢汙圓成一滴水豈殊千里靈
妙藥須對治能起膏肓痼欲觀皎日輪當去漫天霧
鐵輪頂上旋不復有驚怖劫火洞燃時自有安身處

了茲一大事餘外復何顧庭前栢樹子古廟香爐去
孤雲與野鶴何往不可寓返觀生死海便是涅槃路
盆化示全身達磨攜隻屨證道坐菩提降魔成露布
乃知費千談不若行一步卅霞真道人願力極堅固
眼從慧中得法乃佛親付疋馬與單鎗縱橫自馳騫
願見緣未合臨風增景慕何以寫予懷繼此龍津句

次韻和李太白感秋

秋風從西來敲我庭下竹夜涼月窺樽清光如可掬
風月豈故人萬里慰愁獨披衣從之遊更欲邀共宿
冷然洗我心耿耿安用卜三十八年非庶以不遠復

俯仰天地間平生皆可覆一醉夢還家黃梁猶未熟
中秋望月次玉局翁韻二首
明月如玉盤飛上青霄東徘徊斗牛間照我禪室中
爽氣藹亭戶清光透簾櫳我雖不解飲敢辭玉樽空
舉酒對明月起舞聊相從身世兩倏然如遊廣寒宮
夜久風露冷草根吟候蟲咽咽不能已豈自鳴其窮
天涯多霧雨好景誠難逢哦詩不成寢頗類魚噞喁

其二

皎皎月華白寥寥秋氣清念我方遠客步月庭中行
風露感我心凄然入重扃誰家弄橫笛巧作斷腸聲
獨酌一壺酒對此千里明人生但自適何必四者并
醉眼視萬物擾擾如浮萍得喪何足道譬猶陰與晴
節義重太山富貴鴻毛輕我心與明月照見萬古情

又次韻中秋長句

涼風吹空明月高
清光萬里見秋毫
銀雲櫛櫛方解
駁河漢掩映如波濤
須臾掃盡無多子
天影悠悠碧
於水冰輪正午久
停鞭群動寂然聲
不起諦觀此月
真跳丸山河倒影如馳蟠
桂花耿耿已澄潔
秋氣凜凜增清寒
前年望月都城汴
只恐中宵風雨變
一杯相屬有情親
側耳歌樓聞鼓板
今年望月沙陽山
照

俯仰天地間平生皆可覆一醉夢還家黃梁猶未熟
八月中秋望月次玉局翁韻二首
明月如玉盤飛上青霄東徘徊斗牛間照我禪室中
爽氣藹亭戶清光透簾櫳我雖不解飲敢辭玉樽空
舉酒對明月起舞聊相從身世兩倏然如遊廣寒宮
夜久風露冷草根吟候蟲咽咽不能已豈自鳴其窮
天涯多霧雨好景誠難逢哦詩不成寢頗類魚噞喁

其二

皎皎月華白寥寥秋氣清念我方遠客步月庭中行
風露感我心凄然入重扃誰家弄橫笛巧作斷腸聲
獨酌一壺酒對此千里明人生但自適何必四者并
醉眼視萬物擾擾如浮萍得喪何足道譬猶陰與晴
節義重太山富貴鴻毛輕我心與明月照見萬古情

又次韻中秋長句

涼風吹空明月高
清光萬里見秋毫
銀雲櫛櫛方解
駁河漢掩映如波濤
須臾掃盡無多子
天影悠悠碧
於水冰輪正午久
停鞭群動寂然聲
不起諦觀此月
真跳丸山河倒影如馳蟠
桂花耿耿已澄潔
秋氣凜凜增清寒
前年望月都城汴
只恐中宵風雨變
一杯相屬有情親
側耳歌樓聞鼓板
今年望月沙陽山
照

安眠何須更論神仙事只此便是桃花源

秋思

朝來秋色高西山有爽氣開軒遠相望自得靜中意
那知宋玉悲骨灑楊朱淚逍遙天地間俯仰可無愧

秋雲淡無依晶晶映寒日卷舒誰使之聚散在倏忽
出岫本無心行空寧有蹟功成歸何方妙用藏於密

傳畫美人戲成

美人顏色嬌如花髮髮光翳朝陽鵝玉釵斜插翠眉
蹙豈亦有恨來天涯畫工善畫無窮意故把雙眸剪

秋水丹青幻出亦動人况復嫣然能啓齒年來居士
心如灰草戶金鎚擊不開縱教天女來相試虛煩雲
雨下陽臺

傳畫忠義圖

君臣以道合言出心莫逆膏澤下於民美化施無極
中世此道衰言如水投石義士以死爭直諫或有益
折檻制留今斷鞅事存昔當車血汚輪伏蒲涕霑席
昭然貫日誠屹爾廻天力誰將丹青手圖此忠義跡
傳之置坐隅能使懦夫激斯人不復見壯哉古遺直
得家信淮南飛蝗度江入浙歲事可憂感賦

聞說飛蝗起自淮勢如風雨度江來吾家歲事何須
慮只恐人言不是灾夫遊世人不盡其樂詩古直
耶然乘泛碧齋至地溪口觀新橋與興宗志宏分題
得詩予得泛字秋高氣倍清夜靜舟初泛露華皓如洗月色寒可鑒
林巒與邑屋左右入軒檻晶熒星影搖崑崙山光蘸
風微煙幕幕溪遠波湛湛端疑客乘槎坐使雲河犯
觀深且停橈戀月愁繫纜景幽費模寫思妙造古淡
吾方久於此勝賞豈云蹙願同二三子險韻時得探
志宏得碧字以詩來次其韻

明月照清溪影落千尋碧輕風皺微瀾蕩漾搖金色
相攜理桂楫及此萬籟寂天空露氣寒棲身正縮瑟
何人起秋思數弄月中笛坐使遷客情悽然感故國
清遊得英俊勝賞飽泉石豈殊在吾家親戚欵於側
賦詩各言懷險韻對勅敵歸來氣未衰開匣看三尺

凝翠閣晚望

白蘋紅蓼滿汀洲浙浙西風古渡頭寒日無情又西
下清溪不語只東流

其二

白雲點破亂山青影落寒絳晚更明誰謂天涯無雁

到雖雖初聽兩三聲

秋意

蕭蕭南浦白雲秋
楓葉蘆花相對愁
何必仍窮千里目
亂山凝翠滿溪樓

得了翁書并寄石芝云其味初淡中苦已而發

思其其鮮有知此味者感而賦詩
海日氣射蒼崖根石上生芝乾
蘇文懸梯採掇資好事中有至味
難為言豈惟食淡兼攻苦嚼蠟茹
茶多欲吐清甘徐發齒頰間漱以
寒泉如飲乳幽人贈我意已深一
掬可比千黃金世間此味知者鮮
徃徃既

吐還追尋我欲持之獻君子自古至言多逆耳願於
苦處辨忠良若待廻甘真晚矣

次韻和歸去來集字

予初抵沙陽嘗和陶淵明歸去來辭然竊意歸
期未可以歲月計也近聞何許重復真得歸矣

馬青

韻蘭諸弟

其鮮有知此味者感而詩
海日氣射蒼崖根石上生芝乾
蘇歟懸梯採椽資好
事中有至味難爲言豈惟食淡兼
攻苦嚼蠟茹茶多
苦盡轉出良苦許吸甘其韻
矣如飲乳幽人贈我
出墨與羣非俗林之燻昏子
自古至言多與在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十八

詩

自沙陽
友還作

次韻和歸去來集字

予初抵沙陽嘗和陶淵明歸去來辭然竊意歸
期未可以歲月計也近聞例許牽復真得歸矣
偶讀玉局翁歸去來集字因次其韻簡諸弟

少負丘壑志誤嬰軒冕榮割腸難隱忍懶性倦將迎
學佛欣自得謫官知物輕悠悠勢利子千古見交情

其二

壯志已衰落頽然成懦夫編須休虎穴曳尾且龜塗

松菊猶可理田園將欲燕親朋悅情話濁酒任傾壺
其三

軒冕豈足戀田園誠可歡村村自花柳物物寄遊觀
舊事不復憶吾生良易安南牕審容膝歸去學鯢鮪

其四
曠蕩推新澤迂踈念舊書非休爲賈生賦且治老萊衣
報國撫長劔懷親歌式微憑高望吳越千里白雲飛

其五
寤寐在親所得歸欣載奔綵衣猶在笥素髮已垂門
遣興詩千首忘憂酒一樽歸歟理三徑松菊故應存

其六
舊隱北山北結廬猶可尋曾傳種松法當遂採芝心
有酒且觴客無絃何用琴一坐幾兩屐慎勿廢登臨

其七
處世若大夢吾生感行休何須縛軒冕且復傲林丘
雲木千岩秀煙波萬里流忘機齊物我魚鳥與君遊
奉酬陳之元教授見贈次韻

謫官因得窮林泉陶寫聊復資詩篇青岑疊疊山滿
眼碧波湛湛溪涵天南連海嶠饒霧雨北望吳越淒
風煙感懷觸目還得句但可娛戲那敢傳譬猶候蟲

與時身自鳴自己真偶然豈知飄落廣文耳飾以妙
語煩雕鐫與公平生未相識一見傾心誰與易沙陽
百里阻遊從注日寒空暮雲碧鳩來邂逅慰所思况
得新詩飛霹靂我今歸去隱梁谿遠迹江湖養愚直
看公白日上青霄九萬扶搖不勞力
雲山一帶碧崔嵬迎我南遷又北迴歲籥纔周兩經
歷此行端爲武夷來

武夷行

有序

宣和改元之夏予備員左史寓直東省晝寢

夢遊武夷山未幾謫官閩中取道山下果符
所夢因作賦一篇古律詩近五十首今冬蒙
恩北歸復尋舊遊泛遊仙谿登換骨巖致祀
十三真君會食觀妙堂因盡錄前所作遺觀
妙法師且別賦一篇以述再遊之意目之曰

武夷行

憶昨退朝門下省槐陰扶疎清晝永瑣牕一枕夢仙
山覺來毛骨猶清冷謫官道出武夷山風景翛然似
夢間碧溪九曲山萬疊况值密雲粧煙鬟寬恩今日
容歸去笑指洞天尋舊路霜晴日暖白雲深遙望幔

亭天一柱有人導我遊仙谿翠壁蒼崖晚更奇浩歌
快飲縱迴權星月耿耿風淒淒曉來換骨岩中看玉
潤金堅餘片片三姝駢立映彤霞二水交流縈素練
征鞍欲去更從容仙境靈蹤豈易逢他日追思不可
到夢魂還過七閩中

自分水嶺過江南

行盡關山萬屈盤江南形勢陡然寬山平水遠望不
盡木落草枯霜始寒醉裏謳吟聊自適夢中往復本
非難誰言春信年年早笑指江梅試折看

望龜峯

饒陽景物猶武夷岩石崛起多瓌奇此峯厥狀更詭
異舉首曳尾如靈龜穹窿曝甲正霜曉踳蹶引氣當
晴暉故知造化巧疑結欲問所以良難推我疑龍伯
釣溟渤六鼇連引背負歸中途遺一尚鼉負直欲赴
海冠峩巍又疑清江使河伯波濤相失留於斯化爲
巨石峙千古雖欲鑽灼無由施茫茫神怪不可詰但
使風景增清輝我來閩嶺厭山水見此還復伸雙眉
頗嗟行役不果到側身西望生長悲

江行

池陽至銅陵

理權適江干初欣眼界寬日蒸江氣白風約艣聲寒

蔣詡謀新徑鍾儀只舊冠浮雲休蔽日直北是長安
其二

春江徹底清沙尾見潮生朝氣嗟成霧南風戰作晴
岸移看樹遠船穩信波平覽盡江山勝還悲萬古情
其三

渺渺春江穩融融午晴腴夢回雙艣急望極片帆孤
紱水風還逆維舟日欲晡雲間有行雁冉冉下平蕪

其四

春光搖畫鷁江影浸長天浪勢隨潮急渦痕逐艣圓
避風依島嶼防寇問人煙深念還愁絕高歌且醉眠

其五

朝來問風信五兩向南飛旅泊愁春恨舟行與願違
併梅空的的岸柳已依依寂寞江南路那知自此歸

其六

春江望不極慘淡起層陰煙雨濛濛濕雲濤渺渺深
懷家千里意報國一生心歎息知音少空爲梁甫吟

其七

杳杳楚天濶悠悠江浦清便風帆腹滿順水艣腰輕
煙淡山逾碧雲高雨易晴無心問漁父濁酒慰平生

銅陵阻風

春色到江濱梅花正斷魂風波留遠櫂煙雨濕寒村
雁過傳遺響潮來沒舊痕淒涼一樽酒愁絕與誰論
春自銅陵行四十里風復作泊江北岸地名散潭
機千偈瀾翻本無說

屬淮南

鏡中漸覺髮絲多半世勞生可奈何極望不來青足
鳥滿江更起白頭波揚帆賈客風前笛撒網漁人月
下歌自斷此生甘寂寞毗耶歸作老維摩

夜坐

春夜沉沉燈影明卷書兀坐忽三更不知船外風多
少但聽滿江風浪聲

其二

波濤漠漠雨紛紛夜泊江南煙水村慨念平生都不
寢可憐心事向誰論

次韻和淵明形影神三首

形贈影

大塊已載我何如未生時氣變苦芴間七竅誰鑿之
百骸與九藏假合以成茲與子非故交從我如相期

屈伸及動止契合初不思常恐隨物化念此情淒瀟
我生夢幻中變滅不復疑安得永相保聽我悲來辭

影答

紆餘非我妍濩落非我拙與子兩相依生來無間絕
俯仰隨顧指豈是事容悅因光長周旋處陰蹙睽別
况復同物化子壞我亦滅冥冥長夜臺念之五情爇
願子衛生經無使精腦竭千載末相從彭殤孰優劣

神釋

人生若大夢積微以成著少壯得老死一念卽非故
二子異金石松蘿鬢依附胡爲羨久生切切兒女語

有形會當滅是影無寔處惟我謝客塵妙湛乃常住
不入造化機豈墮陰陽數迴光試返照凡聖悉皆具
不滅亦不增誰毀復誰譽超然外死生卓爾無來去
周行萬物表獨立初不懼二子非吾徒安用多憂慮

雙鳧

雲濤萬頃連天兩波上雙鳧自容與風高江濶煙水
寒日暮相將何處去

次韻茂載海陵寓居有感三首

群盜休憑險天孤正指狼犬羊徒跋扈貔虎極精強
寓目江山異傷心花草香浙河那得此回首一徬徨

江城漂泊久幽徑綠寒莎歎息青春暮悲傷白髮多
蒼生端若此狂寇竟如何更起乘槎興滄洲萬里波
寒日其三

不謂繁華地還飛戰聞塵澆愁空泥酒極目更傷春
懷古繙書帙論情託友人誰深醫國術吾欲問其辛

鳳台贈虞公明察院

并序

不始亦寓居海陵初欲問道每見輒爲碁戰所困此
不人盡始曹參陽城醉客以醇醪意臨行作此詩庶

言志會幾發藥

巖岩古城隅下爲鳳凰池鳳去不復返池水空漣漪
傍有幽人廬松竹森四圍結構極爽塏借問居者誰
先生聞道久昨自海上歸食棗大如瓜定曾見安期
不知脩何術能奪造化機金鼎燦含葩玉池灑生肥
顛倒出龍虎騰降分坎離行年五十餘氣貌如嬰兒
餘暇分圖史不廢酒與詩高堂會賓友落筆風雨馳
戲事聊復爾一笑初何爲懸知廣成子千歲形不衰
顧我抱迂拙與世真相違徒欲睎驥驟曾未窺藩籬
寓居邇函丈數造董公帷願聞衆妙門成此一段奇
胡爲久閉拒客至輒圖碁歸隱志已定後會知何時

銘心逝相學發藥幸教之他年倘有得同駕雲中
清江湛湛波不興澄江際天如鏡平火雲突兀聳峯
岫倒影萬丈搖空明扁舟歸逐落潮急聒耳但聞雙
鷺聲乃知長江無六月水氣自與風兼清去年狂寇
起歛睦江浙慘澹妖氛凝百年涵養極繁盛一日蕩
析屯臊腥衣冠北渡旅淮甸扶老攜幼紛縱橫王師
出討盛貌虎克渠授首封鯢鯨迨茲浙右稍安定鼓
枹復作東南征家山在望已可喜僮僕候我應歡迎
平疇戢戢稻秧綠峻嶺靄靄松林青田園有趣良足
不復用坐使四海還康寧

次韻上元宰胡俊明蔣山勤老唱和古風

竺教流傳入中土以相求之無自可達磨西來直指
心擬議之間已嗟過皮髓誰分深淺機祖禰翻貽子
孫禍鍾山禪老真可人高唱宗風震江左學流雲集
欲何爲佛祖要須自心作宰官恁恣牒訟間偷暇相
從還作麼也知襟抱素相親更把篇章迭酬和詞嚴
義密讀難曉字順文從識皆妥應憐孤陋方柱門亦

欲追隨良未果故將佳句寄幽人此意勤渠滋愧荷
談空摩詰無一言聽法文殊非兩箇若將情解議真
如明眼人前應看破世間萬法互低昂正若旋輪與
推磨隨時俯仰乃善謀就中拙者無過我九折羊腸
欲着鞭萬里滄溟思縱柁只今行年四十餘已覺衰
頹多坐臥平生作具何所施盡已付之一弄火迴光
返照默自參妙湛本然無點沲公方齒壯志氣豪正
可立功同魏顆胡爲亦復味禪那坐視軒裳如繫鎖
蓮社莊嚴清淨池文室含容高廣座他時共結香火
緣心期耿耿當非頗爲余稽首問勤師如師材德誠

磊砢釣龍羅鳳大江濱法器誰爲語無墮庭前倘有
立雪人我欲因風致三賀

得吳元中書言近不作詩以所著函七月詩義
見示因成一篇贈之

儒生樂事信同風端把前言當鼓鍾公正說詩箋七
月我方學易緯群龍艱難盛業原衣食憂患餘生問
吉凶去聖寥寥千載後何時揮塵得從容

題伯時明皇蜀道圖

君不見開元天寶同一主治亂相翻如手舉擊盈欲
惡雖一人變易安危原近輔姚宋已死九齡黜誰使

楊釗繼林甫宮中太真專寵私塞外番酋成跋扈禍
胎養就不自知漫向清華遺七筮漁陽突起破潼關
百二山河震金鼓翠華杳杳幸西南赤縣紛紛集胡
虜傷心坡下矣紅顏墮淚鈴中間夜雨山青江碧蜀
道難棧閣連空儂相拄旌旗慘淡雲物愁林木陰森
援鳥侶戎裝宮女亦善騎皓齒明眸猶笑語老髯奚
官驅蹇驢負橐齋糧豈供御九重徼衛復誰勤萬里
艱危真自取至尊狼狽尚如此歎息蒼生困豺虎千
秋萬歲不勝悲玉輦金輿盡黃土空令畫手思入神
一寫丹青戒今古

題邵平種瓜圖

君不見伯成子高讓侯爵在野終年自耕穫下風趨
問禮徒勤佗佗田間事無落又不見於陵仲子推相
位爲人灌園刈葵藿抱甕區區同漢陰不糝藜藿有
餘樂古來賢達有如此志趣未可常情度力辭富貴
居賤貧凜若霜風隕輕籜召平本自侯東陵秦破國
除休一壑當時漢祖疑鄴侯置衛增封意非薄衆賓
皆賀平獨弔一言轉禍推先覺以茲智畧佐風雲復
取故封何所作歸來種瓜青門外灌溉鋤耘其寂寞
長安之東壤尤美翠萼離離照城郭秋陽正熾瓜正

肥解衣摘寔如俛鶴兒童玉立形骨清挈笠攜筐助
操作遂令世美東陵瓜身後高名動寥廓屠販曾聞
封絳灌奴僕後來興衛霍高鳥已盡良弓藏更有韓
彭辱囚縛何如終老守瓜畦自飽飽他真不惡龍眠
也是可憐人畫此端令事如昨世間如畫畫如夢聊
爲作歌資一噓

唐植甫左司許出示所藏紅絲硯輒成短歌奉

呈并簡顧子美

羲和整御升暘谷赤雲夾日如飛鶩晶光下射東方
山石卵含丹孕巖腹誰令巧匠鑿山骨截此頰堅一

肪玉琢爲巨硯形製竒中有彤雲爛盈目端溪美璞
色馬肝黥歛珍胚紋霧縠豈有至寶出嶠夷散綺浮
花彩尤縵鳳珠空聞名字佳龍尾苦笑規模俗謾誇
眉子鬪嬋娟休認明眸類鸚鵡顧盼幸蒙君子知拂
拭自遠塵埃辱火輪炫煖赤烏流墨海齋淪玄兔浴
千金象管雕鏤精百鍊松煤龍麝馥怒猊渴驥縱奔
拏春蚓秋蛇相結束楮生便覺肌理妍毛穎何嘗免
冠秃公家三世擅直聲此硯提攜資簡牘力侔天地
掌中迴膽落姦諛筆端戮固宜秘玩不輕示神物護
持無輒黷牕明几淨齋閣深日暖風清靄松竹試將

墨妙寫新詩落筆煙雲歎神速矧公早年曾餌丹龜
鶴精神鬢毛綠久臥商山茹紫芝行度天門騎白鹿
猗蘭玉樹富堦庭黃卷青緗賸編軸願言十襲遺雲
仍大筆高文永相續

次韻子美提舉許雪中見過之作

殘臘苦寒情味惡萬里風雲欣雪作夜積端愁坤軸
傾曉望却驚天界廓玉龍鱗甲臥群山水海波瀾凝
巨壑謝家兒女自多才笑詠飛花度羅幕金爐未覺
獸炭溫錦帳猶訝貂裘薄書生饑甚况復寒坐聽朱
絃折臨嶽松孤竹老念山林甲冷戈寒憫沙漠豈思

龍尾賀千官且疊琴心舞雙鶴瑤林玉樹粲廻環勿
謂軒庭全冷落擁門但作表安臥命駕誰思子猷樂
溪山如畫真自知金玉滿堂端不博煩公攜具款我
門注目遙空登晚閣凍吟猶作號寒聲此病欲醫那
有藥公家故自富香醪我亦安能辭巨杓醉看萬事
雪銷凝妙觀圓成不須學

寄毛達可內翰并錄送魏公別錄

迂愚聊復隱清時幽事相閑只自知滿地落花看鶴
舞一軒春雨對僧碁閒中日月真銷得物外煙霞漸
可期坐致時康賴公等不須深遜採商芝

卷之四